

趙景深編

第三冊

高中混合國文

上海
書局印行



趙景深編

高 中 混 合 國 文 第 三 冊

上海北新書局發行

文 混 合 中 局

究 必 印 翻

民國二十四年七月付排
民國二十五年八月二版

▲第三冊

實售國幣伍角

編 輯 者

趙 景 深

出 版 者

李 志 雲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市
電報號碼二六三

北平 成都 濟南 廈門

分發行所

廣州 杭州 重慶 開封 溫州
南京 長沙 武漢 西安 沈頤
華南

北新書局

高中混合國文 第三冊目次

- 一 常武.....詩經(一)
- 二 東山.....詩經(五)
- 三 懷沙.....屈原(八)
- 四 長門賦.....司馬相如(一二二)
- 文學源流一：詩經楚辭與漢賦
- 五 古詩十九首.....佚名(一九)
- 六 孤兒行.....佚名(二六)
- 七 婦病行.....佚名(一八)
- 八 梁鼓角橫吹曲十首.....佚名(二九)
- 文學源流二：古詩與樂府
- 九 贈白馬王彪.....曹植(三三三)

- 一〇 幽憤詩.....嵇康(三六)
- 一一 歸田園居.....陶潛(四〇)
- 一二 重贈盧諶.....劉琨(四三)
- 文學源流三：魏晉詩
- 一三 詩四首.....謝靈運(四七)
- 一四 攘行路難.....鮑照(五三)
- 一五 詩四首.....謝朓(五五)
- 一六 詩二題.....庾信(五八)
- 文學源流四：南北朝詩
- 一七 祭柳子厚文.....韓愈(六三)
- 一八 送窮文.....韓愈(六五)
- 一九 說鶲.....柳宗元(六九)
- 二〇 宋清傳.....柳宗元(七二)

文學源流五：唐文

二一 古詩四篇……………李 白(七五)

二二 詩六篇……………杜 甫(七八)

二三 詩十九首……………岑 參(八九)

二四 輞川集選……………王 維(九九)

文學源流六：盛唐詩

二五 謝小娥傳……………李公佐(一〇三)

二六 南柯太守傳……………李公佐(一〇七)

二七 枕中記……………沈旣濟(一一七)

二八 鄭德璘傳……………薛 融(一二四)

文學源流七：唐人小說

二九 詩四首……………韓 愈(一三一)

三〇 秦中吟四首……………白居易(一三六)

三一 金匱集選.....溫庭筠(一四〇)

三二 李後主詞選.....李 煙(一四一)

文學源流八：中唐詩與晚唐五代詞

三三 東坡樂府選.....蘇 輓(一五〇)

三四 清真集選.....周邦彥(一五五)

三五 稼軒長短句選.....辛棄疾(一五八)

三六 白石道人歌曲選.....姜 夔(一六五)

高中混合國文第三冊

一 常武

詩經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③『大師皇父，^③整我六師，以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④』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⑤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⑤省此徐土，^⑥不留不處；三事就緒。^⑥』

赫赫業業，^⑦有嚴天子。王舒保作，^⑦匪紹匪遊，^⑦徐方繹驅，^⑦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闕^⑧如^⑨虓虎。鋪敦^⑩淮瀆，仍^⑪執醜虜，截^⑫彼淮浦，王師之所。

王旅嘒嘒，^⑬如飛如翰，^⑯如江如漢，如山之苞，^⑯如川之流。縣縣翼翼，^⑯不測不克，^⑯

灌䷂ 征徐國。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

【還歸䷂】

註釋

（選自詩經）

- 常武 按僞序謂「有常德以立武事」也。篇中無「常武」兩字，此爲特立篇名者。共六章，紀宣王伐徐事，先言「選將」，次「誓師」，次「行軍」，次「執虜」，次「痛勦」，末「凱還」，循序有次，洵紀事詩之佳構也。
- 王命卿士南仲大祖 卿士官名，主執政者。南仲，按漢書古今人表作「南中」。鄭箋謂「文王時武臣」也。大祖，謂太祖廟也。此言王於太祖廟命南仲爲卿士，並告以命皇父平淮夷事也。
- 大師皇父 大師，卽太師，官名。皇父之兼職也。皇父，按馬瑞辰傳箋通釋曰：『據竹書紀年「幽王元年王錫大師尹氏皇父」之命，則皇父實爲尹氏，卽二章所云「王謂尹氏」也。』
- 旣敬旣戒兩句 鄭箋云：『敬之言警也。警戒六軍之衆，以惠淮浦之旁國，——謂勑以無暴掠爲之害也。』
- 程伯休父 草昭楚語注：「程，國伯爵；休父，名也。」毛傳謂「程伯休父始命爲大司馬」。按下文「戒我師

旅」則命休父爲司馬也。戒，指「軍禮」而言，以司馬掌誓戒也。

㊂ 淮浦 謂旁淮水之厓也。

㊃ 徐土 禹貢『海岱及淮維徐州』周合其地于青州，今江蘇舊徐州府及邳縣，山東舊兗州府，安徽舊徐州府及宿縣、泗縣皆其地。

㊄ 不留不處三事就緒 謂「省此徐土」後，應即舉其三農之事，使之就業；而不須久處，以驚怖之。此亦行軍前之訓戒也。三事，毛傳謂「三有事之臣」鄭箋則云「三農之事」說跂而意一，安其民也。三農，謂平地農、山農、澤農也。周禮曰：『三農生九穀。』緒箋曰：『業也。』

㊅ 業業 毛傳云『業業然動也。』此狀王之行軍，赫赫然，業業然，大有尊嚴之貌也。

㊆ 舒保作 舒徐也；保安也；作行也。謂舒安而行。按孔疏：『軍法日行三十里。』

㊇ 匝紹匪遊 按馬瑞辰傳箋通釋曰：『紹當从箋訓爲「緩」。』匪紹匪遊，謂非懈緩也，亦非遨遊也。』

㊈ 繹驛 繹，按毛傳訓「陳」，不如鄭箋當作「驛」。以軍行先經傳遞之驛，見之轉相恐動，而後徐國上下，亦爲之驚震。作如是解，則貫矣。

㊉ 閩 音喊，鄭箋曰：『闕然如虎之怒。』奮怒之貌。

④ 噥 「哮」卽「虓」之假借，虎聲也。傳曰：『虎之自怒噓然。』

⑤ 敦 鄭箋曰：『敦當作「屯」。』謂「陳屯其兵于淮水大防之上」也。

⑥ 仍 爾雅云：『仍，因也。』說文云：『因，就也。』

⑦ 截 毛傳云：『治也。』

⑧ 嘩嘩 音灑灑，毛傳曰：『嘩嘩然，盛也。』

⑨ 翰 亦言「飛」也。

⑩ 苞 通候切，音近「褒」。毛傳曰：『本也。』鄭箋曰：『山本以喻不可驚動也。』

⑪ 縱縴翼翼 廣雅云：『長也。』翼翼，盛也。接箋云：『安且敬也。』

⑫ 不測不克 馬瑞辰通釋云：『「測」當爲「側」之假借；不側者，謂其師不隱伏也。』

「剋，急也。」不克者，謂其師不急迫也。』

⑬ 濡 毛傳曰：『大也。』

⑭ 王猶允塞 「猶」「猷」古通用，謀也。允，箋云：『信也。』塞，實也。王謀信實，則兵未陳而已底定，所謂「善戰者不陳」也。

回 篴云：『猶「達」也。』

還歸 篪云：『振旅也。』按首章次章，疊用王命諱戒之辭，不厭其長，及末章，仍以「王曰」結之，使遙相呼應。綴此兩字，輕提一筆，反覺氣勢不少，大有凱旋聲色也。

二 東山

詩經

我徂東山，慆慆^①不歸；我來自東，零^②雨其濛。^③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④彼裳衣，勿士^⑤行枚。^⑥蜎蜎^⑦者蠋，^⑧烝^⑨在桑野；敦^⑩彼獨宿，亦在車下。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蠃^⑪之實，亦施^⑫于宇。^⑬伊威^⑭在室，蟏蛸^⑮在戶。町陲^⑯鹿場，熠燿^⑰宵行；不可畏也！伊^⑲可懷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鶴^⑳鳴於垤，^㉑婦歎于室；酒掃穹室，^㉒我征聿至。有敦^㉓瓜苦，蒸在栗薪。^㉔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㉕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㉖駁^㉗其馬；親結其緺，^㉘九十其儀。^㉙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選自詩經)

註釋

① 淛 淛 音滔滔，久也。

② 零 落也。

③ 濛 雨貌。

④ 制 古製字。

⑤ 士 與事通，從事也。

⑥ 行枚 軍旅之事也。鄭康成曰：『行，陣也。枚如箸，銜以止語也。』

⑦ 蝘 蝘 音涓涓，動貌。

⑧ 蠹 桑蟲如蠶者也。

⑨ 烈 發語詞。

⑩ 敦 音堆，獨宿貌。

⑪ 果瀛 即栝樓，蔓草名。葉掌狀，夏開白花，實黃。瀛音魯。

施 音異，延也。

宇 簪下也。

伊威 卽鼠婦，節足動物，體青灰色，形扁，長三四分。

蠭蛸 音簫筍，小蜘蛛也，俗呼喜子。

盯睡 叮音挺，睡他短反。毛傳：『鹿迹也。』說文：『田踐處曰盯。睡，禽獸所踐處也。』因無人，故場有鹿跡也。

熠耀 音翊耀，熒光也。

伊 是也。

鶴 音貫，似鶴而頂不丹。

垤 音迭，小邱也。鶴好水，將雨則喜而鳴于垤也。

穹室 鄭箋：『鼠穴也。』按穹，窮也。塞也。鼠穴當隨時填塞，因稱鼠穴爲穹室也。

敦 音堆，聚貌。

栗薪 栗木爲薪，故云。

倉庚 卽鶩。

皇 黃白也。

駁 赤白也。

○親結其縞 緞，亘巾也。田家婦女至田野，用以覆首，故亦名巾。女子嫁時，用緋巾覆首，故曰結縞。親結，母親結之也。縞音離。

○九十其儀 言其儀之多也。

三 懷沙

屈原

陶陶一孟夏兮，草木莽莽。二傷懷永哀兮，汨三徂南土。瞬杳杳兮，孔四靜幽默。莞結紝軫五兮，離惑而長鞠。擗情效六志兮，冤屈而自抑。利方以爲圓兮，常度未替。易初本迪七兮，君子所鄙。章畫志八，墨兮，前圖九未改。內厚質正兮，大人所盛。巧倕不斲兮，孰察其揆五。正玄六文處幽兮，濛七瞍八謂之不章。離婁微睇兮，瞽以爲無明。變白以爲黑兮，倒上以爲下。鳳凰在笯九兮，雞鶩翔舞。同糅玉石兮，一概而相量。夫惟黨人之鄙固兮，羌不知余之所藏。任重載遠兮，陷滯而不濟。懷瑾握瑜兮，窮不知所示。邑犬羣吠兮，吠所怪也！非

俊疑傑兮，固庸態也。文質○疏○內○兮，衆不知余之異采。材朴○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
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爲豐○重華不可近○孰知余之從容○古固有不並兮，豈知其
故也？湯禹久遠兮，邈不可慕也！

懲違改忿兮，抑心而自強。離愁而不遷兮，願志之有像○進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將
暮。舒憂娛哀兮，限之以大故。

亂曰：浩浩沅湘，分流汨兮。修路幽蔽，道遠忽兮。懷質抱情，獨無匹兮。伯樂既沒，驥焉程
兮。民生稟命，各有所錯○兮。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曾傷爰○哀，永歎喟兮。世溷濁莫吾
知，人心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明告君子，吾將以爲類○兮。

（選自楚辭）

作者小傳

屈原，戰國末楚人，名平，字靈均。爲楚懷王左徒。入則與楚懷王圖議國事，以施號令；出則接待賓客，應對諸侯，王亦信任之。上官大夫靳尚與之同列，爭寵，而又心害其能，讒言於王，王怒而疏之，遷之陵陽。後懷王見欺於張儀，絕意拒秦，因就近命原使於齊。距未及復命，懷王竟信靳尚詭辭，釋去張儀。及原返而進諫，已追悔不及。秦人乃

不惜重金，厚賂楚親貴以排擠之，遂有再謫溆浦之禍。自知放棄，不爲襄王所用，乃行吟澤畔；著離騷、九章、天問等篇以解憂洩憤焉。終抱石沈汨羅江而死。

註釋

○ 陶陶 盛陽貌。

○

莽莽 盛茂貌。

○ 沼 疾貌。

○

孔 甚也。

○ 孔 甚也。

○

宛 同鬱。

○ 軫 痛也。

○

鞠 窮也。

○ 效 猶覈也。

○

剗 五官反，圓削也。

○ 迪 道也。

章	明也。
志	念也。
圖	法也。
倕	堯巧工也。
揆	度也。
玄	墨也。
瞷	盲者也。有眸子而無見也。
睭	無眸子也。
筭	音奴籠也。
文質	其文不 豔 也。
朴	木皮也。
內	木訥也。
疏	迂闊也。
三	懷沙

重累也。

襲亦累也。

豐大也。

迂音晤遇也。

從容指舉動。

願志之有像猶言願志行流於後世也。像法也。

舍次也。

錯安也。

余何畏懼兮猶言威不能動法不能恐我終不與讒臣爲伍而變節也。

爰古通喴凡哀切而不止曰喴。

類朋也。

四 長門賦

司馬相如

夫何一佳人兮，步逍遙以自虞。[○]魂踰佚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獨居。言：「我朝往而暮來兮，飲食樂而忘人。」[○]心慊移而不省故兮，交得意而相親。伊予志之慢愚兮，懷真慤之懼心。願賜問而自進兮，得尙[○]君之玉音。奉虛言而望誠兮，期城南之離宮。修薄具[○]而自設兮，君曾不肯乎幸臨。廓獨潛而專精兮，天飄飄而疾風。登蘭臺而遙望兮，神悅悅而外瀋。[○]浮雲鬱而四塞兮，天窈窈而晝昏。雷殷殷而響起兮，聲象君之車音。飄風迴而赴閨兮，舉帷幄之襜襜；[○]桂樹交而相紛兮，芳酷烈之闇闇。[○]孔雀集而相存兮，玄猿嘯而長吟。翡翠脅翼而來萃兮，鸞鳳翔而北南。心憑噫而不舒兮，邪氣壯而攻中。下蘭臺而周覽兮，步從容於深宮。正殿塊以造天兮，鬱並起而穹崇。間徙倚於東廂兮，觀夫靡靡[○]而無窮。擠玉戶以撼金鋪兮，聲噌向而似鐘音。刻木蘭以爲棖兮，飾文杏以爲梁。羅丰茸[○]之游樹[○]兮，離樓[○]梧而相撐。施瑰木之欂櫨[○]兮，委參差以棟[○]梁。時彷彿以物類兮，象積石之將將。五色炫以相曜兮，煥爛輝而成光。緻錯石之領璧兮，象璫瑩之文章。張羅綺之幔帷兮，垂楚組之連綱。撫柱楣以從容兮，覽曲臺之央央。[○]白鶴噭以哀號兮，孤雌跱於枯楊。日黃昏而望絕兮，悵獨託於空堂。懸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於洞房。援雅琴以變調兮，奏愁思之不可長。

按流徵以却轉兮，聲幼妙^㊂而復揚。貫歷覽其中操兮，意慷慨而自卬。左右悲而垂淚兮，涕流離而從橫。舒息悒而增歎兮，蹤履起而彷徨。揄長袂以自翳兮，數昔日之讐殃。無面目之可顯兮，遂頽思而就牀。搏芳若以爲枕兮，席荃蘭而茝香。忽寢寐而夢想兮，魂若君之在旁。惕寤覺而無見兮，魂迂迂^㊃若有亡。衆雞鳴而愁予兮，起視月之精光。觀衆星之行列兮，畢昴出於東方。望中庭之藹藹兮，若季秋之降霜。夜漫漫其若歲兮，懷鬱鬱其不可再更。澹偃蹇而待曙兮，荒亭亭而復明。妾人竊自悲兮，究年歲而不敢忘。

作者小傳

(選自司馬文園集)

司馬相如（公元前一七九左右—前一二七）字長卿，漢蜀郡成都人。少時好讀書，學擊劍。武帝擢爲中郎將。爲人口吃而善著書。漢書藝文志著錄司馬相如賦二十九篇。

註 釋

○ 長門賦 序云：『孝武皇帝陳皇后時得幸，頗妒，別在長門宮，愁悶悲思。聞蜀郡成都司馬相如天下工爲文，奉黃金百斤，爲相如文君取酒，因干解悲愁之辭。而相如爲文以悟主上，陳皇后復得親幸。』日知錄云：

『相如以元狩五年卒，安得言孝武皇帝。』故此序不必相如自作。

○虞度也。言度所爲被退在長門宮之事。

○言我二短句。言武帝之言；我，武帝也；人，后自謂也。

○尚猶奉也。

○薄具看饌也。

○澑廣雅：『澑游也。』

○襜襜搖貌。

○闇闇闇音銀，香氣盛也。

○存說文：『存恤問也。』

○靡靡細好也。

○丰茸衆飾貌。

○遊樹浮柱也。

○離樓攢聚衆木貌。

四 長門賦

④ 檻檻 柱上方木也。見禮注。

⑤ 橫 虛也。

⑥ 央央 廣貌。

⑦ 幼妙 幼音要。幼妙，細聲也。

⑧ 延延 延音旺。恐懼貌。

文學源流一：詩經楚辭與漢賦

文學源流從什麼地方講起呢？馮惟訥的古詩紀前十卷古佚詩大多是靠不住的，書經也幾有被推翻之勢；因此真的周以前的作品幾乎是找不到了。幸而在一八九八——九年，河南彰德西北五里小屯地方農民掘出商朝的甲骨文，我們纔有了確實可靠的最古的文獻。

據Morgan的古代社會說，文化可分為三個時期：一、野蠻時代，二、未開化時代，三、文明時代。野蠻時代從漁撈到發明弓矢，未開化時代從製陶經過畜牧耕種到鐵器，文明時代則從有聲音字母文字起，直到現代。從商的甲骨文看來，大約是在第二時代，因為此時據郭沫若所考察，關於兵器的比漁撈多；據羅振玉所搜集的一百九十七片，其中倒有一百八十六片是田獵，只有十一片是漁撈。這些甲骨文大都是卜辭，用以問農事，決芻地等的。我們可以稱這時代

爲粗耕的農業時代

易經可以說是從卜辭到詩經的過渡。此書有人說是文王作的，又有人說是周公或孔子作的；其實只是卜官作的罷了。更有人以爲易經中藏有很深的大道理，加以研討，於是愈說愈糊塗。這猶之牙牙學語的嬰孩，我們要探求他話中的意思是一樣的可笑。其實也不過是古代的牙牌神數罷了，並沒有什麼了不起！從卜辭到易經可舉兩個相似的例：卜辭是『逐鹿獲』，易經便是『良馬逐』；卜辭是『貞我旅吉』，易經便是『旅貞吉』。從易經到詩經也可舉一個相似的例：易經是『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役，三日不食』；詩經便是『鴻雁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詩經分爲頌、雅、風三類。周頌內容約分三種：一鋪揚聖德，二敍述農事，三演陳儀禮。正如元陳繹曾詩譜所說，周頌是『謹守禮法』的，當然顯露出不什麼才華。其藝術則至爲拙劣，篇章也很雜亂，從五六句到三十幾句，很不整齊，此外商頌和魯頌也沒有什麼值得稱述的。

雅裏面有許多史詩，不過我國的史詩實遠不及西班牙的 *Cid* 印度的 *Ramayana* 芬蘭的 *Kalevala* 希臘的 *Iliad* 和 *Odyssey* 等敍英雄的史績，寫得那樣長，那樣有結構，那樣筆飛墨舞，我國所有的只是一些貧瘠的片斷。西周的史詩，只有生民敍后稷的降生較好。東周則常武較好，此篇詠皇父征徐夷，層次清楚，但也僅於是清楚而已。當時民間的詩則有采薇敍戍役之苦，黃鳥敍農民之艱辛，較可注意。

國風舊云十五，今云十一；因周南、召南可另自獨立，而邶、鄘、衛本有目無詩，是由衛詩分給他們的，所以邶、鄘的詩裏多詠衛事（王國維說）；把邶、鄘和二南都取消了，國風便只有十一了。國風中鄭、衛、齊等國情詩較多，其他的詩很多是有活潑的生氣的。

楚辭繼承詩經之後，是南方文學與北方文學的詩經互相輝映。二者不同之點如次。

詩經	地域	時代	民族	作者	作風	內容
詩經	北方	春秋	漢	族	無主名者多	質樸
楚辭	南方	戰國	非漢族的荆蠻	有主名者多	綺麗	多實際生活
						多虛玄神話

九歌十一篇，昔人謂爲屈原作，並把君臣譬喻之類的話附會上去。其實九歌是祀神曲，說牠經過屈原改削，已經不可靠；說牠與屈原的生活有關，那就簡直是胡纏了。九歌非屈原作的證據有三：一、兮字位置在中央；二、篇幅過短；三、無「亂」辭；這三點都是與離騷、九章不同的。

楚辭最著名的作者是屈原，他作有離騷、九章和天問。本書中所選的懷沙便是九章中的一篇。

宋玉作有九辯和招魂。九辯中悲秋的部分最好。

秦代文人，除李斯外，無足稱者。

漢代的賦，西漢較東漢為重要。大抵賦體有二：一、楚辭體；二、散文體。像荀况詩經體的賦實不足以敷陳事理。楚辭體的柱石是賈誼，作有弔屈原賦、服賦等；散文體的柱石是枚乘，作有七發、梁王菟園賦、柳賦等。此後的傑出者是司馬相如和揚雄。司馬相如的作品有子虛賦和上林賦作為散文體的代表，大人賦作為楚辭體的代表。每每堆砌太過，成為縮小的動植物學大辭典；又無深刻的意義，實在不能算是文豪。本書中所選的長門賦較好，可惜又是替代別人做的。至於與他並稱的揚雄，那就更不足稱了。他專以摹仿為能事，沒有一點創造性。他的甘泉、河東二賦是楚辭體，蜀都、羽獵、長楊三賦則是散文體。

東漢的賦惟三數篇較有獨創性，其餘都只是因襲和摹仿，尤以仿西漢作品的作者為多。此時的作者有班固、傅毅、張衡等。此後魏晉的賦，均無足稱，到了南北朝，纔有一種抒情的小賦，算是在賦的最後放了一點光芒。

五 古詩十九首

無名氏

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
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
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
胡馬倚北風，越鳥巢南枝。
○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
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返。
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
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

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牕牖。娥娥紅粉妝，纖纖出素手。昔爲倡家女，今爲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牀難獨守。

青青陵上柏，磊磊澗中石。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斗酒相娛樂，聊厚不爲薄。驅車策駿馬，遊戲宛與洛。^③ 洛中何鬱鬱，冠帶自相索。^④ 長衢羅夾巷，王侯多第宅；兩宮遙相望。^⑤ 雙闕百餘尺，極宴娛心意。戚戚何所迫？

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彈箏奮逸響，新聲妙入神。令德唱高言，識曲聽其眞。齊心同所願，含意俱未伸。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飈^⑥塵。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無爲守窮賤，轍軻長苦辛。

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交疏結綺牕，阿閣三重階。上有絃歌聲，音響一何悲。誰能爲此曲，無乃杞梁妻。^⑦ 清商隨風發，中曲正徘徊。一彈再三歎，慷慨有餘哀。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願爲雙黃鵠，奮翅起高飛。

涉江採芙蓉，蘭澤多芳草。采之欲遺誰？所思^⑧在遠道。還顧望舊鄉，長路漫浩浩。同心而離居，憂傷以終老。

明月皎夜光，促織鳴東壁。玉衡④指孟冬，⑤衆星何歷歷；白露霑野草，時節忽復易。秋蟬鳴樹間，玄鳥⑥逝安適？昔我同門友，高舉振六翮。⑦不念攜手好，棄我如遺跡。⑧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輒。⑨良無磐石固，虛名復何益！

冉冉⑩孤生竹，結根泰山阿。與君爲新婦，菟絲附女蘿。⑪菟絲生有時，夫婦會有宜。千里遠結婚，悠悠隔山陂。思君令人老，軒車來何遲。傷彼蕙蘭花，含英揚光輝。過時而不采，將隨秋草萎。君亮⑫執高節，賤妾亦何爲！

足貴，但感別經時！

庭中有奇樹，綠葉發華滋。攀條折其榮，將以遺所思。馨香盈懷袖，路遠莫致之。此物何足貴，但感別經時！

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纖纖擢素手，札札弄機杼。終日不成章，⑬泣涕零如雨。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

迴車駕言⑭邁，悠悠涉長道。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盛衰各有時，立身苦不早。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爲寶。⑮

東城高且長，逶迤⑯自相屬。迴風動地起，秋草萋以綠。四時更變化，歲暮一何速。晨風

懷苦心，蟋蟀傷局促。蕩滌放情志，何爲自結束！^{（三）}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被服羅裳衣，當戶理清曲。音響一何悲！絃急知柱促。馳情整中帶，沉吟聊躑躅。思爲雙飛燕，銜泥巢君屋。

驅車上東門，遙望郭北墓。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下有陳死人，杳杳卽長暮。潛寐黃泉下，千載永不寤。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萬歲更相送，賢聖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

去者日已疎，來者日以親。出郭門直視，但見丘與墳。古墓犁爲田，松柏擢爲薪。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思還故里閭，欲歸道無因。

生年不滿百，^{（三）}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常，何不秉燭遊？爲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愚者愛惜費，但爲後世嗤。仙人王子喬，^{（四）}難可與等期。

凜凜歲云暮，螻蛄^{（五）}夕鳴悲涼風。^{（六）}率已厲，遊子寒無衣。錦衾遺洛浦，同袍與我違。獨宿累長夜，夢想見容輝。良人惟古歡，枉駕惠前綏。^{（七）}願得長巧笑，攜手同車歸。旣來不須臾，又不處重闈。亮無晨風翼，焉能凌風飛！盼睐以適意，引領遙相睇。徒倚懷感傷，垂涕沾雙扉。

孟冬寒氣至，北風何慘慘。愁多知夜長，仰觀衆星列。^{（八）}五明月滿，四五蟾兔缺。^{（九）}客從

遠方來，遺我一書札。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置書懷袖中，三歲字不滅。一心抱區區，懼君不識察！

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相去萬餘里，故人心尙爾。文彩雙鴛鴦，裁爲合歡被。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以膠投漆中，誰能別離此？

明月何皎皎，照我羅牀幃。憂愁不能寐，攬衣起徘徊。客行雖云樂，不如早旋歸。出戶獨彷徨，愁思當告誰？引領還入房，淚下霑裳衣。

(選自文選)

註釋

○ 胡馬倚北風，越鳥巢南枝。胡，北狄之通稱；越，南越，即今廣東廣西地。胡馬來自北，故倚北風；越鳥生於南，

故巢南枝。此言胡馬越鳥，皆不忘其故土也。

○ 已 同以。

○ 宛與洛 宛，漢縣名，今河南南陽縣，其舊治也。洛，洛陽也。按漢書地理志云：「南陽郡有宛縣；洛，東都也。」

○ 自相索 彼此往來求治也。

㊂ 兩宮遙相望 漢洛陽有南北兩宮，相去七里。

㊃ 験：自下而上之風也。

㊄ 杞梁妻 琴操：『杞梁妻歎者，齊邑杞梁殖之妻所作也。殖死，妻歎曰：「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將何以立音節？亦死而已。」援琴而鼓之。曲終，遂自投淄水而死。』

㊅ 所思 楚辭九歌：『折芳馨兮遺所思。』

㊆ 玉衡 北斗七星之一。

㊇ 孟冬 所敍皆秋事，用漢令也。高祖十月至霸上，故以十月爲歲首。漢之孟冬，今之七月也。

㊈ 玄鳥 禮記月令：『仲秋之月，玄鳥歸。』

㊉ 六翮 喻友人爲黃鸝也。

㊊ 糜我如遺跡 國語：『靈王不顧其民，一國糜之如遺跡焉。』

㊋ 南箕北有斗 牽牛不負輶 箕、斗、牽牛均星名。詩：『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既彼牽牛，不以服箱。』喻有名而無實也。

㊌ 冉冉 柔而長也。

菟絲附女蘿 蔓絲，女蘿，皆草名。菟絲乃顯花類植物，女蘿乃隱花類，二者迥異。毛詩草木疏云：『今松蘿（即女蘿）蔓松而生，而枝正青，菟絲草蔓聯草上，黃赤如金，與松蘿殊異。』

⑦ 亮 信也。

⑧ 終日不成章 詩：『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

⑨ 駕言 詩『駕言出遊。』

⑩ 榮名以爲寶 阮籍詠懷：『榮名非己寶。』

⑪ 逶迤 長曲貌。

⑫ 結束 不舒也。

⑬ 生年不滿百 樂府西門行云：『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而夜長，何不秉燭遊？爲樂當及時，何能坐愁怫鬱，當復待來茲。貪財愛惜費，但爲後世嗤。自非仙人王子喬，計會壽命難與期。』

⑭ 王子喬 古仙人。相傳爲周靈王太子，名晉。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之間，浮丘生接引上嵩山，後乘白鶴至穀氏山頭，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

⑮ 蟻姑 害蟲名。至夜鳴聲如蚯蚓。

○ 涼風 月令：『孟秋之月涼風至。』

○ 綏挽 以上車之索也。禮：『壻出御婦車，而壻受綏，御輪三周。』

○ 四五蟾兔缺 俗謂月中黑影爲蟾兔，故相沿爲月之代名詞。四五陰歷二十也。月十五而圓二十已缺矣。

六 孤兒行

佚名

孤兒生，孤子遇生，命當獨苦。父母在時，乘堅車，駕駟馬；父母已去，兄嫂令我行賈。○南
到九江，東到齊與魯。臘月來歸，不敢自言苦。頭多蟣蝨，面目多塵土。大兄言辦飯，大嫂言視
鷙。上高堂，行趣殿下堂，孤兒淚下如雨！

使我朝行汲，暮得水來歸。手爲錯，足下無菲。○愴愴履霜，中多蒺藜。○拔斷蒺藜，腸
肉中，愴欲悲。淚下渫渫，清涕纍纍。冬無複襦，夏無單衣。居生不樂，不如早去，下從地下黃泉。
春風動，草萌芽。○三月蠶桑，○六月收瓜。○將是瓜車，來到還家。瓜車反覆，助我者少，
啗瓜者多。願還我帶，○獨且。○急歸。兄與嫂嚴，當興較計！

亂曰：里中一何譊譊！○願欲寄尺書，將與地下父母：「兄嫂難與久居！」

註釋

- 一 孤兒行 郭茂倩樂府詩集曰：『孤子生行一曰孤兒行。』歌錄曰：『孤子生行亦曰放歌行。』樂府正義曰：『宋玉笛賦云：「歌伐檀，號孤子」，則此曲由來已久矣。』
- 二 行賈 後漢書輿服志：『賈人不得乘馬車。』史記貨殖傳：『行賈，丈夫賤行也。』
- 三 手爲錯 詩小雅：『他山之石，可以爲錯。』毛傳：『錯，石也，可以琢石。』手爲錯，言手之靈巧如錯石。
- 四 菲 方言：『扉，粗厲也。』通作菲。
- 五 羨藜 爾雅注：『羨藜布地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人。』
- 六 春風動草萌芽 禮記月令：『孟春之月，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
- 七 三月蠶桑 禮記月令：『季春之月，是月也，后妃齋戒，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
- 八 六月收瓜 詩豳風：『七月食瓜。』周之七月，漢之六月也。
- 九 蕃 通蒂。
- 十 獨且 王引之曰：『獨猶將也，且句中語助也。莊子齊物論曰：「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
- 六 孤兒行

◎ 讀譏 法言：『讀譏者天下皆訟也。』此言兄嫂之譏讒聲達於里中也。

七 婦病行

佚名

婦病連年累歲，傳呼丈人。○前一言當言未及得言，不知淚下，一何翩翩。○

『屬累君兩三孤子，莫我兒饑且寒。有過慎莫笞笞，行當折搖，思因復念之。』

亂曰：抱時無衣，襦復無裏，閉門塞牖，舍孤兒到市。

道逢親交，泣坐不能起，從乞求與孤買餌；對交啼泣，淚不可止。——我欲不傷悲，不能

探懷中錢持授交，入門見孤兒，啼索其母抱。徘徊空舍中，行復爾耳，棄置勿復道。

（選自樂府詩集）

註釋

○丈人 史記韋昭曰：『古者名男子爲丈人。』

○翩翩 詩毛傳：『翩翩，不息也。』

㊂ 屬 說文：『屬連也。』

㊃ 箕箠 說文：『箕箠也。箕與担同。』廣雅：『担箠，擊也。』

㊄ 行當折搖 風師古注：『行，且也。』折搖卽折夭，婦自謂將死也。搖天聲相近，故通用。

㊅ 思 詩大雅：『思皇多士。』毛傳：『思，辭也。』王引之曰：『思，發語辭也。』

㊆ 禡 顏師古註：『短衣曰禡。』

八 梁鼓角橫吹曲十首

佚名

企喻歌辭（四首錄一）

男兒欲作健，結伴不須多。
鵠子經天飛，羣雀兩向波。

男兒可憐蟲，○出門懷死憂。
尸喪狹谷中，白骨無人收。

鄒琊王歌辭（八首錄一）

新買五尺刀，懸著中梁柱。
一日三摩娑，劇○於十五女。

隴頭流水歌辭

八 梁鼓角橫吹曲十首

隴頭四流水流離西下，念吾一身飄曠野。

西上隴阪，羊腸九回。山高谷深，不覺腳酸。

手攀弱枝，足踰弱泥。

隔谷歌

兄在城中弟在外，弓無弦，箭無括。五食糧乏盡若爲活？救我來，救我來！

隴頭歌辭

隴頭流水，流離山下。念吾一身，飄然曠野。
朝發欣城，暮宿隴頭。寒不能語，舌卷入喉。
隴頭流水，鳴聲幽咽。遙望秦川，六心肝斷絕！

(選自樂府詩集)

註釋

企喻歌辭 此乃燕魏之際鮮卑歌也。

男兒可憐蟲 古今樂錄：「男兒可憐蟲」一曲是苻融詩。

◎ 劇其過也。

◎ 隘頭 隘山亦名隘坻，跨陝西甘肅之境。三秦記云：『上有清水四注下，所謂隘頭水也。』

◎ 桤柄也。

◎ 秦川 水名，今名牛頭河，出甘肅清水縣東北，西南流，納後川；又西南至天水縣，注入渭河。

文學源流二：古詩與樂府

五言古詩較早的是本書所選的古詩十九首，俱爲東漢以後詩，所以五言詩是起源於東漢的。古詩十九首乃東漢作品，證據有六：

一、辭兼東都 青青陵上柏有「遊戲宛與洛」句，李善注云：『辭兼東都。』西北有高樓據洛陽伽藍記云：係指洛陽。驅車上東門則上東門乃洛陽的城門名。凜凜歲云暮有「錦衾遺洛浦」句，亦指洛陽。

二、曹王所製 詩品云：『去者日以疎四十五首……舊疑是建安中曹王所製。』還有些是與曹植詩相近似的。如青青河畔草、今日良宴會、西北有高樓、行行重行行其中有好多句子，都與曹植詩近似。

三、時代反映 迴車駕言邁、驅車上東門、去者日以疎多敍亂離景象。

四、思想反映 驅車上東門、生年不滿百多出世思想，欲求神仙。至朱彞尊以爲生年不滿百乃『裁翦西門行』之

長短句作五言，移易前後，實乃倒果爲因，不足爲據。

五、文藝反映
漢著作如韓詩外傳的『代馬依北風，飛鳥棲故巢』，鹽鐵論的『代馬依北風，飛鳥翔故巢』，都是以代對飛，以北對故，不及胡越南北相對成文多矣。涉江采芙蓉顯然是六朝的相關詩，以「芙蓉」來替代「夫容」的。

六、民俗反映
迢迢牽牛星乃西晉以後詩，因爲西晉以前還沒有七夕渡河之說。孟冬寒氣至是東漢詩，因爲到此時月中有兔之說始盛。明月皎夜光有句：『促織鳴東壁，玉衡指孟冬。……白露沾野草，……秋蟬鳴樹間。』此「冬」字實爲「秋」字之誤，否則『孟冬寒氣至，北風何慘慘』便解不得也。並且促織一名也是從東漢起纔有的，以前只稱蜻蟹或蟋蟀。

東漢詩人有應亭、班固、蔡邕、秦嘉、鄒炎、趙壹、高彪、蔡琰等，其中以秦嘉的詩爲最好。

漢代樂府頗多真摯的作品，本書選孤兒行和婦病行，藉以略窺作風之一斑。

南北朝樂府作風和形式內容都不相同。在形式上，南朝時有雜言，北朝却極少；北朝有四言四句的，南朝却沒有；這與內容有密切的關係：南朝的雜言宜於詠婉轉的幽情；而北朝的四言，則宜於寫嗚咽叱咤的壯歌。在風格上，南朝是婉約的，北朝是真率的；例如戀歌，南朝喜用雙關的話來替代，北朝則敍述得極爲爽快。在內容上，南朝多詠戀愛或

行行重行行有句：

『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

對仗工穩，當爲東漢以後的作品。

因爲較早的西

漢詩。

兒女，北朝則兼詠戰爭或英雄。本書所選的梁鼓角橫吹曲就是北朝的樂府。

九 贈白馬王彪

曹植

序曰：黃初四年五月，白馬王任城王與余俱朝京師，會節氣到洛陽，任城王薨。至七月，與白馬王還國。後有司以二王歸藩，道路宜異宿止，意每恨之，蓋以大別在數日，是用自剖，與王辭焉。憤而成篇。

謂帝承明[○]廬逝將歸舊疆。清晨發皇邑，日夕過首陽。[○]伊洛[○]廣且深，欲濟川無梁。汎舟越洪濤，怨彼東路長。顧瞻戀城闕，引領情內傷。

太谷何寥廓，山樹鬱蒼蒼。霖雨泥我塗，流潦浩縱橫。中逵[○]絕無軌，改轍登高岡。修坂造雲日，我馬玄以黃。[○]

玄黃猶能進，我思鬱以紆。鬱紆將何念，親愛在離居。本圖相與偕，中更不克俱。鴟梟鳴衡輒，豺狼當路衢。蒼蠅間白黑，讒巧令親疎。[○]欲還絕無逕，攬轡止踟蹰。

踟蹰亦何留，相思無終極。秋風發微涼，寒蟬鳴我側。原野何蕭條，白日忽西匿。歸鳥赴

喬林翩翩厲^⑧羽翼。孤獸走索羣，銜草不遑食。感物傷我懷，撫心長太息！

太息將何爲？天命與我違。奈何念同生，^⑨一往形不歸。孤魂翔故域，^⑩靈柩寄京師。存者忽復過，亡歿身自衰。人生處一世，去若朝露晞。年在桑榆間，景響不能追。自顧非金石，咄咄^⑪令心悲。

心悲動我神，棄置莫復陳。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鄰。恩愛苟不虧，在遠分日親。何必同衾幬，然後展慇懃？憂思成疾疹，無乃兒女仁？——倉猝骨肉情，能不懷苦辛？

苦辛何慮思，天命信可疑。虛無求列仙，^⑫松子^⑬久吾欺。變故在斯須，^⑭百年誰能持？離別永無會，執手將何時。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⑮收淚卽長路，援筆從此辭。

(選自曹子建集)

作者小傳

曹植（一九二—二三二）操子，字子建，三國時沛國譙人。善屬文，性簡易，不治威儀。每進見，應答便捷，甚爲操所鍾愛。建安十六年封平原侯，十九年徙封臨菑侯。操征孫權時，使植留守鄴都。文人丁儀、丁廙、楊修等盡爲所用，操幾欲立爲太子，不由是嫉忌之。及丕卽位，屢欲加害；植每欲求見，幸冀試用，終不能得；悵然絕望，悒悒以卒，謚

思王。今有曹子建十卷傳世。

註釋

① 贈白馬王彪 魏志卷十九註引魏氏春秋云：『是時待遇諸國法峻。任城王暴薨。諸王旣懷友于之痛，植及白馬王彪還國，欲同路東歸，以敍隔闊之思。而監國使者不聽。植發憤告離，而作詩云云。』 魏志卷十九

又云：『楚王彪，字朱虎……七年徙封白馬。太和五年冬朝京都。六年改封楚……嘉平元年，兗州刺史令狐愚與太尉王凌謀迎彪都許昌……廷尉請徵彪治罪……彪乃自殺，妃及諸子皆免爲庶人。』

② 承明 宮門名。

③ 首陽 山名，在洛河東北。

④ 伊洛 二水名。伊河出河南盧氏縣東南閼頓嶺，東北流經嵩縣、伊陽、洛陽，偃師入於洛。洛河出陝西定邊

縣東南白於山，東南流經保安、甘泉，南流入鄜縣，納沮水；又南流至朝邑南，合渭水，東入於河。

⑤ 達道也。

⑥ 玄以黃 舊說玄馬病則黃。

⑦ 謂巧令親疎 植九愁賦云：『恨時王之謬聽，受姦枉之虛辭，揚天威以臨下，忽放臣而不疑。』又云：『俗

九 贈白馬王彪

參差而不齊，豈毀譽之可同？競昏替以營私，害予身之奉公。共朋黨而妬賢，俾予濟乎長江。嗟大化之移易，悲性命之攸遭。』均可參閱。

八 厥 整也。

九 同生 植與任城王同爲卞皇后所生，故稱爲同生。

◎ 故域 指任城郡。

○ 啟 啓 大驚嘆聲。

○ 松子 卽赤松子，古仙人。

○ 變故在斯須 兼指任城王遇害事。

◎ 黃髮期 指壽考。

一〇 幽憤詩

嵇 康

嗟余薄祜，少遭不造。哀煢靡識，越在襁褓。母兄鞠育，有慈無威。恃愛肆姐，不訓不師。爰及冠帶，憑寵自放。抗心希古，任其所尚。託好老莊，賤物貴身。志在守樸，養素全真。

曰余不敏，好善閭人。因子玉之敗，屢增維塵。大人含弘，藏垢懷恥。民之多僻，政不繇己。惟此褊心，顯明臧否。感悟思愆，怛若創痏。欲寡其過，謗議沸騰。性不傷物，頻致怨憎。昔慚柳惠，今愧孫登。內負宿心，外恧良朋。仰慕嚴鄭，樂道閒居。與世無營，神氣晏如。咨予不淑，嬰累多虞。匪降自天，實由頑疎。理弊患結，卒至囹圄。對答鄙訊，繫此幽阻。實恥訟冤，時不我與。雖曰義直，神辱志沮。濯身滄浪，豈云能補。噫嘻鳴雁，奮翼北遊。順時而動，得意忘憂。嗟我憤歎，曾莫能儔。事與願違，遘茲淹留。窮達有命，亦有何求！古人有言，善莫近名。奉時恭默，咎悔不生。萬石周慎，安親保榮。世務紛紜，祇攬予情。安樂必誠，乃終利貞。煌煌靈芝，一年三秀。予獨何爲，有志不就。懲難思復，心焉內疚。庶勗將來，無馨無臭。采薇，山阿散髮，巖岫永嘯。長吟頤性，養壽。

（選自嵇中散集）

作者小傳

嵇康（二二三——二六二）字叔夜，晉譙國人。早孤，有奇才，遠邁不羣。美詞氣，有風儀。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飾。恬靜寡欲，含垢匿瑕。博覽無不該通，長好老莊之學。與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常修養性服食之事，彈琴詠詩，自

足於懷。與山濤、阮籍、阮咸、王戎、向秀、劉伶爲竹林之遊，世號竹林七賢。濤爲吏部尚書，欲舉康自代，康作絕交書拒之。呂安與康善，後安以事繫獄，辭牽及康，因收康下獄。鍾會又以私憾進讒，遂被殺。臨刑神色自若，援琴而歌曰：『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而不與。廣陵散從此絕矣！』聞者莫不哀泣。其著作有嵇中散集十卷傳世。

註釋

- ① 幽憤詩 晉書嵇康傳：『東平呂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康友而善之，後安爲兄枉訴，以事繫獄，辭相證引，遂復收康。康性慎言行，一旦繅絛，乃作憂憤詩。』
- ② 薄祜 薄福也。
- ③ 不造 言家道未成也。詩經：『閟予小子，遭家不造。』
- ④ 納育 養育也。詩經：『母兮納我。』
- ⑤ 肆姐 肆恣也；姐讀如巨，驕也。
- ⑥ 閭人 謂懦弱不明事理者，指呂安。
- ⑦ 子玉之敗 子玉，楚大夫也。左傳：『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蕪，

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於子文，子文飲之酒。鬻賈尙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

⑧ 維塵 詩經：『無將大車，維塵冥冥。』鄭玄箋曰：『喻大夫進舉小人，適自作憂患也。』

⑨ 民之多僻 詩經：『民之多僻，無自立僻。』箋曰：『民行多斜僻者，汝君臣之過，無自謂得法度。』

⑩ 惟此褊心 顯明臧否 詩經：『惟是褊心，是以爲刺。』又：『於乎小子，未知臧否。』

⑪ 恒 痛也。

⑫ 痛 故傷也。

⑬ 柳惠 謂柳下惠。孟子：『柳下惠，聖之和者也。』

⑭ 孫登 魏氏春秋：『初，康採藥於山中，北見隱者孫登。康欲與之言，登默然不對。踰時將去，康曰：「先生竟

無言乎？」登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也！」』

⑮ 嚴鄭 谷口有鄭子真，蜀有嚴君平，皆修身保性。成帝時元舅王鳳以禮聘子真，子真遂不詭而終。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爲卜筮賤業而可以惠衆，日閱數人，得百錢足以自養，則閉肆垂簾。

⑯ 鄙訊 言己對答之辭鄙於見訊也。

五 沮 壞也。

六 古人有言善莫近名 莊子：『爲善莫近名，爲惡莫近刑。』

七 萬石周慎安親保榮 漢萬石君奮，長子建爲郎中令。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建爲郎中令奏事，事下，建自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今迺四，不足一，獲譴死矣。』其爲謹慎，雖他皆如此。』

八 安樂必誠 語見家語；言雖處安樂，必警戒也。

九 采薇 周武王平殷亂，伯夷叔齊恥之，誓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臨死作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見史記。

十 散髮 琴操：許由曰：『散髮優遊，所以安己不懼也。』

十一 頤 養也。

——歸田園居

陶潛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
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
○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
開荒

南野際，守拙歸園田。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簷，桃李羅堂前。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閒。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

然。

野外罕人事，窮巷寡輪鞅。○白日掩荆扉，虛室絕塵想。時復墟曲中，披草共來往。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桑麻日已長，我土日已廣。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露不足惜，但使願無違。

久去山澤游，浪莽○林野娛。試攜子姪輩，披榛步荒墟。徘徊丘壠間，依依昔人居。井籠有遺處，桑竹殘朽株。借問采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沒無復餘！」一世異朝市，此語真不虛。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

悵恨獨策還，崎嶇歷榛曲。山澗清且淺，可以濯吾足。漉○我新熟酒，隻雞招近屬。日入空中闔，荆薪代明燭。歡來苦夕短，已復至天旭。

（選自陶淵明集）

作者小傳

陶潛（三六五—四二七）字淵明，或云元亮，晉潯陽柴桑人。少有高趣，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不久，自解歸。後復出爲鎮軍建威參軍，及彭澤令。不久，便賦歸去，自解印綬去職，遂家居不復出。有集八卷。

註釋

○歸田園居 吳斗南年譜：『義熙二年（四〇六）彭澤歸所作。』

○一去三十年 吳瞻泰彙註：『年譜：「太元癸卯，公仕爲州祭酒，」至義熙乙巳，終甲子一周，不應云三十年，當作「一去十三年。」』

○曖曖 昏昧貌。

○依依 柔軟貌。

○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 吳正傳詩話：『古雞鳴行：「雞鳴桑樹顛，狗吠深宮中。」陶公全用其語。』

○輪鞅 謂車馬鞅，馬頸革，所以負輶者；舉其一部以代全部。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楊惲報孫會宗書：『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萁。人生行

樂耳，須富貴何時？

⑧ 浪莽
莽或作濛。浪濛，廣大貌。

⑨ 濲
水下滴瀝也。按潛本傳，釀熟取頭上葛巾濲酒。

一一 重贈盧諶

劉琨

握中有懸璧，[○]本自荆山璆。[○]惟彼太公望，昔在渭濱叟。[○]鄧生何感激，千里來相求。
[○]白登幸曲逆，[○]鴻門賴留侯。[○]重耳任五賢，[○]小白相射鉤。[○]苟能隆二伯，安問黨與讎。
[○]中夜撫枕歎，相與數子遊。吾衰久矣夫，何其不夢周。[○]誰云聖達節，知命故不憂。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丘。[○]功業未及見，夕陽忽西流。時哉不我與，去乎若雲浮。朱實墮勁風，繁英落素秋。狹路傾華蓋，駭駟摧雙轔。[○]何意百鍊鋼，化爲繞指柔。

(選自劉越石集)

作者小傳

劉琨(二七〇——三一七)字越石，晉中山魏昌人。少有雋朗之目。初與祖逖俱爲司州主簿，同寢。中夜聞雞鳴，

逖蹴琨覺，同起舞。後聞逖被用勝敵，與親故書曰：『昔枕戈待旦，志梟叛逆，嘗恐祖生先我著鞭。』其意氣相期如此。惠帝時，爲范陽王虓司馬，共破東平王楙，斬石超，降呂郎，以功封廣武侯。愍帝時，都督并冀、幽三州軍事。元帝稱制江左，琨遣長史溫嶠上表勸進，轉侍中太尉。琨忠於晉室，素有重望，段匹磾忌之，爲所害。生經五胡之亂，故所爲詩歌，多慷慨悲壯之音，惜存於今者不多，僅數首而已。

註釋

○盧諶 劉琨與盧志親善。志子諶，琨先辟之後爲從事。

○懸璧 卽懸黎，美玉名，以喻盧諶。

○荆山璆 奉操：『卞和歌曰：「攸攸沂水，經荆山兮。穴山采玉，玉難爲功兮。」』璆，玉也。

○惟彼二短句 太公望呂尚也，釣於渭水之濱，周文王遇之。見史記周本紀。

○鄧生二短句 鄧禹，字仲華，南陽人也。更始既至洛陽，以世祖爲大司馬，使安集湖北。禹聞之，自南陽發北，徑渡河，追至鄴上謁上，見之甚驩，謂曰：『我得拜除長吏，生遠來寧欲仕耶？』禹曰：『不願也。』見東觀漢紀。

○白登幸曲逆

漢高帝被匈奴圍于白登，用陳平計得脫，封爲曲逆侯。事見漢書陳平傳。白登在今大同城。

東曲逆，今河北完縣。

❾ 鴻門賴留侯 漢高帝赴鴻門之宴，以張良計得免。留侯卽張良也。見漢書留侯世家。鴻門在今陝西臨漳縣。

❷ 重耳任五賢 左傳：『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穎叔、魏武子、司空季子。』注：『此

五人，賢而有大功也。』

❸ 小白相射鉤 左傳：『寺人披謂晉侯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注：『乾時之役，管仲射桓公中鉤。』小白，齊桓公名也。

❹ 荀能二短句 二伯謂晉文、齊桓，黨爲五賢，讎謂射鉤。何義門曰：『謂所志惟在興復晉祚，比跡桓文，不計黨仇，欲謀深達此意于匹磾，使其顧念前好，同獎王室，我終不以被幽爲恨。如小白于管仲，何嘗問從前射鉤之事也。』

❺ 吾衰二短句 論語：『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❻ 宣尼二短句 公羊傳：『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孔子曰：「孰謂來哉，孰謂來哉！」反袂拭面，涕泣沾袍。』

（三）轉車輶也。

文學源流三：魏晉詩

魏代的詩人最著的是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其中尤以曹植爲輝耀今古的大詩人。

曹操的詩如苦寒行、碣石篇等，其雄心壯志，直可崩石驚雷。像『熊羆對我蹲，虎豹夾路啼』，『烈士暮年，壯心不已』這一類的句子，非曹操不能道；使我們彷彿看見月明之下，詠那『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詩人的雄姿。

曹丕的詩以雜詩爲最佳。樂府中如燕歌行、秋胡行等，均極豔麗。

曹植是曹氏父子中最使我們欽慕的一個。他的哥哥不妒忌他。無論他怎樣求自試，不終不重用，甚至不要他在身邊，將他封在遙遠的地方，名爲封地，實際就是遣戍，兩年間就徙封了兩處，不讓他好好的在一處發展，使他『汲汲無歡』。他雖爲哥哥所棄，依舊不怨哥哥，想念着哥哥，本書中所選的贈白馬王就有這樣的話：『顧瞻戀城闕，引領情內傷。』

曹氏父子作風迥別，曹操雄壯有如驍將，曹丕婉約有如美媛，曹植則憂鬱凝重，有如貴賓；以音樂比，曹操如高音，曹植則如中音；以色彩比，曹操如深赤，曹丕如鵝黃，曹植則如淺灰。

建安七子是孔融、陳琳、阮瑀、王粲、徐幹、應瑒以及劉楨。

晉代詩受老莊與隱逸的思想甚深，幾乎每個文人都是隱士。魏晉之間的代表者是阮籍和嵇康。阮籍頗慕老莊，著有達莊論和通老論。他的詠懷詩提到莊子、赤松子、王子喬之處頗多。嵇康的詩說到老莊之處也不少。例如本書所選的幽憤詩中，便有『託好老莊，賤物貴身』的話。

到了太康中，就有詩品裏所推許的『三張一陸，兩潘一左』，就是張華和張載、張協兄弟，陸機、陸雲兄弟以及左思，其中以陸機、潘岳為尤著。

東晉詩人，惟劉琨、郭璞和陶潛三人最著，其中尤以陶潛為一代大師。倘若曹植可以代表魏詩，那末陶潛就可以代表晉詩了。

劉琨的詩今僅存三首，悲歌慷慨，使人奮發。例如本書所選的重贈盧諶，自『功業未及建』以下，就都是『萬緒悲涼』的。郭璞所作遊仙詩雖有逸氣，要無雄氣，不及劉琨多矣。陶潛的詩極為沖淡，看似隨便寫來，實不易作；無此胸襟者，決作不出。他的田園詩影響到盛唐的王維、孟浩然，中唐的韋應物、柳宗元以及南宋的范成大、陸游。

一三 詩四首

謝靈運

晚出西射堂

一三 詩四首

步出西城門，遙望城西岑。連障疊巘崿，青翠杳深沈。曉霜楓葉丹，夕曛嵐氣陰。節往感不淺，感來念已深。羈雌戀舊侶，迷鳥懷故林。含情尙勞愛，如何離賞心？撫鏡華縑鬢，攬帶緩促衿。安排徒空言，幽獨賴鳴琴。

遊南亭

時竟夕澄霽，雲歸日西馳。密林含餘清，遠峯隱半規。久淹昏塾苦，旅館眺郊岐。澤蘭漸被徑，芙蓉始發池。未厭青春好，已觀朱明移。戚戚感物歎，星星白髮垂。藥餌情所止，衰疾忽在斯。逝將候秋水，息景偃舊崖。我志誰與亮，賞心惟良知。

石壁精舍還湖中作

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清暉能娛人，遊子憺忘歸。出谷日尚早，入舟陽已微。林壑斂暝色，雲霞收夕霏。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披拂趨南逕，愉悅偃東扉。慮澹物自輕，意愜理無違。寄言攝生客，試用此道推。

從斤竹澗越嶺溪行

猿鳴誠知曙，谷幽光未顯。巖下雲方合，花上露猶泫。逶迤傍隈隩，迢遞陟陘峴。

過澗旣厲急，登棧亦陵緬。⁽¹⁾ 川渚屢徑復，乘流翫迴轉。⁽²⁾ 蘋⁽³⁾ 萍泛沈深，菰蒲冒⁽⁴⁾ 清淺。企石挹飛泉，攀林摘葉卷。⁽⁵⁾ 想見山阿人，薜蘿若在眼。⁽⁶⁾ 握蘭勤徒結，折麻心莫展。⁽⁷⁾ 情用賞爲美，事昧竟誰辨？⁽⁸⁾ 觀此遺物慮，一晤得所遣。⁽⁹⁾

作者小傳

（選自謝康樂集）

謝靈運（三八五—四三三）小名客兒，劉宋陳郡陽夏人，謝玄之孫。宋少帝時爲永嘉太守，性好山水，既不得志，遂肆意遨遊。所至輒爲題詠，以致其意。逾年稱疾去，移居會稽，以遊放歌詩自娛。每一詩至，都下貴賤，莫不競寫。文帝徵爲祕書監，遷侍中，賞遇甚厚。孟顓諱其有異志，靈運詣闕自陳，帝置不罪，以爲臨川內史。有司勘之，徙廣州。有言其謀叛者，詔收之。靈運反，被執，遂於廣州棄市。著有文集十九卷、詩集五十卷等。

註釋

○ 西射堂 梁莊林曰：『太平寰宇記：「西射堂在溫州西南二里，基址猶在今西山寺是。」』

○ 岑 爾雅：『山小而高曰岑。』

○ 嵴崿 嶺之別名。

④ 杏 深冥也。

⑤ 曇 黃昏時也。

⑥ 嵴 山風也。

⑦ 節往蹙不淺 節，時節也。蹙，憂也。言已眺望城西，觀此物候變易，而知時節遷往，則憂思已不淺矣。

⑧ 羈雌 言其無耦也。

⑨ 含情二短句 言鳥含情，尙知勞愛，况乎人而離於賞心也。勞愛，勞碌於愛也。

⑩ 撫鏡二短句 撫，持也。鏡，黑也。攬，持也。促，小也。言鬟本縑而已，華衿本促而覺寬，正見老病相侵矣。

⑪ 安排二短句 言已識不勝情。安排之事，但有其言；幽獨不悶，惟鳴琴是賴而已。

⑫ 南亭 永嘉郡南亭，去溫州一里。

⑬ 時竟 謂四時中一時之終也。據下「朱明移」言，此當指季春之月。

⑭ 癔 痘也。

⑮ 昏塾 言昏瞽聾溺也。

⑯ 歧 道也。

④ 澤蘭 卽皋蘭。

⑤ 芙蓉 蓮花也。

⑥ 朱明 爰雅：「夏爲朱明。」

藥餌 姚惜抱曰：「藥餌」當作「樂餌」，用老子。黃晦聞曰：「案老子曰：『樂與餌過客止』，言聲與色能止人之往也。當從姚氏說作樂餌。」

逝將二短句 言候秋水時至，將隨潮流，別去永嘉，歸還舊山耳。

亮 信也。

良知 良美知友也。

石壁精舍 靈運遊名山志：『湖三面悉高山，枕水渚，山溪澗凡有五處，南第一谷今在，所謂石壁精舍。』

憺 安也。

霏 雲飛貌。

菱 王安貧武陵記：『四角三角曰菱，二角曰菱。』

映蔚 其色鬱茂隱映也。

② 蒲稗相因依 稗音敗，草之似穀者，小而似蒲，與蒲爲類，故云。

斤竹澗 靈運遊名山志：「神子溪南山，與七里山分流，去斤竹澗數里。」一統志：「斤竹澗在溫州府樂清縣東七十五里。」

光 日光也。

汙 露垂貌。

隈 說文：『隈，山曲也。』爾雅：『隈，隈也。』

厓 崖山中斷曰厓。峴，山嶺小高也。

陵 緬 陵乘也。緘，猶邈也。

蕷 大萍也。

冒 覆也。

葉 卷 謂初生未展也。

○ 想見山阿人薜蘿若在眼 楚辭山鬼：『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

○ 握蘭二短句 藝據逸民賦：『握春蘭兮遺芳。』楚辭：『折疎麻兮瑤華。』

情用二短句 言事無高覩，而情之所賞，卽以爲美。此理幽昧，誰能分別乎？

觀此二短句 此言觀此佳境，物慮都遣，釋然一悟，斯得排遣之道也。

一四 擬行路難（十八首錄九）

鮑 照

奉君金卮之美酒，瑩瑣○玉匣之雕琴，七綵芙蓉之羽帳，九華蒲萄之錦衾。紅顏零落歲將暮，寒光宛轉時欲沈。願君裁悲且減思，聽我抵節行路吟。不見柏梁銅雀上，寧聞古時清吹音。

洛陽名工鑄爲金，轉山千斲復萬鏤。上刻秦女攜手仙，承君清夜之歡娛。列置幃裏明燭前，外發龍鱗之丹綵，內含麝芬之紫煙。如今君心一朝異，對此長歎終百年。

瀉水置平地，各自東西南北流。人生亦有命，安能行歎復坐愁。酌酒以自寬，舉杯斷絕歌路難。心非木石豈無感，吞聲躑躅不敢言。

君不見河邊草，冬時枯死春滿道。君不見城上日，今暝沒盡去，明朝復更出。今我何時當得然，一去永滅入黃泉。人生苦多歡樂少，意氣敷腴○在盛年。且願得志數相就，牀頭恆

有沽酒錢。功名竹帛非我事，存亡貴賤付皇天。

君不見少壯從軍去，白首流離不得還。故鄉宵宵日夜隔，音塵斷絕阻河關。朔風蕭條白雲飛，胡笳哀極邊氣寒。聽此愁人兮奈何，登山遠望得留顏。將死胡馬跡，能見妻子難。男兒生世轍輶欲何道，綿憂摧抑起長歎。

君不見柏梁臺，今日丘墟生草萊。君不見阿房宮，寒雲澤雉棲其中。歌妓舞女今誰在，高墳纍纍滿山隅。長袖紛紛徒競世，非我昔時千金軀。隨酒逐樂任意去，莫令含歎下黃壙。君不見冰上霜，表裏陰且寒。雖蒙朝日照，幸得幾時安。民生故如此，誰令摧折強相看。年去年來自如削，白髮零落不勝冠。

君不見春鳥初至時，百草含青俱作花。寒風蕭索一旦至，竟得幾時保光華。日月流邁不相饒，令我愁思怨恨多。

諸君莫歎貧富貴不由人。丈夫四十彊而仕，余當二十弱冠辰。莫言草木委冬雪，會應蘇息遇陽春。對酒敍長篇，窮途運命委皇天。但願樽中九醞滿，莫惜牀頭百個錢。直須優游卒一歲，何勞辛苦事百年？

(選自鮑參軍集)

作者小傳

鮑照（四二一？——四六五？）字明遠，劉宋東海人。與謝靈運顏延之並稱「顏謝鮑」。文辭贍逸，嘗爲古樂府文甚適麗。臨川王劉義慶在江陵時，招聚文學之士，照亦爲所羅致。元嘉中，照撰《河清頌》，後爲中書舍人，又出爲臨海王子頃參軍，掌書記之任。子頃敗，照爲亂兵所殺。著有詩賦雜文十卷傳世。

註釋

○ 璩瑁 一作玳瑁，龜類動物。產海洋。體長三尺餘，嘴尖，前足長，背有主甲十三片，重疊如覆瓦，淡黑而微黃。

胸甲黃黑，性強暴，往往噉人。其甲熟之甚柔，可製各種裝飾品。

○ 敷腴 敷足也。謂意氣自滿。

一五 詩四首

謝眺

遊東田

戚戚苦無悰，○ 擄手共行樂。尋雲陟累榭，○ 隨山望菌閣。遠樹曖阡阡，○ 生煙紛

漠漠。^④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不對芳春酒，^⑤還望青山郭。^⑥

冬日晚郡事隙^⑦

案牘時閒暇，偶坐觀卉木。颯颯滿池荷，翛翛^⑧蔭窗竹。簷隙自周流，房櫳^⑨閒且肅。蒼翠望寒山，崢嶸瞰平陸。已惕慕歸心，復傷千里目。風霜旦夕甚，蕙草無芬馥。云誰美笙簧，孰是厭邁軸。^⑩願言稅逸駕，臨潭餌秋菊。

與江水曹至江濱戲

山中上芳月，故人清樽賞。遠山翠百重，迴流映千丈。花枝聚如雪，蕪絲^⑪散猶網。別後能相思，何嗟異封壤？

秋夜

秋夜促織鳴，南鄰搗衣急。思君隔九重，夜夜空佇立。北窗輕幔垂，西戶月光入。何知白露下，坐視階前濕。誰能長分居，秋盡冬復及。

謝朓（四六四——四九九）字玄暉，南齊陳郡陽夏人。長五言詩。沈約嘗云：「二百年來，無此詩也。」曾任宣城太守。建武中，爲尚書、吏部郎，兼知衛尉事。東昏失德，江祏等謀立始安王遜光，謀於朓不允。祏曰：「遜光，遙光怒，使范岫奏收朓，下獄死。著有文集十二卷行於世，其詩頗爲唐代大詩人李白所心折。

註釋

○ 東田 何義門曰：「齊武帝時，文惠太子立樓館于鍾山下，號曰東田。太子屢幸之。詩之所云，即其地也。」

李善曰：「眺有莊在東田。」按鍾山在今江蘇江寧縣東北，俗稱紫金山。

○ 苦無悰 漢書：「廣陵王胥歌曰：『出入無悰爲樂亟。』」註：「悰，樂也；亟，疾也。」

○ 檇 音謝，臺有屋曰榭。

○ 菌 博雅：「菌，薰也；香草也。」

○ 曖 不明也。

○ 阡阡 盛也。

○ 漠漠 烟霧迷漫之貌。

○ 芳春酒 春日衆芳齊發，所釀之酒，芬芳自馨，名芳春酒。

㊂ 不對二短句 李善曰：『言野外昭曠，取樂非一。若不對茲春酒，則還望彼傍郭之青山耳。』

㊃ 隙閒也。

㊄ 倏々 長貌。倏音蕭。

㊅ 橩 窗牖也。

㊆ 美笙簧 詩：『吹笙鼓簧。』此喻仕宦。

㊇ 厥邁軸 邁音禾。詩：『考槃在阿，碩人之邁；考槃在陸，碩人之軸。』註：『邁，飢意；軸，病也；厥，惡也。』

㊈ 蕤絲 洞冥記：『波岐國產荃蕪草，亦曰春蕪草，其皮如絲。』

一六 詩二題

庚 信

詠畫屏風詩二十五首（錄六首）

昨夜鳥聲春，驚鳴動四隣。今朝梅樹下，定有詠花人。流星浮酒泛，粟瑱繞杯脣。何勞一片雨，喚作陽臺神！

逍遙遊桂苑，寂絕到桃源。狹石分花徑，長橋映水門。管聲驚百鳥，人衣香一園。定知歡

未足橫琴坐石根。

徘徊出桂苑，徒倚就花林。下橋先勸酒，跂石始調琴。蒲低猶抱節，竹短未空心。絕愛猿聲近，唯憐花徑深。

聊問鬱金屋，暫對芙蓉池。水光連岸動，花風合樹吹。春杯猶雜泛，細菓尙連枝。不畏歌聲盡，先看箏柱欹。

今朝好風日，園苑足芳菲。竹動蟬爭散，蓮搖魚暫飛。面紅新著酒，風晚細吹衣。跂石多時望，蓮船始復歸。

竟日坐春臺，芙蓉承酒盃。水流平澗下，山花滿谷開。行雲數番過，白鶴一雙來。水影搖彙竹，林香動落梅。直上山頭路，羊腸能幾迴？

擬詠懷二十七首（錄六首）

步兵未飲酒，中散未彈琴。索索無真氣，昏昏有俗心。涸鮒常思水，驚飛每失林。風雲能變色，松竹且悲吟。由來不得意，何必往長岑。

俎豆非所習，帷幄復無謀。不言班定遠，應爲萬里侯。燕客思遼水，秦人望隴頭。倡家遭

強聘質子值仍留。自憐才智盡，空傷年鬢秋。

榆關斷音信，漢使絕經過。
胡笳落淚曲，羌笛斷腸歌。纖腰減束素，別淚損橫波。
恨心終不歇，紅顏無復多。枯木期墳海，青山望斷河。

悲歌度燕水，弭節出陽關。
李陵從此去，荆卿不復還。故人形影滅，音書兩俱絕。
遙看塞北雲，懸想關山雪。遊子河梁上，應將蘇武別。

倏忽市朝變，蒼茫人事非。
避讒應采葛，忘情遂食薇。懷愁正搖落，中心愴有違。
獨憐生意盡，空驚槐樹衰。

蕭條亭障遠，悽慘風塵多。
關門臨白狄，城影入黃河。
秋風別蘇武，寒水送荆軻。
誰言氣蓋世，晨起帳中歌。
四

(選自庾開府集)

作者小傳

庾信（五一三——五八二）字小山。父肩吾爲梁太子中庶子，東海徐摛爲左衛帥，子陵及信並爲抄撰學士。父子在東宮，文並綺，故世號徐庾體，以度支郎中聘東魏。文章辭令，盛爲鄴下所稱。元帝使聘於周，被留不遣。

明帝武帝並好文學，皆恩禮之。累遷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世稱庾開府。周陳通好，各許還南北流寓之士。陳請還信及王褒等十數人，他人均放還，獨信與褒不許。信在周雖位望通顯，常有鄉關之思，乃作哀江南賦等以致其意。著有文集二十一卷傳於世。

註釋

○ 琪 玉名。

○ 白狄 狄之別種也。

○ 城影入黃河 言地近黃河也。

○ 晨起帳中歌 史記：『項羽晨起帳中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

文學源流四 南北朝詩

南朝宋齊梁陳隋詩大略如左：

劉宋詩以顏延之、謝靈運、鮑照爲代表。顏延之雕琢過甚，又少警句，遠不及謝、鮑二家。謝靈運雖亦生拗，究竟還可以摘出一些好句子來。本書所選詩數首，下面幾句是尤爲秀美的：『密林含餘清，遠峯隱半規。』（遊南亭）『曉霜楓葉丹，夕曛風氣陰。』（晚出西射堂）『巖下雲方合，花上露猶滋。』（從斤竹澗越嶺溪行）鮑照是被稱爲『俊逸鮑參軍』，他的詩以豪爽見長，善於寫景，筆觸靈活，氣韻自然，具有濃郁的生活氣氛。

軍」的。本書所選的擬行路難恐怕是李白受影響最深的一篇詩，思想是一剎那的享樂主義，音節是雄放而錯落有致的，這一切都像是給了李白很大的啓示。

詩到了齊，就有了「新體詩」。這一類詩所最注重的就是平仄相協。其實，像詩經、楚辭、魏晉詩平仄調匀的也很不少，不過作為有意的運動，應該是從宋永明體的創始者沈約起的。沈約作有四聲譜。他在宋書謝靈運傳論裏說：「若前有浮聲，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謝朓是當時的大詩人，李白最服膺他，所謂「一生低首謝宣城」者是也。

梁詩以蕭氏父子（蕭衍、蕭綱）、蕭釋為代表，猶之魏詩以曹氏父子為代表一樣。不過曹氏父子作風迥異，蕭氏父子則作風一致，都是唯美主義者，都是崇拜女性的色情狂。他們的詩號「宮體」，輕靡香豔，對於女子的一顰一笑，以及她們的服飾，莫不加以刻劃的描摩。

宮體詩由簡文帝蕭綱提倡於前，復由徐摛、庚肩吾推波助瀾於後，於是當時人士，靡然從風。南史徐摛傳云：「屬文好為新體。……摛文體既別，春坊盡學之。宮體之號，由斯而起。」唐杜確《嘉州集序》云：「梁簡文帝及庚肩吾之屬，始為輕浮綺靡之辭，名曰宮體，自後沿襲，務為妖體。」又周書庾信傳云：「庚肩吾為梁太子中庶子，掌管記。徐摛為左衛率，摛子陵及信並為抄撰學士。父子在東宮，出入禁闈，恩禮莫與比隆。既有盛才，文並綺豔，故世號為徐庚體焉。當時

後進競相模範。每有一文，京師莫不傳焉。」所謂徐庾體，就是宮體的別稱。陳詩的代表者陳叔寶和北朝詩的代表者王褒、溫子昇、邢邵、魏收以及隋詩的代表者楊廣、盧思道、薛道衡都是宮體詩的作家。

一七 祭柳子厚文

韓 愈

嗟嗟子厚，而至然耶？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人之生死，如夢一覺；其間利害，竟亦何校。當其夢時，有樂有悲；及其既覺，豈足追惟！凡物之生，不願爲材；犧尊青黃，乃木之災。○子之中葉，天脫馬羈；○玉珮瓊琚，○大放厥辭。富貴無能磨滅誰紀？子之自著，表表愈偉！不善爲斷，血指汗顏。巧匠旁觀，縮手袖間。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徒，掌帝之制。子之視人，自以無前，一斥不復；○羣飛刺天。○嗟嗟子厚！今也則亡，臨絕之音，○一何琅琅。○徧告諸友，以寄厥子，不鄙謂予，亦託以死。○凡今之交，觀勢厚薄。余豈可保，能承子託？非我知子，子實命我。猶有鬼神，寧_{文皇}。○子永歸，無復來期。設祭棺前，矢心以辭。

（選自韓昌黎集）

註釋

見第一冊第十三篇祭女挈女文。

- 犧尊青黃乃木之災 語本莊子：『百年之木，破爲犧尊。』牛之色純者曰犧。犧尊者，刻以犧牛形之酒尊也。青黃，謂飾以青黃；言木之材者爲犧尊，正乃木之災也。
- 犬羈 犬同繫，絆馬足者也；羈，絡馬首者也。
- 玉珮瓊瑤 珪玉在上爲珩，在下爲璜，有二組，左右交牽之；二組相交處，一物居其間，卽琚也。琚，以瓊玉爲之，瓊美玉也。此則狀其文字之美。
- 一斤不復 子厚以黨王叔文貶邵州刺史，不半道，貶永州司馬，後徙柳州司馬，竟卒於柳州。
- 羣飛刺天 羣飛，喻羣小刺天，喻其位高也；小人道長之意。
- 臨絕之音 指遺囑也。
- 琅琅 金石相擊聲也。
- 不鄙謂予亦託以死 不以予爲鄙，而亦託以死後之事也。

一八 送窮○文○

韓 愈

元和○六年正月乙丑晦，○主人使奴星結柳作車，縛草爲船，載糗○與糧，○牛繫輶
下，引帆上檣，○三揖窮鬼而告之曰：『聞子行有日矣，鄙人不敢問所塗。竊具船與車備
載糗糧，日吉時良，利行四方。子飯一孟，子啜一觴，攜朋挈儔，去故就新。駕塵曠○風，與電爭
先；子無底滯之尤，○我有資送之恩。子等有意於行乎？』

屏息潛聽，如聞音聲，若嘯若啼，若歎若嚶。○毛髮盡豎，竦肩縮頸，疑有而無，久乃可明。
若有言者曰：『吾與子居四十年餘，子在孩提，吾不子愚。子學子耕，求官於名。惟子是從，不
變於初。門神戶靈，我叱我呵。包羞○詭隨，○志不在他。子遷南荒，○熱爍濕蒸，我非其鄉，
百鬼欺陵。太學四年，○朝齋○暮鹽；惟我保汝，人皆汝嫌。自初及終，未始背汝。心無異謀，口
絕行語。於何聽聞，云我當去？是必夫子信讒，有間於予也！我鬼非人，安用車船？鼻艱臭香，糗
糧可捐。單獨一身，誰爲朋儔？子苟備知，可數已不？○子能盡言，可謂聖智。情狀既露，敢不迴
避？』

主人應之曰：「子以吾爲真不知也耶？子之朋儻，非六非四，在十去五，滿七除二。各有主張，私立名字。捩手覆羹，轉喉觸諱。凡所以使吾面目可憎，語言無味者，皆子之志也。其名曰智窮。矯矯^⑤亢亢^⑥，惡圓喜方，羞爲姦欺，不忍害傷。其次名曰學窮，傲數與名，摘抉杳微，高挹羣言，執神之機。^⑦又其次曰文窮，不專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時施。祇以自嬉。又其次曰命窮，影與形殊，面醜心妍，利居衆後，責在人先。又其次曰交窮，磨肌戛^⑧骨，吐出心肝，企足以待，寘我讎冤。凡此五鬼，爲吾五害；飢我寒我，興訛造訕，能使我迷，人莫能閒。朝悔其行，暮已復然。蠅營狗苟，驅去復還。」

言未畢，五鬼相與張眼吐舌，跳踉^⑨偃仆，抵掌頓腳，失笑相顧，徐謂主人曰：「子知我名，凡我所爲，驅我令去，小黠大癡。人生一世，其久幾何？吾立子名，百世不磨。小人君子，其心不同。惟乖於時，乃與天通。攜持琬琰^⑩，易一羊皮。飫^⑪於肥甘，慕彼糠穢。天下知子，誰過於予？雖遭斥逐，不忍子疎。謂予不信，請質詩書！」主人於是垂頭喪氣，上手稱謝，燒車與船，延之上座。

作者小傳

見第一冊第十三篇祭女挈女文。

註釋

一 送窮 文宗備問云：『顥頊高辛時，宮中生一子，不着完衣，宮中號爲窮子。其後正月晦死，宮中葬之，相謂曰：「今日送卻窮子。」自爾相承送之。』唐四時寶鑑云：『高陽氏子，好衣弊食，正月晦，巷死，世作糜棄破衣，是日祝於巷曰：「除貧也。」』

二 送窮文 宋郊云：『送窮文與揚子雲逐貧賦，大率相類。』張文潛云：『公送窮文，蓋出子雲逐貧賦；然文采過逐貧矣。』晁无咎取公此文於續楚辭，系之曰：『愈以屢窮不遭時，若有物焉爲之，故託於鬼讖，彼窮我者，車船飲食，謝而遠之。而窮不可去也，則燒車與船，延之上座，亦卒歸於義之正焉。』

三 元和 唐憲宗年號。

四 晦 月盡也。

五 穀 說文云：『熬米麥也。』事物記原引干寶云：『糗餌者，或屑而蒸之，以棗豆之味同食。』蓋熬米麥之屑爲之，以棗豆爲餌者也。

Ⓐ 根 爾雅釋言云：『糧也。』

Ⓑ 輓 轆端橫木駕馬領者。

Ⓒ 橋 帆柱也。

Ⓓ 弶 音霍，亦音郭，音廓，同彊。廣雅釋詁云：「彊，張也。」張風駕塵，凌虛而去也。

Ⓔ 底滯之尤 底滯，留止而不去也。尤，過也。

Ⓕ 売欵噭嚶 此四字皆取其音，以狀似有所聞，若嘯若啼之音聲者。其聲賣欵，故云若嘯；其聲噭嚶，故云若啼。

Ⓖ 包羞 易否六三疏云：『言所包承之事，唯羞辱而已。』

Ⓗ 謂隨 廣雅釋訓云：『小惡也。』不顧是非而妄隨人也。

Ⓘ 子遷南荒 指貞元十九年，愈爲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宮市，貶陽山令。陽山，唐屬連山，今廣州陽山縣。書禹貢云：「五百里荒服。」荒遠也。四裔謂之四荒。陽山遠在南方邊境，故曰南荒。

Ⓙ 太學四年 愈以元和元年權知國子博士；三年，真除；四年，改都官員外郎；在太學凡四年。

Ⓗ 齎 音躋，碎也，和也。凡醯醬所和，細切爲齎。又擣辛物或雜菜末爲之，亦曰齎。

○ 誰爲朋儕三短句 言汝苟備知我有朋輩儕侶，囑攜挈俱去，究可數與否也。「已」通「與」，「不」卽「否」。

○ 矫矯 高舉貌。

○ 亢亢 無所卑屈也。

○ 傲數與名四短句 呂覽云：『傲小物而志屬於大。』註云：『傲，輕也。』 數謂命運，名謂聲聞。摘，發也。廣韻。抉，挑也。見說文。杳微，深冥精妙之謂。挹，采取也。言輕視運數聲名，妄欲抉發深妙之理，采挹高深之言，秉執神化之機也。

○ 夏 擊也。

○ 跳踉 蹴躍貌。

○ 琥琰 美玉名。

○ 飮 飽也。

一九 說鵠

柳宗元

有鵠○曰：鵠者，巢於長安○薦福○浮圖○有年矣。浮圖之人，室於其下者，伺之甚熟，

爲余說之曰：「冬日之夕，是鶴也，必取鳥之盈握者，完而致之，以燠^(五)其爪掌，左右易之。且則執而上浮圖之跂^(六)焉者縱之。延其首以望，極其所如往，必背而去之焉。苟東矣，則是日也不東逐；南北亦然。」

嗚呼！孰謂爪吻毛翮之物，而不爲仁義器邪？是故無號位爵祿之欲，里閭親戚朋友之愛也。出乎穀卵^(七)，而知攫食決裂之事爾，不爲其他。凡食類之饑，唯旦爲甚。今忍而釋之，以有報也。是不亦卓絕有立者乎！用其力而愛其死，以忘其饑；又遠而違之，非仁義之道邪？恆其道，一其志，不欺其心，斯固世之所難得也。余又疾夫今之說曰：「以煦煦^(八)而默，徐徐^(九)而俯者，善之徒；以翹翹^(十)而厲，炳炳而白者，暴之徒。」今夫梟^(十一)鵠^(十二)晦於晝而神於夜，鼠不穴寢廟，^(十三)循牆而走^(十四)，是不近於煦煦者邪？今夫鶴，其立趯然^(十五)，其動砉然^(十六)，其視的然^(十七)，其鳴革然^(十八)，是不近於翹翹者邪？由是而觀其所爲，則今之說爲未得也。孰若鶴者，吾願從之。毛邪翮邪，胡不我施？寂寥太清，^(十九)樂以忘饑！

（選自柳先生文集）

柳宗元字子厚，河東人，精敏絕倫。第進士，中博學弘詞科，擢監察御史。坐王叔文黨，貶永州司馬，徙柳州刺史，爲文益進。韓愈謂其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云：有柳先生文集、龍城錄等。

註釋

○ 驁 猛禽也。

○ 長安 唐建都地，故城在今陝西長安縣西北。

○ 薦福 薦福寺在今長安縣南三里。本隋煬帝潛藩，後爲蕭瑀宅，唐天授初改爲寺。中有浮圖，俗呼爲小雁塔。

○ 浮圖 佛陀之異譯。古人稱佛教爲浮圖道，後併稱佛塔曰浮圖。

○ 煥 煥也。

○ 跎 屋簷之外出者。

○ 蟇卵 鳥哺食曰蟇，未孵化曰卵。

○ 瞥 瞥也。韓愈原道：『煦煦爲仁。』

○ 徐徐 安穩貌。莊子：『其臥徐徐。』

翹翹 高竦貌。

炳炳而白者 謂凶惡之彰著者。

梟 猛禽，似角鴟而無毛角。晝潛洞穴，夜出捕食鼠及小鳥。

鵠 鵠鵠屬，身小而眼圓大，能於暗中見物，有毛角如兩耳，俗呼貓頭鷺。

鼠不穴寢廟 廟前曰廟，後曰寢。左傳襄二十三年：『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

循牆而走 左傳昭公七年：『正考父鼎銘曰：「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正考父，孔子之祖也。

趯然 跳貌。

砉然 急遽有聲也。

睭然 明瞭之貌。

革然 謂鳴聲之怪直也。

太清 天空也。

二〇 宋清傳

柳宗元

宋清，長安西部樂市人也。居○善藥。有自山澤來者，必歸宋清氏。清優主之。長安醫工，得清藥，輔其方，輒易讎。咸譽清。疾病疘瘍○者，亦皆樂就清求藥，冀速已。清皆樂然響應。雖不持錢者，皆與善藥。積券如山，未嘗詣取直。或不識，遙與券，清不爲辭。歲終，度不能報，輒焚券，終不復言。市人以其異，皆笑之曰：「清，蚩妄人也。」或曰：「清其有道者歟？」清聞之，曰：「清逐利以活妻子耳，非有道也。然謂我蚩妄者亦謬。清居藥四十年，所焚券者百數十人，或至大官，或連數州，受俸博，其餌遺清者，相屬於戶。雖不能立報而以賒死者千百，不害清之爲富也。清之取利遠，遠故大，豈若小市人哉？一不得直，則怫然怒，再則罵而仇耳。彼之爲利，不亦翦翦○乎？吾見蚩之有在也。」^㊂清誠以是得大利，又不爲妄，執其道不廢，卒以富。求者益衆，其應益廣。或斥棄沈廢，親與交視之落然者，清不以怠遇其人，必與善藥如故。一旦復柄用，益厚報清。其遠取利皆類此。吾觀今之交平人者，炎而附，寒而棄，鮮有能類清之爲者。世之言徒曰市道交。^㊃嗚呼，清市人也。今之交，有能望報如清之遠者乎？幸而庶幾，則天下之窮困廢辱得不死亡者衆矣。市道交豈可少耶？或曰：「清非市道人也。」柳先生曰：「清居市，不爲市之道。然而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塾○鄉黨，以士大夫自名者，反爭爲之。

不已。悲夫！然則清非獨異於市人也。」

（選自柳先生文集）

作者小傳

見第十九篇說鵠。

註釋

① 居 猶積也。

② 離 應驗也。史記封禪書：『其方盡多不離。』

③ 疮瘍 頭瘡也。周禮：『疣瘍者造焉。』

④ 翦翦 短淺貌。莊子在宥：『佞人之心翦翦者。』

⑤ 吾見蚩之有在也 此言翦翦者之爲蚩也。蚩無知貌。

⑥ 市道交 言市井交易之道，重利而忘義。史記：『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則從君，無勢則去。』

⑦ 庠塾 禮學記：『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序，州有序，國有學。』

文學源流五：唐文

唐以前的文章多用駢儷，韓柳竭力提倡散行文字，造成了古文運動。韓愈文在第一、二冊已經選過不少，因此這兒所選的反倒は近於駢儷的文字了。柳宗元文倒選的是散文。

韓愈的文章是主張文以載道的，故有原道之作。他的答章中立書說：『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爲炳炳琅琅，移采色、衒聲音而爲能也。』他的弟子有李翱、張籍、皇甫湜等。他的最好的文章是送序，例如送區冊序、送高閣上人序等。

柳宗元也是儒家的正統，雖然他也信佛。他的永州八記是最好的寫景文，甚至勝過酈道元的水經注。

在韓、柳以前的古文，梁蕭的李翰前集序說得頗爲簡明扼要：『唐有天下幾二百載，而文章三變。初則廣漢陳子昂以風雅革浮侈，次則燕國公張公說以宏茂助波瀾。天寶以還，則李員外（華）、蕭功曹（穎士）、賈常侍（至）、獨孤常州（及）比肩而作，故其道益熾。若乃辭源辯博，馳騁古今之際，高步天地之間，則有左補闕李君。』此外就是與張說同稱爲『燕許大手筆』的許國公蘇頲，以及善作奏議的陸贊等。

二 古詩四篇

李白

古風

黃河走東溟，白日落西海。逝川與流光，飄忽不相待。春容捨我去，秋髮已衰改。人生非

寒松，年貌豈長在！吾當乘雲螭，○吸景駐光彩。

將進酒①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復迴？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烹羊宰牛且爲樂，會須一飲三百盃！②岑夫子，丹丘生，③將進酒，君莫停！與君歌一曲，請君爲我側耳聽。鐘鼓饌玉不足貴，但願長醉不願醒。古來聖賢皆寂寞，惟有飲酒留其名。陳王昔時宴平樂，斗酒十千恣謙謔。④主人何爲言少錢，徑須沽取對君酌。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

短歌行

白日何短短，百年苦易滿。蒼穹浩茫茫，萬劫太極長。麻姑⑤垂兩鬢，一半已成霜。天公見玉女，大笑億千場。吾欲攬六龍，迴車挂扶桑。⑥北斗酌美酒，勸龍各一觴。富貴非所願，與人駐顏光。

悲歌行

悲來乎，悲來乎！主人有酒且莫斟，聽我一曲悲來吟；悲來不吟還不笑，天下無人知我心。君有數斗酒，我有三尺琴；琴鳴酒樂兩相得，一杯不啻千鈞金。悲來乎！天雖長，地雖久，金滿堂應不守！富貴百年能幾何？死生一度人皆有。孤援坐啼墳上月，且須一盡杯中酒。悲來乎，悲來乎！鳳皇不至河無圖，微子去之箕子奴。漢帝不憶李將軍，_㊂楚王放却屈大夫。悲來乎！秦家李斯早追悔，虛名撥向身之外。范子何曾愛五湖，_㊃功成名遂身自退。劍是一夫用，書能知姓名；惠施不肯干萬乘，_㊄卜式未必窮一經。_㊅還須黑頭取方伯，莫謾白首爲儒生。

作者小傳

見第一冊第三十篇五律二首。

註釋

(選自李太白集)

○ 蟠 舊說，若龍而黃，無角。古人雕刻，多仿其形以爲飾。

○ 將進酒 爲漢鼓吹饌歌十八曲之一。古詞名：「將進酒，乘大白。」大略以飲酒放歌爲言。

③ 一飲三百杯 陳暄與兒子秀書：『鄭康成一飲三百杯，吾不以爲多。』

④ 峯夫子丹丘生 皆白之友，卽集中所稱峯徵君、元丹丘是。

⑤ 陳王二短句 陳王，曹植也，字子建。太和六年，封爲陳王。所作名篇有云：『歸來宴平樂，美酒斗十千。』平樂，觀名。

⑥ 麻姑 古之女仙，建昌人，修道於牟州東南姑餘山。宋政和中，封真人。

⑦ 扶桑 神木，古謂爲日出處。淮南子：『朝發扶桑，日入落棠。』

⑧ 李將軍 謂李廣。

⑨ 范子何曾愛五湖 越大夫范蠡滅吳後，泛舟五湖以隱居終。

⑩ 惠施不肯干萬乘 魏惠王欲傳位於惠子，惠子辭，見呂氏春秋。

⑪ 卜式未必第一經 卜式，漢河南人，以田畜爲事，嘗持錢二十萬與河南太守以給徙民，由此起家，拜郎中，累拜齊王太傅，轉爲相。元鼎中，當封禪，式不習文章，貶秩爲太子太傅，以壽終。見漢書。

二二 詩六篇

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闊。[○]蓋棺事則已，[○]此志常覬豁。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熱。取笑同學翁，浩歌彌激烈。非無江海志，蕭灑送日月。生逢堯舜君，不忍便永訣。當今廊廟具，構廈豈云缺。葵藿傾太陽，[○]物性固莫奪。願惟螻𧔗輩，但自求其穴。胡爲慕大鯨，輒擬偃溟渤。以茲悟生理，獨恥爭干謁。兀兀遂至今，忍爲塵埃沒。終媿巢與由，未能易其節。沈飲聊自適，放歌頗愁絕。歲暮[○]百草零，疾風高岡裂。天衢陰崢嶸，客子中夜發。霜嚴衣帶斷，指直不得結。凌晨過驪山，[○]御榻在嵒嵲。[○]蚩尤塞寒空，蹴蹋崖谷滑。[○]瑤池氣鬱律，[○]羽林[○]相摩戛。君臣留歡娛，樂動殷膠葛。[○]賜浴皆長纓，[○]與宴非短褐。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聖人筐篚恩，實欲邦國活。臣如忽至理，君豈棄此物！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戰慄。況聞內金盤，盡在衛霍[○]室。中堂有神仙，[○]煙霧蒙玉質。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勸客駝蹄羹，霜橙壓香橘。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榮枯咫尺異，惆悵難再述。北轍就涇渭，官渡又改轍。羣冰從西下，極目高峯兀。疑是崆峒來，恐觸天柱折。[○]河梁幸未坼，[○]枝撐聲窸窣。行旅相攀援，川廣不可越。老妻寄

異縣，十口隔風雪。誰能久不顧，庶往共飢渴！入門聞號咷，幼子飢已卒。吾寧舍一哀，里巷亦嗚咽。所媿爲人父，無食致夭折。豈知秋未登，貧窶有倉卒。生常免租稅，名不隸征伐。撫迹猶酸辛，平人固騷屑。默思失業徒，因念遠戍卒。憂端齊終南，湏洞不可掇。

述懷一首⑩

去年潼關破，妻子隔絕久。今夏草木長，脫身得西走。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朝廷慙生還，親故傷老醜。涕淚授拾遺，流離主恩厚。柴門雖得去，未忍卽開口。寄書問三川，不知家在否。比聞同罹禍，殺戮到雞狗。山中漏茅屋，誰復依戶牖。摧頽蒼松根，地冷骨未朽。幾人全性命，盡室豈相偶！嶽岑猛虎場，鬱結回我首。自寄一封書，今已十月後。反畏消息來，寸心亦何有！漢運初中興，生平老耽酒。沈思歡會處，恐作窮獨叟！

北征⑪

皇帝二載秋，閏八月初吉。杜子將北征，蒼茫問家室。維時遭艱虞，朝野少暇日。顧慚恩私被，詔許歸蓬華。拜辭詣闕下，怵惕久未出。雖乏諫諍姿，恐君有遺失。君誠中興主，經緯固密勿。⑫東胡⑬反未已，臣甫憤所切。揮涕戀行在，道途猶恍惚。乾坤含瘡痍，憂虞何時畢。靡

靡踰阡陌，人煙眇蕭瑟。所遇多被傷，呻吟更流血。回首鳳翔縣，西旌旗晚明滅。前登寒山重，屢得飲馬窟。邪郊入地底，涇水西中蕩潏。猛虎立我前，蒼崖吼時裂。菊垂今秋花，石戴古車轍。青雲動高興，幽事亦可悅。山果多瑣細，羅生雜橡栗。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緬思桃源內，益歎身世拙。坡陀望鄜畤，西巖谷互出沒。我行已水濱，我僕猶木末。鷗鳥鳴黃桑，野鼠拱亂穴。夜深經戰場，寒月照白骨。潼關百萬師，往者散何卒。西遂令半秦民，殘害爲異物。況我墮胡塵，及歸盡華髮。經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結。慟哭松聲回，悲泉共幽咽。平生所嬌兒，顏色白勝雪。見耶背面啼，垢膩脚不鞶。牀前兩小女，補綻才過膝。海圖坼波濤，舊繡移曲折。天吳元及紫鳳，西顛倒在短褐。老夫情懷惡，嘔泄臥數日。那無囊中帛，救汝寒凜慄。粉黛亦解苞，衾裯稍羅列。瘦妻面復光，癡女頭自櫛。學母無不爲，曉妝隨手抹。移時施朱鉛，狼藉畫眉闊。生還對童稚，似欲忘飢渴。問事競挽鬚，誰能卽噴喝。翻思在賊愁，甘受雜亂聒。新歸且慰意，生理焉能說。至尊尙蒙塵，幾日休練卒。仰觀天色改，坐覺祆氣豁。陰風西北來，慘澹隨回鶻。其王願助順，西其俗善馳突。送兵五千人，驅馬一萬匹。此輩少爲貴，四方服勇決。所用皆鷹臙，破敵過箭疾。望心頗虛佞性，時議氣欲奪。伊洛西指掌收，西京

不足拔官軍。請深入蓄銳。何俱發。此舉開青徐。○旋瞻略恆碣。○昊天積霜露。正氣有肅殺。
禍轉亡胡歲。勢成擒胡月。胡命其能久。皇綱未宜絕。憶昨狼狽初。事與古先別。姦臣竟菹醢。
同惡隨蕩析。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周漢獲再興。宣光○果明哲。桓桓陳將軍。仗鉞奮忠烈。○微爾人盡非。于今國猶活。○淒涼大同殿。○寂寞白獸闥。○都人望翠華。佳氣向金闕。
園陵固有神。掃灑數不缺。○煌煌太宗業。樹立甚宏達。

羌村○

崢嶸赤雲西。日脚下平地。柴門鳥雀噪。歸客千里至。妻孥怪我在。驚定還拭淚。世亂遭
飄蕩。生還偶然遂。鄰人滿牆頭。感歎亦歎歎。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

晚歲迫偷生。還家少歡趣。嬌兒不離膝。畏我復却去。憶昔好追涼。故繞池邊樹。蕭蕭北
風勁。撫事煎百慮。賴知禾黍收。已覺糟牀注。○如今足斟酌。且用慰遲暮。

羣雞正亂叫。客至雞鬪爭。驅雞上樹木。始聞叩柴荆。父老四五人。問我久遠行。手中各
有攜。傾榼濁復清。苦辭酒味薄。黍地無人耕。兵革旣未息。兒童盡東征。請爲父老歌。艱難媿
深情。歌罷仰天歎。四座淚縱橫。

乾元④中寓居同谷縣⑤作歌七首

有客有客字子美，白頭亂髮垂過耳。
歲拾橡栗隨狙公，天寒日暮山谷裏。
中原無書歸不得，手脚凍皴皮肉死。
嗚呼一歌兮歌已哀，悲風爲我從天來。

長饑⑥長饑白木柄，我生託子以爲命。
黃獨無苗山雪盛，短衣數挽不掩脰。
此時與子空歸來，男呻女吟四壁靜。
嗚呼二歌兮歌始放，鄰里爲我色惆悵。

有弟⑦有弟在遠方，三人各瘦何人強。
生別展轉不相見，胡塵暗天道路長。
東飛鴛鴦後鶯鵠，⑧安得送我置汝旁。
嗚呼三歌兮歌三發，汝歸何處收兄骨？

有妹有妹在鍾離，良人早歿⑨諸孤癡。
長淮浪高蛟龍怒，十年不見來何時。
扁舟欲往箭滿眼，杳杳南國多旌旗。
嗚呼四歌兮歌四奏，林猿爲我啼清晝。

四山多風溪水急，寒雨颯颯枯樹濕。
黃嵩古城雲不開，白狐跳梁黃孤立。
我生何爲在窮谷，中夜起坐萬感集。
嗚呼五歌兮歌正長，魂招不來歸故鄉。

南有龍兮在山湫，古木叢枝相樞。
木葉黃落龍正蟄，蝮蛇東來水上遊。
我行怪此安敢出，拔劍欲斬且復休。
嗚呼六歌兮歌思遲，溪壑爲我回春姿。

男兒生不成名身已老，三年飢走荒山道。長安卿相多少年，富貴應須致身早。山中儒生舊相識，但話宿昔傷懷抱。嗚呼七歌兮，終曲仰視皇天白日速。

(選自杜工部集)

作者小傳

見第一冊第三十一篇秋興八首。

註釋

① 奉先縣 長安志：『奉先縣西南至京兆府二百四十里。』

② 契闊 勤苦也。

③ 蓋棺事則已 宋書：『劉毅曰：大丈夫蓋棺事乃定矣。』

④ 蔡蘿傾太陽 曹植表：『葵蘿之傾葉太陽，雖不爲迴光，然終向之者，誠也。』

⑤ 歲暮 杜甫赴奉先在十一月初。

⑥ 驪山 實字記：『驪山在昭應縣東南，自京至此六十里。』

⑦ 御楊在嶧嶧 雍錄：『溫泉在驪山。元宗卽山建立百司，十月往，至歲盡乃還宮。又綠楊妃之故，奢蕩益著。』

宮包驪山，牆周其外，下又有夾城通禁中。』

八 蛾尤二短句 言衛士之苦。

九 瑶池氣鬱律 江賦：『氣滃湧以霧杳，時鬱律其如烟。』言溫泉之氣上升也。

十 羽林 唐兵志：『高宗置左右羽林軍，朝會以衛階陞，行幸則夾駛道。』

十一 膠葛 廣大也。謂其聲遠聞。

十二 賜浴皆長纓 明皇雜錄：『上嘗於華清宮中置長湯數十，賜從臣浴。』

十三 衛霍 衛霍皆漢內戚，以比國忠。

十四 神仙 指貴妃及諸姨。

十五 恐觸天柱折 列子：『共工氏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

十六 河梁幸未坼 言未爲雨水所毀。

十七 述懷一首 唐至德二年作。

十八 今夏草木長 陶潛詩：『孟夏草木長。』

十九 拾遺 通典：『武后置左右拾遺二人，掌供奉給諫。』

三川 在濱州南，杜甫之家寓焉。

北征 杜甫遭祿山之亂，自行在往鄜州省家。鄜州在鳳翔東北，故以北征名篇。

密勿 猶勉也。

東胡 指安慶緒。

鳳翔縣 在今陝西省。

邠州名，在今陝西省。

涇水 發源涇州，東南流邠州界，至高陵入渭。

鄜時 卽鄜州，今爲陝西鄜縣。

潼關二短句 哥舒翰傳：『翰率兵出關，次靈寶縣之西原，爲賊所乘，自相踐躡，墮黃河死者數萬人。』

天吳 海圖所畫之物。

紫鳳 舊繡所刺之物。

助順 唐書回鶻傳：『至德元載，遣其太子葉護率兵助國討賊，肅宗宴賜甚厚，命廣平王約爲兄弟。』

伊洛 指洛陽。

青徐二州名，在今山東省。

桓碣桓山碣山俱屬燕，指安賊巢穴。

宣光周宣漢光比肅宗。

桓桓二短句 舊唐書：『上幸蜀，至馬嵬驛，左龍武大將軍陳元禮整比六軍以從。以禍由國忠，欲誅之。會吐蕃使者遮國忠馬，訴無食。國忠未及對，軍士呼曰：「國忠與虜謀反。」遂殺之，以槍揭其首。上出驛門，慰勞軍士，令收隊。軍士不應。使高力士問之，元禮對曰：「國忠謀反，貴妃不宜供奉，願陛下割恩正法。」上令力士引貴妃於佛堂縊殺之。』

微爾二短句 許彥周詩話：『禍亂既作，惟賞罰當則再振，否則不可支矣。元禮首議誅國忠貴妃，無此舉，雖有李郭，不能奏匡復之功，故以活國許之。』

大同殿長安志：『南內興慶宮勤政樓之北曰大同門，其內大同殿。』

白獸闕卽白獸門。三輔黃圖：『未央宮有白虎殿，唐避太祖諱，改爲獸。』時長安尙爲賊據。

掃灑數不缺 言收京之後，掃灑園陵，禮數可以不缺。

羌村在今陝西鄜縣，隋時稱鄜州洛交縣。

糟牀注 糟牀，醡酒具也。注，流也。謂酒從糟牀流出也。

乾元 唐肅宗年號，凡二年。

同谷縣 故城卽今甘肅成縣治。

歲拾橡栗隨狙公 莊子『狙公賦茅』茅卽橡子。狙公謂畜種之人。

鑛 銳也。吳人云，犧鐵。

黃獨無苗山雪盛 黃獨狀如芋子，肉白皮黃，梁漢人蒸食之，江東人謂之土芋。陳藏器云，黃獨遇霜雪枯無苗，蓋蹲鵠之類。又蔡夢弼引別注，歲飢，土人掘以充餓，根惟一顆而色黃，故謂之黃獨。

弟 杜甫有四弟，卽潁、觀、豐、占是也。

鶩 鵩鵩大於雁，謂之鶩鵩。

鷺鵠 鶩，秃鶩，狀如鶴而大；鵠，元鵠，鶴類，以其色蒼，故曰鵠。

鍾離 今安徽鳳陽。

良人早歿 杜甫有元日寄韋氏妹詩，時已嫠居矣。

一三 詩十九首

岑參

天山雪歌送蕭治歸京

天山○有雪常不開，千峯萬嶺雪崔嵬。北風夜捲赤亭○口，一夜天山雪更厚。能兼漢月照銀山，復逐胡風過鐵關。交河城邊飛鳥絕，輪臺○路上馬蹄滑。曉靄寒氣萬里凝，闌干陰崖千丈冰。將軍狐裘臥不暖，都護○寶刀凍欲斷。正是天山雪下時，送君走馬歸京師。客中何以贈君別，惟有青青松樹枝。

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

北風捲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飛雪。忽然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散入珠簾濕羅幕，狐裘不暖錦衾薄。將軍角弓不得控，都護鐵衣冷難着。瀚海○闌干○百丈冰，愁雲黓淡萬里凝。中軍置酒飲歸客，胡琴琵琶與羌笛。○紛紛暮雪下轅門，風掣○紅旗凍不翻。輪臺東門送君去，去時雪滿天山路。山迴路轉不見君，雪上空留馬行處。

送魏升卿擢第歸東都因懷魏校書陸渾喬潭

二三 詩十九首

八九

井上桐葉赤，灞亭卷秋風。故人適戰勝，走馬歸山東。
問君如今三十幾，能使香名滿人耳。君不見三峯直上五千仞，見君文章亦如此。
如君兄弟天下稀，雄辭健筆皆若飛。將軍金印
驛②紫綬，御史鐵冠重繡衣。喬生作尉別來久，因君爲問平安否。魏侯校理復何如，
前日人來不得書。陸渾山水佳可賞，蓬閣閑時日應往。自料青雲未有期，誰知白髮偏能長。壚頭青絲白玉瓶，別時相顧酒初醒。搖鞭舉袂忽不見，千樹萬樹空蟬鳴。

熱海行送崔侍御還京

側聞陰山胡兒語，西頭熱海水如煮。
海上衆鳥不敢飛，中有鯉魚長且肥。
岸傍青草常不歇，空中白雲遙旋滅。
蒸沙爍石燃虜雲，沸浪炎波煎漢月。
陰火潛燒天地爐，何事偏烘西一隅。
勢入月窟侵太白，氣連赤坂通單于。
送君一醉天山郭，正是夕陽海邊落。
柏臺②霜威寒逼人，熱海炎氣爲之薄。

輪臺歌奉送封大夫出師西征

輪臺城頭夜吹角，輪臺城北旄頭①落。
羽書昨夜過渠黎，單于已在金山③西。
戍樓西望煙塵黑，漢兵屯在輪臺北。
上將擁旄西出征，平明吹笛大軍行。
四邊伐鼓雪海④湧，三

軍大呼陰山五動。虜塞兵氣連雲屯，戰場白骨纏草根。劍河五風急雪片闊，沙口石凍馬蹄脫。亞相四勤王甘苦辛，誓將報主靜邊塵。古來青史誰不見，今見功名勝古人。

走馬川行奉送出師西征

君不見走馬川行雪海邊，平沙莽莽五黃入天輪臺。九月風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隨風滿地石亂走。匈奴草黃馬正肥，金山西見煙塵飛。漢家大將西出師，將軍金甲夜不脫。半夜軍行戈相撥，風頭如刀面如割。馬毛帶雪汗氣蒸，五花連錢五旋作冰。幕中草檄硯水凝。虜騎聞之應膽懾，料知短兵不敢接。車師三西門佇獻捷。

銀山磧西館

銀山磧口風似箭，鐵門關西月如練。雙雙愁淚沾馬尾，颯颯胡沙近人面。丈夫三十未富貴，安能終日守筆硯！

獻封大夫破播仙三凱歌六首

漢將承恩西破戎，捷書先奏未央宮。天子預開麟閣待，祇今誰數貳師三功？

官軍西出過樓蘭，營幕傍臨月窟寒。蒲海曉霜凝馬尾，葱山夜雪撲旗竿。

鳴笳疊鼓擁回軍，破國平蕃昔未聞。丈夫鵠印搖邊月，大將龍旗掣海雲。

日落轅門鼓角鳴，千羣面縛出蕃城。洗兵魚海雲迎陣，秣馬龍堆月照營。

蕃軍遙見漢家營，滿谷連山遍谷聲。萬箭千刀一夜殺，平明流血浸空城。
暮雨旌旗濕未乾，胡煙白草日光寒。昨夜將軍連曉戰，蕃軍只見馬空鞍。

酒泉太守席上醉後作

琵琶長笛曲相和，羌兒胡籬齊唱歌。渾炙犧牛烹野駝，交河美酒金叵羅。
軍中寢無奈秦山，歸夢何！

胡笳歌送顏真卿使赴河隴

君不聞胡笳聲最悲，紫髯碧眼胡人吹。吹之一曲猶未了，愁殺樓蘭征戍兒。涼秋八月
蕭關道，北風吹斷天山草。岷崐山南月欲斜，胡人向月吹胡笳。怨兮將送君，秦山遙望
隴山雲。邊城夜夜多愁夢，向月胡笳誰喜聞？

秦箏歌送外甥蕭正歸京

汝不聞秦箏聲最苦，五色纏弦十三柱。怨調慢聲如欲語，一曲未終日移午。紅亭水

木不知暑，忽彈黃鐘㊂和白絳㊃。清風颯來雲不去，聞之酒醒淚如雨。汝歸秦兮彈秦聲，秦聲悲兮聊送汝。

涼州館中與諸判官夜集

彎彎月出挂城頭，城頭月出照涼州。㊂涼州七里十萬家，胡人半解彈琵琶；琵琶一曲腸堪斷，風蕭蕭兮夜漫漫。河西幕中多故人，故人別來三五春。花門㊃樓前見秋草，豈能貧賤相看老。一生大笑能幾迴，斗酒相逢須醉倒！

田使君美人舞如蓮花北鋌歌（此曲本出北同城）

美人舞如蓮花旋，世人有眼應未見。高堂滿地紅氍毹，試舞一曲天下無。此曲胡人傳入漢，諸客見之驚且歎。慢臉嬌娥纖復穠，輕羅金縷花葱蘢。回裾轉袖若飛雪，左鋌㊃右鋌生旋風。琵琶橫笛和未匝，花門山頭黃雲合。忽作出塞入塞聲，白草胡沙寒颯颯。翻身入破如有神，前見後見回回新。始知諸曲不可比，采蓮落梅徒聒耳。世人學舞祇是舞，姿態豈能得如此！

衛節度赤驃馬歌

君家赤驃^⑤畫不得，一團旋風桃花色。紅纓紫鞚^④珊瑚鞭，玉鞍錦韁^③黃金勒。請君
鞚^②出看君騎，尾長翠^①地如紅絲。自矜諸馬皆不及，却憶百金新買時。香街紫陌鳳城[○]
內，滿城見者誰不愛。揚鞭驟急白汗流，弄影行驕碧蹄碎。紫鬚胡雞金剪刀，平明剪出三鬢
高櫨上。看時獨意氣，衆中牽出偏雄豪。騎將獵向南山口，城南狐兔不復有。草頤一點疾
如飛，卻使蒼鷹翻向後。憶昨看君朝未央，鳴珂^②擁蓋滿路香。始知邊將眞富貴，可憐人馬
相輝光。男兒稱意得如此，駿馬長鳴北風起。待君東去掃胡塵，爲君一日行千里。

(選自岑嘉州詩集)

作者小傳

岑參，唐南陽人。早歲孤貧，能自砥礪，工綴文，時人以擬吳均何遜。官至嘉州刺史。與高適並稱高岑，然高非其敵也。

註釋

○ 天山 一名雪山，又名白山，又名折羅漫山，在新疆境內，西接於葱嶺之烏赤別里山，在新疆疏勒之西北，迤爲我國與俄羅斯之界。

赤亭 水名，在甘肅隴西縣東北。

輪臺 唐書地理志：『北庭大都護府，有輪臺縣。』今新疆輪臺縣。

都護 漢置此官，督護屬國。唐置六大都護，權任與漢同。

瀚海 沙漠也。

闌干 縱橫也。

羌笛 漢武帝時丘仲所作，長尺四寸，出於羌中，故名。

掣 手挽之，使不得自由。

舞 多可切，垂下貌。

柏臺 卽御史臺。漢時御史府中列柏樹，後遂名御史臺爲柏臺。

旄頭 史記天官書：『昴曰旄頭，胡星也。』

渠黎 漢書西域傳：『渠黎城至龜茲五百八十里。自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黎。』

金山 北邊備對：『突厥阿史那氏得古匈奴之地，居金山之陽。』一統志：『金山在陝西永昌衛城北二

里，又在故昌松縣南。』

雪海

唐書西域傳：葱嶺水南流者，經中國入於海。北流者經胡入於海北。三日行度雪海，春夏常雨雪。

陰山

在今綏遠省，亦大山也。

劍河

唐書回鶻傳：青山東有水曰劍河。

亞相

次相，指封大夫。

莽莽

空闊貌。說苑：「蒼蒼莽莽。」

連錢

馬飾也。梁元帝詩：「金絡鐵連錢。」

車師

漢書西域傳：「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

播仙

未詳其地。按唐書封常清傳，不載有破播仙之事，或卽在爲北庭都護持節伊西節度使時也。至從芝仙討小勃律時，尙不稱大夫。前輪臺歌送出師西征，殆同一事。

貳師

李廣利爲貳師將軍。

鵠印

搜神記：「漢常山張顥爲梁相。天新雨後，有鳥如山鵠，飛翔近地，令人捕之，化爲石。顥令椎破，得金印，文曰忠孝侯印，顥上之。」王昌齡詩：「丈夫鵠印撫邊月。」

洗兵

說苑：「武王伐紂，風霽而乘以大雨。散宜生曰：『此非妖與？』王曰：『非也，天洗兵也。』」

魚海 唐書：『天寶元年，河西節度使王倕克吐蕃魚海。』

龍堆 漢書西域傳：『樓蘭最東垂近漢，當白龍堆。』

酒泉 郡名，漢置。漢書註：『郡城有金泉，味如酒，故名。故城在今甘肅酒泉縣東北。』

金回羅 金酒卮也。北史：『神武宴僚屬，於坐失金回羅。』

胡笳 天中記：『胡笳者，漢張騫入西域，傳其法於西京，惟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以爲武樂，有出塞、入塞、楊柳等十曲。』

顏真卿 字清臣，玄宗時爲平原太守，討安祿山，德宗使慰諭李希烈，被殺。

蕭關 在甘肅固原縣東南。

秦山 十道山川考：『秦嶺山在秦川上邽縣。』按秦山卽南山，今自甘肅東亘陝西南部，直至河南陝縣。

隴山 秦州隴城縣有大隴山，亦曰隴首山。清水縣小龍山亦名龍城，又名分水嶺。

秦箏 風俗通：『箏，秦聲也。或言蒙恬所造。』

黃鐘 十二律之一，鐘一作鍾。

白紵 夏布之細而潔白者。古樂府有白紵歌。

㊂ 涼州 漢置，今甘肅省涼者，地處西方，常寒涼也。後漢涼州刺史治隴，今甘肅秦安縣東北有故隴城；一云治冀，今甘肅伏羌縣有冀城；三國魏移置武威，晉以後因之。

㊃ 花門 指回鶻言。唐書地理志居延海北三百里，有花門山堡。又東北千里，至回鶻牙帳，故謂回鶻爲花門。

㊄ 鋒 體頂切，疾走貌。

㊅ 騃 音票，驍勇也。——虛代式。

㊆ 鞍 苦貢切，馬勒也。

㊇ 錦韁 被於馬背，以錦爲之。韁音箋。

㊈ 鞍 音避，車上駕馬之具。

㊉ 率 蘇骨切。

㊊ 凤城 秦穆公女吹簫降其城，因號丹鳳城。其後言京城曰鳳城。

㊋ 髮 子紅切，馬頸上毛也。

㊌ 珂 石似玉者，用作馬勒飾。

二四 輞川集選

王維

余別業在輞川山谷。其遊止有孟城坳、華子岡、文杏館、斤竹嶺、鹿柴、木蘭柴、茱萸汎、宮槐陌、臨湖亭、南垞、欹湖、柳浪、鸞家瀨、金屑泉、白石灘、北垞、竹里館、辛夷塢、漆園、椒園等。與裴迪閒暇各賦絕句云。

華子岡

飛鳥去不窮，連山復秋色。上下華子岡，悵悵情何極！

木蘭柴

秋山斂餘照，飛鳥逐前侶。彩翠時分明，夕嵐無處所。○

宮槐陌

仄逕蔭宮槐，幽陰多綠苔。應門但迎掃，畏有山僧來。

柳浪

分行接綺樹，○倒影入清漪。不學御溝上，春風傷別離。

樂家瀨

颯颯秋雨中，淺淺石溜瀉。○跳波自相濺，白鷺驚復下。

北垞

北垞湖水北，雜樹映朱闌。逶迤南川水，明滅青林端。

(選自王右丞詩集)

作者小傳

見第一冊第二十九篇右丞詩選。

註釋

○ 無處所 高唐賦：『風止雨霽，雲無處所。』

○ 繺樹 江淹四時賦：『憶上國之綺樹，想金陵之蕙枝。』

○ 石溜瀉 謝朓郊遊詩：『霍靡青莎被，潺湲石溜瀉。』

文學源流六 盛唐詩

我國的詩以唐朝的爲最好；而唐朝的詩，尤以盛唐爲最好，初唐不過是繼承六朝的遺響罷了。初唐四傑王勃、楊

炳、盧照隣、駱賓王以及沈佺期、宋之間都是繼齊梁派，其間雖有陳子昂稍覺特出，氣宇不凡，但也沒有很大的成就。所以本書索性不選初唐的詩，而以李、杜、岑、王作為盛唐詩的代表。

李白和杜甫是我國詩壇的兩顆巨星，謹比較其異同如次：

一、遺傳 李白的祖先在隋末曾犯罪徙碎葉，父親客由發配地逃歸，又避仇入蜀。可見李白是有犯罪者的血的，所以他少時便『手刃數人』了。而杜甫的遠祖是晉朝儒將著名的左傳註釋者杜預，祖父則是初唐的著名詩人審言，父開又是奉天令，三代爲宦，所以杜甫少時便彬彬儒雅了。

二、夙慧 這一點倒是二人相同的。李白自云：『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又云：『十五觀奇書，作賦凌相如。』杜甫也自云：『往昔十四五，出遊翰墨場。……七齡思卽壯，開口詠鳳凰。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囊。』杜甫四歲時觀公孫大娘舞劍器，直到老時還記得，更可見杜老開知識之早。

三、漫遊 他們倆少時的漫遊也是相同的，都曾到過大江南北。惟二人求功名之心頗有不同：李白欲藉君侯的提拔，一朝青雲直上，所以蹉跎之後，有『若浮雲而無依』之感，而杜甫則想從功名進身，結果也是落第。

四、境遇 李白不僅先天的遺傳不同，就是後天的環境也是不同的。李白雖亦常受窮困，實際上並未受到十分痛苦。他當時得到玄宗的垂青，聲勢煊赫，幾不可一世。少時嘗散千金，放還時又送金子；他不愁沒有錢用，只愁錢用不

完。而杜甫却是時時遇到饑荒，一生中只過了兩年半的舒服日子，（長安半年，初入蜀居浣花溪時兩年）此外他幾乎無日不在困頓之中。看過本書中所選的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述懷、北征、羌村以及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對於他生活的艱苦，大約可以明白了。

五、思想 李白是享樂的，杜甫是博愛的；李白是利己的，杜甫是利他的。李白的思想只是『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剎那主義。本書所選的古風將進酒、短歌行以及悲歌行都十足的表現了這一種思想。杜甫因為自己窮困，推己及人，便成了博愛的利他主義者。他的三吏、三別都是極富於同情心的。

六、時代 當時君臣奢侈，李白的宮中行樂詞八首只有讚美，幾乎近於宮體；杜甫的麗人行却唱的是『炙手可熱勢絕倫，慎莫近前丞相嗔！』安祿山之亂，李白寫的是遠別離、蜀道難等，並沒有哀憐平民的話，他是站在蓮花山上，來俯視洛陽川的茫茫胡兵的；杜甫的三吏、三別却垂念到民生的疾苦。李白是俯視的，杜甫却是親入的。即同為非戰，李白也只是崇拜英雄，杜甫却能蔑視將軍的驕恣。

七、作風 不同之處甚多：李白是貴族的，浪漫的，天才的，多想像，多情感，多主觀，喜用女酒二字；杜甫是平民的，寫實的，人力的，多刻畫，多經歷，多客觀，喜用饑餓二字。

八、晚年 他們倆晚年的境遇都很不幸，可說是同點。李白因永王璘造反失敗被累，致長流夜郎，放還以後依當

墮，客死他鄉；杜甫自五十四歲到五十九歲，六年間無日不在遷徙流離之中，終於耒陽。

岑參與王維均各自成派。岑參善寫戰爭，尤善寫邊塞。他的邊塞詩大都是在佐封常卿幕時作的。他愛寫雄壯的場面，例如大雪、大熱、沙漠、大風、大冰崖、熱海、雄壯的音樂等。他的詩中的角色和切末是：戰將、都護、大旗、鼓、名馬、寶刀、戈、甲、軍樂、烽火等。本書所選各詩中均可見到。與他齊名的高適實在趕不上他，高適沒有岑參那樣的環境，只在河北做縣侯，所以也寫不出異國情調的詩來。此外的岑派作家有王昌齡、王之渙、李頃等。

王維的詩極清淡，有如出水芙蓉。極重神韻，妙在言外之意，不重繁音褥節。他是繼承陶潛的。與他齊名的有孟浩然，似稍有火氣，不及王維的已臻妙境。此外的王派作家有儲光羲、裴迪、丘為、祖詠和綦毋潛。

二五 謝小娥傳

李公佐

小娥，姓謝氏，豫章人，估客女也。生八歲，喪母，嫁歷陽俠士段居貞。居貞負氣重義，交遊豪俊。小娥父畜巨產，隱名商賈間，常與段壻同舟貨，往來江湖。時小娥年十四，始及笄。父與夫俱爲盜所殺，盡掠金帛。段之弟兄，謝之生姪，與童僕輩數十，悉沉於江。小娥亦傷胸折足，漂流水中，爲他船所獲，經夕而活。因流轉乞食至上元縣，依妙果寺尼淨悟之室。初，父之死

也，小娥夢父謂曰：「殺我者，車中猴，門東草。」又數日，復夢其夫謂曰：「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小娥不自解悟，常書此語，廣求智者辨之，歷年不能得。元和八年春，余罷江西從事，扁舟東下，淹泊建業，登瓦官寺閣，有僧齊物者，重賢好學，與余善。因告余曰：「有孀婦名小娥者，每來寺中，示我十二字謎語，某不能辨。」余遂請齊公書於紙，乃憑檻書空，○凝思默慮。坐客未倦，予悟其文。令寺童疾召小娥前至，詢訪其由。小娥嗚咽良久，乃曰：「我父及夫，皆爲賊所殺。邇後嘗夢父告曰：『殺我者，車中猴，門東草。』又夢夫告曰：『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歲久無人悟之。」余曰：「若然者，吾審詳矣。殺汝父是申蘭，殺汝夫是申春。且車中猴，車字去上下各一畫，是申字；又申屬猴，故曰車中猴。草下有門，門中有東，乃蘭字也。又禾中走是穿田過，亦是申字也。一日夫者，夫上更一畫，下有日，是春字也。殺汝父是申蘭，殺汝夫是申春，足可明矣。」小娥慟哭再拜，書申蘭申春四字於衣中，誓將訪殺二賊，以復其冤。娥因問余姓氏官族，垂涕而去。爾後小娥便爲男子服，傭保於江湖間。歲餘，至潯陽郡，見竹戶上有紙榜子，云：「召傭者。」小娥乃應召詣門，問其主，乃申蘭也。蘭引歸，娥心憤貌順，在蘭左右，甚見親愛。金帛出入之數，無不委娥。已二歲餘，竟不知娥之女人也。先是謝氏之金

寶錦繡衣物器具，悉掠在蘭家。小娥每執舊物，未嘗不暗泣移時。蘭與春宗昆弟也。時春一家住大江北獨樹浦，與蘭往來密洽。蘭與春同去經月，多獲財帛而歸。每留娥與蘭妻蘭氏同守家室，酒肉衣服，給娥甚豐。或一日，春攜文鯉兼酒詣蘭，娥私歎曰：「李君精悟玄鑒，皆符夢言。此乃天啓其心，志將就矣。」是夕，蘭與春會羣賊，畢至酣飲。暨諸兇既去，春沉醉臥於內室，蘭亦露寢于庭。小娥潛鑽春於內，抽佩刀先斷蘭首，呼號鄰人並至。春擒於內，蘭死於外，獲贓收貨，數至千萬。初，蘭春有黨數十，暗記其名，悉擒就戮。時潯陽太守張公善其志行，爲具其事上旌表，乃得免死。時元和十二年夏歲也。復父夫之讐畢，歸本里，見親屬里中豪族爭求聘，娥誓心不嫁。遂剪髮披褐，訪道於牛頭山，師事大士尼將律師。娥志堅行苦，霜春雨薪，不倦筋力。十三年四月，始受具戒於泗州。○開元寺竟以小娥爲法號，不忘本也。其年夏月，余始歸長安，途經泗濱，過善義寺謁大德尼。操戒新見者數十，淨髮鮮帔，威儀雍容，列侍師之左右。中有一尼問師曰：「此官豈非洪州李判官二十三郎者乎？」師曰：「然。」曰：「使我獲報家仇，得雪冤恥，是判官恩德也。」顧余悲泣，余不之識，詢訪其由。娥對曰：「某名小娥，頃乞食孀婦也。判官時爲辨申蘭申春二賊名字，豈不憶念乎？」余曰：「初不相記，

今卽悟也。」娥因泣，具寫記申蘭申春，復父夫之仇，志願相畢，經營終始艱苦之狀。小娥又謂余曰：「報判官恩，當有日矣。」豈徒然哉！嗟乎，余能辨二盜之姓名，小娥又能竟復父夫之讎冤，神道不昧，昭然可知。小娥厚貌深辭，聰敏端特，鍊指跛足，誓求真如。爰自入道，衣無絮帛，齋無鹽酪，非律儀禪理，口無所言。後數日，告我歸牛頭山，扁舟汎淮，雲遊南國，不復再遇。君子曰：「誓志不捨，復父夫之讎節也。傭保雜處，不知女人貞也。女子之行，唯貞與節能終始全之而已。如小娥足以敵天下逆道亂常之心，足以觀天下貞夫孝婦之節。」余備詳前事，發明隱文，暗與冥會，符於人心。知善不錄，非春秋之義也。故作傳以旌美之。

（選自太平廣記）

作者小傳

李公佐，字顥蒙，唐小說家。貞元十三年，泛瀟湘蒼梧。十八年秋，自吳之洛，暫泊淮浦。元和六年五月，以江淮從事受使至京，回次漢南。八年春，罷江西從事，扁舟東下，淹泊建業。冬，在常州。九年春，訪古東吳，泛洞庭，登包山。十三年夏月，始歸長安。經泗濱，所著有古瀛瀆經、南柯太守傳、廬江馮媛傳、謝小娥傳等，影響後來作小說者頗鉅。

○ 謝小娥傳 太平廣記卷四九一曾收此篇。又卷一二八有尼妙寂，出續幽怪錄，與李記頗有出入。又新唐書列女傳中亦敍及謝小娥，惟刪削甚多。

○ 書空 晉書殷浩傳：『浩雖被黜放，口無怨言。夷神委命，談詠不輟，雖家人不見其有流放之感，但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

○ 泗州 今鳳陽，屬安徽。

二六 南柯太守傳

李公佐

東平○淳于棼，吳楚游俠之士。嗜酒使氣，不守細行。累巨產，養豪客。曾以武藝補淮南軍裨將，因使酒忤帥，斥逐落魄，縱誕飲酒爲事。家住廣陵郡○東十里。所居宅南有大古槐一株，枝幹修密，清陰數畝。淳于生日與羣豪大飲其下。貞元七年九月，因沈醉致疾。時二友人於坐扶生歸家，臥于堂東廡○之下。二友謂生曰：『子其寢矣！余將餫○馬濯足，俟子小愈而去。』生解巾就枕，昏然忽忽，鬢髮若夢。見二紫衣使者跪拜生曰：『槐安國王遣小臣致命奉邀。』生不覺下榻整衣，隨二使至門。見青油小車，駕以四牡，左右從者七八，扶生上

車出大戶，指古槐穴而去。使者卽驅入穴中。生意頗甚異之，不敢致問。忽見山川風候草木道路，與人世甚殊。前行數十里，有郛郭[○]城堞。車輿人物，不絕於路。生左右傳車者傳呼甚嚴，行者亦爭鬪于左右。又入大城，朱門重樓，樓上有金書，題曰『大槐安國』。執門者趨拜奔走。旋有一騎傳呼曰：『王以駙馬[○]遠降，令且息東華館。』因前導而去。俄見一門洞開，生降車而入。彩檻雕楹，華木珍果，列植于庭下；几案茵褥，簾幙設膳，陳設于庭上。生心甚自悅。復有呼曰：『右相且至。』生降階祗奉。有一人紫衣象簡[○]，前趨賓主之儀敬盡焉。右相曰：『寡君不以弊國遠僻，奉迎君子，託以姻親。』生曰：『某以賤劣之軀，豈敢是望。』右相因請生同詣其所。行可百步，入朱門。矛戟斧鉞，布列左右。軍吏數百，辟易道側。生有平生酒徒周弁者，亦趨其中。生私心悅之，不敢前問。右相引生升廣殿，御衛嚴肅，若至尊之所。見一人長大端嚴，居正位，衣素練服，簪朱華冠。生戰慄，不敢仰視。左右侍者令生拜。王曰：『前奉賢尊命，不棄小國，許令次女瑤芳，奉事君子。』生但俯伏而已，不敢致詞。王曰：『且就賓宇，續造儀式。』有旨，右相亦與生偕還館舍。生思念之意，以爲父在邊將，因歿虜中，不知存亡。將謂父北蕃交遼，而致茲事。心甚迷惑，不知其由。是夕，羔雁[○]幣帛，威容儀度，妓樂絲竹，設

膳燈燭，車騎禮物之用，無不咸備。有羣女，或稱華陽姑，或稱青溪姑，或稱上仙子，或稱下仙子，若是者數輩，皆侍從數千，冠翠鳳冠，衣金霞帔，綵碧金鉢，目不可視。遨遊戲樂，往來其門，爭以淳于郎爲戲弄。風態妖麗，言詞巧艷，生莫能對。復有一女，謂生曰：『昨上巳日，吾從靈芝夫人過禪智寺，於天竺院觀右延舞婆羅門。吾與諸女坐北牖石榻上，時君少年，亦解騎來看。君獨強來親洽，言調笑謔。吾與窮英妹結絳巾，挂于竹枝上，君獨不憶念之乎？又七月十六日，吾於孝感寺悟上真子聽契玄法師講觀音經，吾於講下捨金鳳釵兩隻，上真子捨水犀合子一枚，時君亦講筵中於師處請釵合視之，賞歎再三，嗟異良久。顧余輩曰：「人之與物，皆非世間所有。」或問吾民，或訪吾里，吾亦不答。情意戀戀，矚盼不捨。君豈不思念之乎？』生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羣女曰：『不意今日與君爲眷屬。』復有三人，冠帶甚偉，前拜生曰：『奉命爲駙馬相者。』中一人與生且故，生指曰：『子非馮翊田子華乎？』田武成侯段公，因以柄託。生復問曰：『周弁在此，知之乎？』子華曰：『周生貴人也，職爲司隸，權勢甚盛。吾數蒙庇護。』言笑甚歡。俄傳聲曰：『駙馬可進矣。』三子取劍佩冕服，更衣。

之。子華曰：『不意今日獲覩盛禮，無以相忘也。』有仙姬數十，奏諸異樂，婉轉清亮，曲調悽悲，非人間之所聞聽。有執燭引導者，亦數十。左右見金翠步障，彩碧玲瓏，不斷數里。生端坐車中，心意恍惚，甚不自安。田子華數言笑以解之。向者羣女姑娣，各乘鳳翼輦，亦往來其間。至一門，號「修儀宮」。羣仙姑娣亦紛然在側，令生降車輦拜，揖讓升降，一如人間。徹障去扇，見一女子，云號金枝公主。年可十四五，儼若神仙。交歡之禮，頗亦明顯。生自爾情義日洽，榮曜日盛。出入車服，遊宴賓御，次于王者。王命生與羣寮備武衛，大獵于國西靈龜山。山阜峻秀，川澤廣遠，林樹豐茂，飛禽走獸，無不蓄之。師徒大獲，竟夕而還。生因他日啓王曰：『臣頃結好之日，大王云奉臣父之命。臣父頃佐邊將，用兵失利，陷沒胡中。爾來絕書信十七八年矣。王旣知所在，臣請一往拜觀。』王遽謂曰：『親家翁職守北土，信問不絕。卿但具書狀知聞，未用便去。』遂命妻致饋賀之禮，一以遣之。數夕還答。生驗書本意，皆父平生之跡。書中憶念教誨，情意委曲，皆如昔年。復問生親戚存亡，閭里興廢。復言路道乖遠，風烟阻絕。詞意悲苦，言語哀傷。又不令生來覲，云：『歲在丁丑，當與女相見。』生捧書悲咽，情不自堪。他日，妻謂生曰：『子豈不思爲政乎？』生曰：『我放蕩不習政事。』妻曰：『卿但爲之，余當奉

贊。」妻遂白於王。累日，謂生曰：『吾南柯政事不理，太守黜廢。欲藉卿才，可曲屈之。便與小女同行。』生教授教命。王遂勅有司備太守行李。因出金玉錦繡箱奩僕妾車馬，列於廣衢。以錢公主之行。生少遊俠，曾不敢有望，至是甚悅。因上表曰：『臣將門餘子，素無藝術，猥當大任，必敗朝章。自悲負乘，坐致覆餗。○今欲廣求賢哲，以贊不逮。伏見司隸潁川周弁，忠亮剛直，守法不回，有毗佐之器。處士馮翊田子華，清慎通變，達政化之源。二人與臣有十年之舊，備知才用，可託政事。周請署南柯司憲，田請署司農。庶使臣政績有聞，憲章不紊也。』王並依表以遣之。其夕，王與夫人餞于國南。王謂生曰：『南柯國之大郡，土地豐壤，人物豪盛，非惠政不能以治之。况有周田二贊，卿其勉之，以副國念。』夫人戒公主曰：『淳于郎性剛好酒，加之少年，爲婦之道，貴乎柔順。爾善事之，吾無憂矣。南柯雖封境不遙，晨昏有間。今日睽別，寧不沾巾。』生與妻拜首南去，登車擁騎，言笑甚歡。累夕達郡。郡有官吏、僧道、耆老、音樂、車輿、武衛、鑾鈴，爭來迎奉。人物闐咽，鐘鼓喧譁，不絕十數里。見雉堞臺觀，佳氣鬱鬱。入大城門，門亦有大榜，題以金字，曰：『南柯郡城。』見朱軒棨○戶森然深邃。生下車省風俗，療病苦，政事委以周田，郡中大理。自守郡二十載，風化廣被，百姓歌謠，建功德碑，立生祠宇。

王甚重之。賜食邑，錫爵位，居台輔。周田皆以政治著聞，遞遷大位。生有五男二女。男以門蔭授官，女亦娉于王族。榮耀顯赫，一時之盛，代莫比之。是歲，有檀蘿國者，來伐是郡。王命生練將訓師以征之。乃表周弁將兵三萬，以拒賊之衆于瑤臺城。弁剛勇輕敵，師徒敗績。弁單騎裸身潛遁，夜歸城。賊亦收輜重鎧甲而還。生因囚弁以請罪。王並捨之。是月，司憲周弁疽發背卒。生妻公主遘疾，旬日又薨。生因請罷郡，護喪赴國。王許之。便以司農田子華行南柯太守事。生哀慟發引，威儀在途，男女叫號，人吏奠饌，攀轅遮道者不可勝數。遂達于國。王與夫人素衣哭于郊，候靈舉之至。謚公主曰：『順儀公主。』備儀仗羽葆^③鼓吹，葬于國東十里盤龍岡。是月，故司憲子榮信亦護喪赴國。生久鎮外藩，結好中國，貴門豪族，靡不是洽。自罷郡還國，出入無恆，交遊賓從，威福日盛。王意疑憚之。時有國人上表云：『玄象謫見，國有大恐。都邑遷徙，宗廟崩壞。釁起他族，事在蕭牆。^④』時議以生侈僭之應也。遂奪生侍衛，禁生遊從，處之私第。生自恃守郡多年，曾無敗政，流言怨悖，鬱鬱不樂。王亦知之，因命生曰：『姻親二十餘年，不幸小女夭枉，不得與君子偕老，良用痛傷。』夫人因留孫自鞠育之。又謂生曰：『卿離家多時，可暫歸本里，一見親族。諸孫留此，無以爲念。後三年，當令迎生。』生曰：『此

乃家矣，何更歸焉？」王笑曰：「卿本人間，家非在此。」生忽若惛睡，懵然久之，方乃發悟前事，遂流涕請還。王顧左右以送生。生再拜而去，復見前二紫衣使者從焉。至大戶外，見所乘車甚劣，左右親使御僕，遂無一人，心甚歎異。生上車，行可數里，復出大城。宛是昔年東來之路，山川原野，依然如舊。所送二使者，甚無威勢。生逾快快。生問使者曰：「廣陵郡何時可到？」二使謳歌自若，久乃答曰：「少頃即至。」俄出一穴，見本里閭巷，不改往日，潛然自悲，不覺流涕。二使者引生下車，入其門，升其階，已身臥于堂東廡之下。生甚驚畏，不敢前近。二使因大呼生之姓名數聲，生遂發寤如初。見家之僮僕擁篲于庭，二客濯足于榻，斜日未隱于西垣，餘樽尚湛_㊂于東牖。夢中倏忽，若度一世矣。生感念嗟嘆，遂呼二客而語之。驚駭，因與生出外，尋槐下穴。生指曰：「此卽夢中所驚入處。」二客將謂狐狸木媚之所爲祟，遂命僕夫荷斤斧，斷擁腫，折查柄，_㊂尋穴究源。旁可袤_㊃丈。有大穴，根洞然明朗，可容一榻。上有積土壞，以爲城郭臺殿之狀。有蟻數斛，隱聚其中。中有小臺，其色若丹。二大蟻處之，素翼朱首，長可三寸。左右大蟻數十輔之，諸蟻不敢近。此其王矣。卽槐安國都也。又窮一穴，直上南枝，可四丈，宛轉方中，亦有土城小樓，羣蟻亦處其中。卽生所領南柯郡也。又一穴，西去二丈，磅礴

空塉，嵌窓異狀。中有一腐龜殼，大如斗，積雨浸潤，小草叢生，繁茂翳蔥，掩映振殼，卽生所獵靈龜山也。又窮一穴，東去丈餘，古根盤屈，若龍虺之狀。中有小土壤，高尺餘，卽生所葬妻盤龍岡之墓也。追想前事，感歎于懷，披閱窮跡，皆符所夢。不欲二客壞之，遽令掩塞如舊。是夕，風雨暴發。旦視其穴，遂失羣蟻，莫知所去。故先言『國有大恐，都邑遷徙』，此其驗矣。復念檀蘿征伐之事，又請二客訪跡于外宅東一里，有古涸澗，側有大檀樹一株，藤蘿擁織，上不見日。旁有小穴，亦有羣蟻隱聚其間。檀蘿之國，豈非此耶？嗟乎！蟻之靈異，猶不可窮，况山藏木伏之大者所變化乎？時生酒徒周弁田子華並居六合縣，不與生過從旬日矣。生遽遣家僮疾往候之。周生暴疾已逝，田子華亦寢疾于牀。生感南柯之浮虛，悟人世之倏忽，遂栖心道門，絕棄酒色。後三年，歲在丁丑，亦終于家。時年四十七，將符宿契之限矣。公佐貞元十八年秋八月，自吳之洛，暫泊淮浦，偶覲淳于生夢，詢訪遺跡，翻覆再三，事皆摭實，輒編錄成傳，以資好事。雖稽神語怪，事涉非經，而竊位著生，冀將爲戒。後之君子，幸以南柯爲偶然，無以名位驕于天壤間云。

前華州參軍李肇贊曰：

貴極祿位，權傾國都，達人視此，蟻聚何殊。

(選自太平廣記)

作者小傳

見第二十五篇謝小娥傳。

註釋

① 南柯太守傳 魯迅唐宋傳奇集：『南柯太守傳出廣記四百七十五，題淳于夢，註云出異聞錄。傳是貞元十八年作，李肇爲之贊，卽綴篇末。而元和中肇作國史補，乃云：「近代……有傳蟻穴而稱者，李公佐南柯太守……文之妖也。」（卷下）約越十年，遂訛之至此，亦可異矣。夢事亦頗流傳，宋時揚州已有南柯太守

墓，見輿地紀勝引廣陵行錄。明湯顯祖據以作南柯記，遂益廣傳至今。』

② 東平 郡名，今屬山東東平縣其舊治也。

③ 廣陵郡 故城在今江蘇江都縣東北。

④ 廬 音武，堂下周屋，亦謂之廊。

⑤ 餘 音末，食馬穀也。

二六 南柯太守傳

⑤ 鄭郭 鄭音孚，城外大郭也。

⑥ 駢馬 官名，漢置駢馬都尉，掌駢馬，謂掌副車之馬也。魏晉以後，尚公主者，皆拜駢馬都尉，世人因稱主婿爲駢馬。

⑦ 象簡 象牙所製之笏也。

⑧ 羔鴈 卿大夫贊也。禮：『凡贊，卿羔，大夫鴈。』今謂顯貴者之禮聘，恆用此語。

⑨ 覆餗 喻不勝任而敗事也。易：『鼎折足，覆公餗。』餗音速，鼎食也。膳也。

⑩ 舉 同輿。

⑪ 柴 音啓，有衣之戟也。縣長出巡，多以柴爲前衛。

⑫ 羽葆 儀仗中之華蓋，以鳥羽連綴爲飾也。

⑬ 蕭牆 言至近之地。蕭之言肅也，牆爲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牆。

⑭ 湛 同漸，浸也。禮：『湛諸美酒。』

⑮ 查柶 查同槎。張衡東京賦：『山無槎柶。』註：『斜曰槎，斬而復生日柶。』柶同蘖。

⑯ 衣 音茂，廣衣也。東西曰廣，南北曰衣。

二七 枕中記

沈旣濟

開元七年，道士有呂翁者，得神仙術，行邯鄲道中，息邸舍，攝帽弛帶，隱囊而坐。俄見旅中少年，乃盧生也。衣短褐，乘青駒，將適于田，亦止於邸中，與翁共席而坐，言笑殊暢。久之，盧生顧其衣裝敝穢，乃長歎息曰：「大丈夫生世不諧，困如是也！」翁曰：「觀子形體，無苦無恙，談諧方適，而歎其困者，何也？」生曰：「吾此苟生耳，何適之謂？」翁曰：「此不謂適，而何謂適？」答曰：「士之生世，當建功樹名，出將入相，列鼎而食，選聲而聽，使族益昌而家益肥，然後可以言適乎。吾嘗志于學，富於游藝，自惟當年，青紫可拾。今已適壯，猶勤畎畝，非困而何？」言訖，而目昏思寐。時主人方蒸黍，翁乃探囊中枕以授之，曰：「子枕吾枕，當令子榮適如志。」其枕青囊，而竅其兩端。生俛首就之，見其竅漸大，明朗乃舉身而入，遂至其家。數月，娶清河崔氏女，容甚麗，生資愈厚。生大悅，由是衣裝服馭，日益鮮盛。明年，舉進士，登第，釋褐祕校；應制，轉渭南尉；俄遷監察御史；轉起居舍人；知制誥；三載，出典同州；遷陝牧。生性好土功，自陝西鑿河八十里，以濟不通。邦人利之，刻石紀德。移節汴州。

自領河南道○採訪使徵爲京兆尹○是歲神武皇帝○方事戎狄，恢宏土宇。會吐蕃悉抹
邏及燭龍莽布支攻陷瓜沙○而節度使王君奐新被殺○河西道節度○大破戎虜，斬首七千級，開地九百里，築三大城以遮要害。
邊人立石於居延山○以頌之。歸朝冊勳，恩禮極盛。轉吏部侍郎，遷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時望清重，羣情翕習。大爲時宰所忌，以飛語中之，貶爲端州刺史○三年，徵爲常侍○
未幾，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蕭中令嵩○裴侍中光庭○同執大政十餘年，嘉謨密命，一日三接，獻替啓沃，號爲賢相。同列害之，復誣與邊將交結，所圖不軌。下制獄○府吏引從至其門而急收之。生惶駭不測，謂妻子曰：「吾家山東有良田五頃，足以禦寒餒，何苦求祿？而今及此，思衣短褐，乘青駒，行邯鄲道中，不可得也。」引刃自刎。其妻救之，獲免。其罹者皆死，獨生爲中官○保之，減罪死，投驩州○數年，帝知冤，復追爲中書令○封燕國公，恩旨殊異。生五子，曰儉，曰傳，曰位，曰倜，曰倚，皆有才器。儉進士登第，爲考功員外；傳爲侍御史；位爲大常丞；倜爲萬年尉；倚最賢，年二十八，爲左襄。其姻媾皆天下望族。有孫十餘人，兩竄荒徼，再登台鉉，出入中外，徊翔臺閣，五十餘年，崇盛赫奕。性頗奢蕩，甚好佚。

樂後庭聲色，皆第一綺麗。前後賜良田、甲第、佳人、名馬，不可勝數。後年漸衰邁，屢乞骸骨，不許。病中人候問，相踵於道，名醫上藥，無不至焉。將歿，上疏曰：「臣本山東諸生，以田圃爲娛。偶逢聖運，得列官敍。過蒙殊獎，特秩鴻私，出擁節旌，入昇台輔。周旋中外，綿歷歲時。有忝天恩，無裨聖化。負乘貽寇，○履薄增憂，日懼一日，不知者至。今年逾八十，位極三事，○鍾漏並歇，○筋骸俱耄，彌留沈頓，待時益盡。顧無成效，上答休明，空負深恩，永辭聖代。無任感戀之至。謹奉表陳謝。」詔曰：「卿以俊德，作朕元輔。出擁藩翰，○入贊雍熙，昇平二紀，○實卿所賴。比嬰疾疹，日謂痊平。豈斯沈痼，良用憫惻。今令驃騎大將軍高力士○就第候省，其勉加鍼石，爲予自愛。猶冀無妄，○期於有瘳。」是夕薨。盧生欠伸而悟，見其身方偃於邸舍，呂翁坐其傍，主人蒸黍未熟，觸類如故。生蹶然而興，曰：「豈其夢寐也？」翁謂生曰：「人生之適，亦如是矣。」生慨然良久，謝曰：「夫寵辱之道，窮達之運，得喪之理，死生之情，盡知之矣。此先生所以垂吾欲也。敢不受教。」稽首再拜而去。

(選自唐宋傳奇集)

沈旣濟，唐吳人，經學該博。以楊炎薦，召拜右拾遺史館修撰。貞元時，炎得罪，旣濟亦貶處州司戶參軍。後入朝，吏部員外郎。卒，撰有建中實錄十卷，人稱其能。

註 釋

- ① 邯鄲 地名。邯，山名；鄲，盡也。邯山至此而盡，故名。本戰國趙都，秦置邯鄲郡。今河北邯鄲縣，其故地也。
- ② 青紫可拾 青紫，謂貴官也。漢制，印綬公卿用紫，九卿用青，故云。漢書：「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
- ③ 豐 瓷之俗字。
- ④ 清河崔氏 清河，郡名，唐治清河，即今河北清河縣。按清河崔氏自南朝以來素爲望族。
- ⑤ 釋褐祕校 釋褐，謂釋賤者之服而服官服也。祕校，祕書監校書郎之省稱。
- ⑥ 渭南 縣名，即今陝西渭南縣。
- ⑦ 監察御史 掌內外糾察，并監察祭祀及監諸軍出使等。
- ⑧ 起居舍人 與起居郎分掌起居注，錄天子之言動法度，以修記事之史。
- ⑨ 知制誥 唐翰林學士入學士院一歲，則遷知制誥，專掌內命典司編誥。

② 同州 今陝西大荔縣，其舊治也。

③ 汴州 卽今河南開封縣。

④ 河南道 唐十道之一。今河南、山東、黃河以南、江蘇、安徽、淮水以北之地。

⑤ 京兆尹 爲管理京師地方之長官。

⑥ 神武皇帝 玄宗謚。

金 吐蕃悉抹邏及燭龍莽布支攻陷瓜沙。吐蕃，種族名，據有今之西藏，今尙稱西藏曰土伯特，即吐蕃之音轉也。唐時常爲邊患，唐以後不復振。悉抹邏或作悉倍邏，與燭龍莽布均爲吐蕃之大將。瓜沙兩州名，唐置，即今甘肅安西敦煌等縣地。（今敦煌有瓜州古城，距安西縣城約百里。）按吐蕃攻陷瓜州事在開元十五年（公元七二七。）

⑦ 節度使王君奐新被殺 節度使，官名，唐置。其始惟邊疆有之，後則全國偏設，所統或一道，或數州，凡軍民之政，用人理財，皆得主之，世謂之藩鎮。王君奐字威明，瓜州常樂人。開元中爲河西隴右節度使，以破吐蕃功，遷大將軍，後爲回紇人所暗殺。

⑧ 河湟 謂黃河、湟水兩流域之地。

㊂ 御史中丞 御史大夫之副。

㊃ 河西道節度 應作「河西節度」治涼州。涼州，今甘肅民饒縣，其故治也。

㊄ 居延山 居延，地名，在今甘肅西北境。

㊅ 戶部尚書 掌天下田戶均輸錢穀之政令。

㊆ 御史大夫 爲御史臺長官，掌持邦國刑憲典章，以肅正朝廷。

㊇ 端州刺史 端州，今廣東高要縣，州境出硯石，世稱端硯，唐之刺史，猶清世之知府也。

㊈ 常侍 唐置左右散騎常侍，掌侍奉規諷，備顧問應對。

㊉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唐以尚書中書門下三省之長官爲宰相，又以其官隆重，不常置，以他官攝其職，謂之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 蕭中令嵩 蕭嵩，蕭瑀曾孫，瑀，梁明帝子也。嵩於開元中以兵部尚書領朔方節度使，以敗吐蕃功，授同中書門下三品，兼中書令。

㊋ 裴侍中光庭 裴光庭，字連城，河東人。靜默寡交，歷臺省皆稱職，玄宗朝累官至侍中。

㊌ 獻替啓沃 謂獻替可否，開陳善道以告君也。蔡邕文：「智謀淺陋，無所獻替。」書：「啓乃心，沃朕心。」

制獄 卽詔獄，詔書所繫治之獄也。

中官 宦官也。

驪州 在今安南部。

中書令 中書省之長官，掌軍國之政令，蓋佐天子而執大政者也。

考功員外 吏部官屬，掌內外文武官吏之考課。

侍御史 御史臺官屬，掌糾舉百僚，推鞫獄訟。

大常丞 太常寺官屬，掌判寺事。

萬年 縣名，卽清之陝西咸寧縣，民國併入長安縣。

左襄 卽左相。

荒徼 邊荒徼外之地。

台鉉 鉉之兩耳。台鉉，猶言台輔。

○ 豈閣 後漢書：「光武皇帝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謂尙書臺出納詔命，實有宰輔之權也。後世稱閣臣曰臺閣，本此。

④ 負乘貽寇 贻，致也。易解卦：「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⑤ 三事 古謂三公爲三事，蓋三公雖無職，而外與六卿之事故名。見詩疏。

⑥ 鐘漏並歟 喻殘年也。鍾通鐘。三國志田豫傳：「年過七十而以居位，譬猶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

⑦ 藩翰 詩大雅板：「介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藩翰卽屏藩之意。

⑧ 紀 十二年爲一紀。書：「旣歷三紀。」

⑨ 騃騎大將軍高力士 漢武帝以霍去病爲驃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至唐其秩益卑，後遂以爲散官。按

高力士在唐玄宗朝累官至驃騎將軍，故云。

⑩ 無妄 易作「无妄」，无與「無」通。朱子解易无妄云：「史作無望，謂無所期望而得焉者。」

二八 鄭德璘傳

薛 瑩

貞元中，湘潭尉鄭德璘家居長沙。有親表居江夏，每歲一往省焉。中間涉洞庭，歷湘潭，多遇老叟棹舟而鬻菱芡，○雖白髮而有少容。德璘與語，多及玄解。

詰曰：『舟無糗糧，何以爲食？』

叟曰：『菱芡耳！』

德璘好酒，每挈松醪春③過江夏，遇叟無不飲之，叟飲亦不甚媿荷。

德璘抵江夏，將返長沙，駐舟於黃鶴樓下。傍有齣賈韋生者，乘巨舟，亦抵於湘潭，其夜與隣舟告別飲酒。韋生有女，居於舟之柁櫓，鄰舟女亦來訪別。二女同處笑語。夜將半，聞江中有秀才吟詩曰：

物觸輕舟心自知，風恬浪靜月光微。

夜深江上解愁思，拾得紅蕖香惹衣。

鄰舟女善筆札，因覩韋氏粧奩中有紅箋一幅，取而題所聞之句，亦吟哦良久，然莫曉誰人所製也。及旦東西而去。

德璘舟與韋氏舟同離鄂渚，信宿及暮，又同宿至洞庭之畔。與韋氏舟楫頗以相近。韋氏美而豔，瓊英膩雲，蓮蕊瑩波，露濯萍④姿，月鮮珠彩。於水窗中垂釣。德璘因窺見之，甚悅。

遂以紅綃一尺，上題詩曰：

纖手垂釣對水窗，紅蕖秋色豔長江。

既能解佩投交甫，⑤更有明珠乞一雙。

疆以紅綃惹其釣，女因收得吟翫久之，然雖諷讀，即不能曉其義。女不工刀札，又恥無所報，遂以釣絲而投夜來鄰舟女所題紅牋者，德璘謂女所製，凝思頗悅，喜暢可知。然莫曉詩之意義，亦無計遂其款曲。由是女以所得紅綃繫臂，自愛惜之。明月清風，韋舟遽張帆而去。風勢將緊，波濤恐人，德璘小舟不敢同越，然意殊恨恨。

將暮有漁人語德璘曰：『向者賈客巨舟，已全家沒於洞庭矣。』德璘大駭，神思恍惚，悲惋久之，不能排抑。將夜，爲吊江姝詩二首曰：

湖面狂風且莫吹，浪花勿縱月光微。

沈潛暗想橫波淚，得共鮫人因相對垂。

又曰：

洞庭風軟荻花秋，新沒青娥細浪愁。

淚滴白蘋君不見。月明江上有輕鷗。

詩成醉而投之。精貫神祇，至誠感應，遂感水神持詣水府。府君覽之，召溺者數輩曰：『誰是鄭生所愛？』而韋氏亦不能曉其來由。有主者搜臂見紅綃。府君語韋曰：『德璘異日是吾邑之明宰。况曩有義相及，不可不曲活爾命。』因召主者攜韋氏送鄭生。韋氏視府君乃一老叟也。

逐主者疾趨而無所礙。道將盡，覩一大池，碧水汪然。遂爲主者推墮其中。或沈或浮，亦甚困苦。時已三更，德璘未寢，但吟紅牋之詩，悲而益苦。忽有物觸舟，然人已寢。德璘遂秉炬照之。見衣服彩綉，似是人物，驚而拯之，乃韋氏也。繫臂紅綃尚在。德璘且駭喜。

良久女蘇息，及曉方能言，乃說：『府君感君而活我命。』

德璘曰：『府君何人也？』終不省悟，遂納爲室。感其異也，將歸長沙。

後三年，德璘當調選，欲謀醴陵令。

韋氏曰：『不過作巴陵耳。』

德璘曰：『子何以知？』

韋氏曰：『向者府君言是吾邑之明宰。洞庭乃屬巴陵，此可驗矣。』德璘志之，選果得巴陵令。

及至巴陵縣，使人迎韋氏，舟楫至洞庭側，值逆風不進。德璘使傭篙工者五人而迎之。內一老叟，挽舟若不爲意。韋氏怒而唾之。

叟回顧曰：『我昔水府活汝性命，不以爲德，今反生怒？』

韋氏乃悟，恐悸，召叟登舟，拜而進酒，叩頭曰：『吾之父母，當在水府，可覲否？』

叟曰：『可。』

須臾，舟楫似沒於波然，無所苦。俄到往時之水府。大小倚舟號慟。訪其父母，父母居止儼然，第舍與人世無異。韋氏詢其所須，父母曰：『所溺之物，皆能至此。但無火化，所食惟菱芡耳。』持白金器數事而遺女，曰：『吾在此無用處，可以贈爾。不得久停。』促其相別，韋氏遂哀慟別其父母。叟以筆大書韋氏巾曰：

昔日江頭菱芡人，
蒙君數飲松醪春。

活君家室以爲報，珍重長沙鄭德璘。

書訖，叟遂爲僕侍數百輩自舟迎歸府舍。俄頃舟却出於湖畔，一舟之人咸有所覩。德璘詳詩意，方悟水府老叟乃昔日鬻菱芡者。

歲餘，有秀才崔希周投詩卷於德璘，內有江上拾得芙蓉詩，卽韋氏所投德璘紅箋詩也。德璘疑詩乃詰希周對曰：『數年前泊輕舟於鄂渚，江上月明時，當未寢，有微物觸舟，芳香襲鼻，取而視之，乃一束芙蓉也。因而製詩，旣成諷詠良久，敢以實對。』

德璘嘆曰：『命也！……』

（選自唐代叢書）

作者小傳

薛瑩，唐小說家文宗時人，著有洞庭詩集一卷，全唐詩存詩十首。

註釋

○ 鄭德璘傳 龍女傳之一，此外諸篇爲洞庭山穴洛神傳等。

○ 芙 茄類植物，俗稱雞頭，生止水中。花莖及葉皆有刺，葉大而圓，平貼水面，面青背紫，夏日莖端開花，結實。

如栗穗，裹實纍累。

(三) 松醪春 酒名。

(四) 舜 音舜，灌木名，卽木槿也。

(五) 解佩投交甫 鄭交甫至漢臯臺下，見二女佩兩珠，交甫與言，『願得子之佩，』二女解與之。見列仙傳。

(六) 鮫人 述異記：『鮫人水居如魚，不廢機緘，眼泣則成珠。』

文學源流七 唐人小說

唐代小說可說是中國正式有小說的開始。唐以前的小說很少有描寫的，大半都是些簡短的筆記；直到唐代，尤其是中唐，方纔有意寫小說，不僅是事實的報告，並且有較詳細的描寫，有時竟能寫得生動感人。

唐人小說影響於後世戲劇小說甚鉅，猶之歐洲文學中的希臘神話一樣。即如本書所選的四篇，也對於後世頗有影響。李公佐的謝小娥傳曾被明凌濛初改編為評話小說，收入拍案驚奇；又被清王夫之改編為雜劇龍舟會。同人的南柯太守傳曾被明湯顯祖改編為傳奇南柯記。沈既濟的枕中記曾被元馬致遠改編為雜劇黃梁夢和元無名氏改編為呂翁三化邯鄲；又曾被明湯顯祖改編為傳奇邯鄲記。薛瑩的鄭德璘傳結構甚為工巧，後來也有將這故事改作戲曲的。

此外如陳玄祐的離魂記影響元鄭德輝的雜劇倩女離魂，自行簡的李娃傳影響元石君寶的雜劇曲江池和明朱有燉的雜劇曲江池以及明徐霖的繡襦記，元稹的鶯鶯傳影響金董解元的西廂記諸宮調以及元王實甫關漢卿的西廂，（此外還有明李日華的南西廂記等各種的西廂，不及備列）陳鴻的長恨歌傳影響元白樸的雜劇梧桐雨和王伯成的天寶遺事諸宮調，明屠長卿的傳奇綵毫記以及清洪昇的傳奇長生殿，蔣防的霍小玉傳影響明湯顯祖的傳奇紫釵記和紫簫記，許堯佐的柳氏傳影響明梅鼎祚的傳奇玉合記，李朝威的柳毅傳影響元尚仲賢的雜劇柳毅傳書和張生煮海，明許自昌的傳奇橘浦記以及清李漁的傳奇蜃中樓，薛調的無雙傳影響明陸采的傳奇明珠記，牛肅的吳保安傳影響明沈璟的傳奇埋劍記，薛用弱的王維影響明王衡的雜劇鬱輪袍，同人的王之渙影響清裘璉的旗亭館，杜光庭的虬髯客傳影響明張鳳翼的紅拂記，裴鉶的傳奇影響明梁辰魚的紅綃，明梅禹金的崑崙奴以及清尤侗的黑白衛等雜劇。以上僅就較熟稔的略加敍列，其他不及一一備述。

二九 詩四首

韓 愈

洞庭湖阻風贈張十一署①

十月陰氣盛，北風無時休。
蒼茫洞庭岸，與子維雙舟。
霧雨晦爭泄，波濤怒相投。
犬雞斷

四聽糧絕誰與謀，相去不容步，險如礙山丘。清談可以飽，夢想接無由。男女喧左右，飢啼但啾啾。非懷北歸興，何用勝羈愁。雲外有白日，寒光自悠悠。能令暫開霽，過是吾無求！

杏花

居鄰北郭古寺空，杏花兩株能白紅。曲江滿園不可到，看此寧避雨與風。二年流竄出嶺外，^(四)所見草木多異同。冬寒不嚴地恆泄，陽氣發亂無全功。浮花浪藥鎮長有，纔開還落瘴霧中。山榴躑躅^(五)少意思，照耀黃紫徒爲叢。鷗鵠鉤輪^(六)猿叫歇，杳杳深谷攢青楓。豈如此樹一來翫，若在京國情何窮。今日胡爲忽惆悵，萬片飄泊隨西東。明年更發應更好，道人莫忘鄰家翁。

劉生詩

生名師命其姓劉，自少軒輊^(八)非常儔，棄家如遺來遠遊。東走梁宋暨揚州，遂凌大江極東陬，^(九)洪濤春天禹穴^(十)幽。越女一笑三年留，南逾橫嶺入炎州。青鯨高磨波山浮，怪魅炫曜堆蛟虬。山摻^(十一)譙譟猩猩遊，毒氣爍體黃膏流。問胡不歸良有由，美酒傾水角^(十二)黃牛，妖歌慢舞爛不收。倒心迴腸爲青眸，^(十三)千金邀顧不可酬。乃獨遇之盡綢繆，瞥然一餉成十

秋昔鬚未生今白頭，五管歷徧無賢侯。迴望萬里還家羞，陽山窮邑惟猿猴。手持釣竿遠相投。我爲羅列陳前修，芟蒿斬蓬利鋤耰。天星迴環數纔周。文學穰穰困倉廩，車輕御良馬。力優咄哉識路行勿休，往取將相酬恩讐。

遊青龍寺贈崔大補闕

秋灰初吹季月管，日出卯南暉景短。友生招我佛寺行，正值萬株紅葉滿。光華閃壁見神鬼，赫赫炎官張火傘。然雲燒樹火實駢，金烏下啄頰虬卵。魂翻眼倒忘處所，赤氣冲融無間斷。有如流傳上古時，九輪照燭乾坤旱。二三道士席其間，靈液屢進玻黎盃。忽驚顏色變韶稚，却信靈僊非怪誕。桃源迷路竟茫茫，棗下悲歌徒纂纂。前年嶺隅鄉思發，躡躅成山開不算。去歲羈帆湘水明，霜楓千里隨歸伴。猿呼鼯嘯鷗鵠啼，惻耳酸腸難濯澣。思君攜手安能得，今者相從敢辭懶。由來鈍駢寡參尋，况是儒官飽閑散。惟君與我同懷抱，鋤去陵谷置平坦。年少得途未要忙，時清諫疏尤宜罕。何人有酒身無事，誰家多竹門可款。須知節候卽風寒，幸及亭午猶妍暖。南山逼冬轉清瘦，刻畫圭角出崖巔。當憂復被冰雪堆，汲汲來窺戒遲緩。

(選自韓昌黎全集)

作者小傳

見第一冊第十三篇祭女挈女文。

註釋

○洞庭湖阻風贈張十一署 自陽山徒掾江陵，永貞元年（八〇五）十月過洞庭作也。

○杏花 元和元年（八〇六）二月江陵作。

○曲江滿園 唐劇譚錄：曲江池本秦隴州，開元中疏鑿，遂爲妙境。杜甫哀江頭詩：『春日潛行曲江曲，細柳新蒲爲誰綠』者是也。

○二年流竄出嶺外 愈貞元十九年（八〇三）冬出爲陽山凡二年，至是始爲掾江陵。

○山榴躑躅 本草注：『躑躅樹生高三四尺，花似山石榴；或云一名山石榴。』

○鷓鴣鉤輶 嶺表記：『鷄鴣自呼云鉤輶。』李羣玉詩：『又聽鉤輶格磔聲。』

○劉生詩 貞元二十一年（八〇四）劉師命訪愈於陽山。

○軒輊 詩：『戎車旣安，如輕如軒。』又馬援傳：『居前不能令人輕，居後不能令人軒。』

九 東陬 東隅，卽謂越也。

禹穴 在會稽。

山參 神異經：「西方深山，有人長尺餘，袒身捕蝦蟹以食。名曰山參。」

衡 音蔗與炙同。

青眸 阮籍見佳客爲青眼。

五管 唐永徽後，以廣、桂、容、邕、安南皆隸廣府，謂之五府節度使，名嶺南五管，見舊唐書地理志。

前修 字見離騷，謂前世修能之士。

穰穰 史記：「五穀蕃熟，穰穰滿家。」

遊青龍寺贈崔大補闕 崔大名羣，字敦詩，愈同年進士也。愈元和元年（八〇六）在京師爲國子博士時作，詳詩意可見。寺在京城南門之東。洪慶善云：「詩中「正值萬株紅葉滿」，謂柿也。「靈液屢進頫黎盤」，謂食柿也。」

○ 秋灰初吹季月管 吹灰者，謂作十二律管，於室中四時位上埋之，取蘆莩燒之作灰，實之管中，以羅縠覆之，氣至則吹灰動縠。律卽候氣之管，以銅爲之。詳見漢書律歷志。

㊂ 九輪 淮南子曰：『堯時十日並出，草木焦枯。堯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九輪，謂九日車輪也。

㊂ 玻黎 亦作玻瓈，出西域。

㊂ 聚下悲歌徒纂纂 潘岳笙賦：『歌聚下之纂纂。』

㊂ 前年 謂貞元二十年（八〇五）自陽山移掾江陵。

㊂ 去歲 謂永貞元年（八〇四）春在陽山。

㊂ 空也。莊子：『導大窪。』

三〇 秦中吟一四首

白居易

重賦一

厚地植桑麻，所用濟生民。生民理布帛，所求活一身。身外充征賦，上以奉君親。國家定兩稅，一本意在愛人。厥初防其淫，明敕內外臣。稅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論。奈何歲月久，貪吏得因循。浚我以求寵，斂索無冬春。織絹未成匹，繅絲未盈斤。里胥迫我納，不許暫逡巡。歲暮天地閉，四陰風生破村。夜深煙火盡，霰雪白紛紛。幼者形不蔽，老者體無溫。悲喘與寒氣，並

入鼻中辛。昨日輸殘稅，因窺官庫門。縉帛如山積，絲絮似雲屯。號爲羨餘物，隨日獻至尊。奪我身上煖，買爾眼前恩。進入瓊林_㊂庫，歲久化爲塵。

傷宅_㊃

誰家起甲第，朱門大道邊。豐屋中櫛比，高牆外迴環。纍纍六七堂，棟宇相連延。一堂費百萬，鬱鬱起青煙。洞房溫且清，寒暑不能干。高堂虛且迥，坐臥見南山。繞廊紫藤架，夾砌紅藥欄。攀枝摘櫻桃，帶花移牡丹。主人此中坐，十載爲大官。廚有臭敗肉，庫有貫朽錢。誰能將我語，問爾骨肉間？豈無窮賤者，忍不救飢寒？如何奉一身，直欲保千年？不見馬家宅，今作奉誠園。_㊄

輕肥_㊅

意氣驕滿路，鞍馬光照塵。借問何爲者，人稱是內臣。朱紱皆大夫，紫綬或將軍。誇赴軍中宴，走馬去如雲。尊罍溢九醞，_㊆水陸羅八珍。_㊇果擘洞庭橘，膾切天池鱗。食飽心自若，酒酣氣益振。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歌舞_㊈

秦中歲云暮，大雪滿皇州。雪中退朝者，朱紫盡公侯。貴有風雪興，富無飢寒憂。所營唯第宅，所務在追遊。朱門車馬客，紅燭歌舞樓。歡酣促密坐，醉煖脫重裘。秋官○爲主人，廷尉○居上頭。日中爲一樂，夜半不能休。豈知閔鄉○獄中有凍死囚。

(選自白氏長慶集)

作者小傳

白易居（七七二——八四六）字樂天。其先爲太原人，後家韓城，又徙下邦。唐貞元中，擢進士，補校書郎。遷左拾遺。後對殿中，論執強硬，罷拜左贊善大夫，出爲江州司馬。累遷杭蘇二州刺史。文宗立，遷刑部侍郎。二李黨事興，居易恥緣黨人升，乃移病分司東都，以太子少傅進鴻臚侯。居易文章精切，尤工詩，平易近人，老嫗都解。著有長慶集七十五卷，又作六帖三十卷，並傳於世。

註釋

○ 秦中吟 凡十首，茲錄其四。原有序云：「貞元元和（七八五——八二〇）之際，予在長安。聞見之間，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命爲秦中吟。」

○ 重賦 一作無名稅。

三、兩稅 唐德宗時，楊炎爲相，遂作兩稅法，令以錢輸稅，分夏秋兩期取之；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置兩稅使以總之。

四、天地閉 易經：「天地閉，賢人隱。」

五、瓊林 庫名。唐德宗在奉天行在廡下，置瓊林大盈二庫，別藏寶物。

六、傷宅 一作傷大宅。

七、不見馬家宅今作奉誠園 元稹奉誠園詩：「蕭相深誠奉至尊，舊居求作奉誠園。」自註：奉誠園，馬司徒舊宅。按：馬司徒，馬周也。太宗時爲中書令，旋攝吏部尚書。新唐書馬周傳：「初，帝遇周厚，周頗自負，爲御史時，遣人以圖購宅。衆以其與書生，素無資，皆竊笑。它曰：白有佳宅，直二百萬。周遽以聞，詔有司給直，並賜奴婢什物，由是人乃悟。」奉誠園在丹鳳門南出第六坊之安道坊。德宗初立，命馬璘子獻其園，隸官司，謂之奉誠園。

八、輕肥 一作江南旱。

九、九醞 西京雜記：「漢制：宗廟八月飲酎，用九醞太牢。皇帝侍祠，以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一曰九醞，一名醇酎。」

三〇 秦中吟四首

◎ 八珍 周禮家宰膳夫：『凡王之饋……珍用八物。』註：『珍謂淳熬、淳母、炮豚、炮牂、擣珍、漬、熬、肝膏也。』

◎ 天池 初學記：『海，一名天池。』

◎ 歌舞 一作傷闕鄉縣囚。

◎ 秋官 周置六官，以司寇爲秋官；唐改刑部爲秋官。

◎ 廷尉 秦官名，掌刑獄，歷代因之。

◎ 閩鄉 隋置縣，唐屬河南道虢州，今河南閩鄉縣。

三 金鑑集選

溫庭筠

遐方怨

憑繡檻，解羅幃。未得君書斷腸，瀟湘春雁飛，不知征馬幾時歸。海棠花謝也，雨霏霏。

夢江南

梳洗罷，獨倚望江樓。過盡千帆皆不是，斜暉脈脈水悠悠，腸斷白蘋洲。

荷葉盃

一點露珠凝冷，波影滿池塘。綠莖紅豔兩相亂，腸斷水風涼。

鏡水夜來秋月如雪，採蓮時小娘紅粉對寒浪，惆悵正相思。

楚女欲歸南浦，○朝雨濕愁紅，小船搖漾入花裏，波起隔西風。

(選自金鑑集)

作者小傳

溫庭筠，字飛卿，唐太原人。少敏悟，有天才能，走筆成萬言，並善鼓琴吹笛。側詞絕曲，與李商隱齊名，時號溫李。尤工律詩，每一韻一吟而已，場中號曰溫八吟；或謂八叉手成八韻，故曰溫八叉。仕終國子助教，後竟流落而死。著有漢南真稿、握蘭集、詩集、金鑑集等。

註釋

○南浦 在武昌南三里，源出景首山西，入口在郭南。楚辭：『送美人兮南浦。』江淹別賦：『春草碧色，春水綠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

三一 李後主詞選

李煜

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雕闌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二）

望江南（三）

閒夢遠，南國正芳春：——船上管絃江面綠，滿城飛絮混輕塵，忙殺看花人。
閒夢遠，南國正清秋：——千里江山寒色暮，蘆花深處泊孤舟，笛在月明樓。
多少恨！——昨夜夢魂中，還似舊時遊上苑，車如流水馬如龍，花月正春風！
多少淚！——斷臉復橫顧，心事莫將和淚說，鳳笙休向淚時吹，腸斷更無疑！

相見歡

無言獨上西樓，月如鉤。寂寞梧桐深院鎖清秋。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別是一般滋味在心頭。

烏夜啼

昨夜風兼雨，簾幙颯颯^④秋聲；燭殘漏斷頻欹枕，起坐不能平。世事漫隨流水，算來

夢裏浮生。醉鄉路穩宜頻到，此外不堪行。

子夜歌^(五)

人生愁恨何能免？銷魂獨我情何限！故國夢重歸，覺來雙淚垂。
高樓誰與上？長記秋晴望。往事已成空，還如一夢中。

浪淘沙

往事只堪哀，對景難排。秋風庭院蘚侵階。一行珠簾閒不捲。終日誰來？金劍已沈埋，壯氣蒿萊。晚涼天靜月華開。——想得玉樓瑤殿影，空照秦淮！簾外雨潺潺，_{(因}春意闌珊，羅衾不耐五更寒。夢裏不知身是客，一餉貪歡。獨自莫凭闌，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

(選自李後主詞)

作者小傳

李煜（九三七——九七八）字重光，初名從嘉，爲南唐主李璟第六子，宋建隆二年嗣位建康。開寶七年，宋太祖屢遣人詔其北上，均辭不去。同年，宋師直取金陵。次年十一月城陷，後主肉袒降於軍門。明年正月，徙至京師，

封違命侯。太宗卽位，進封隨西郡公。遇害後，追封吳王，葬洛陽北邙山。

註釋

○ 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

唐餘紀傳

『煜以七夕日生，是日燕飲，聲伎徹於禁中。太宗衡其有「故國不堪

回首」之詞，至是又憚其酣暢，乃命楚王元佐等，攜觴就其第而助之歡。酒闌，煜中牽機藥毒而死。』

○ 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陸游避暑漫鈔

『李煜歸朝後，鬱鬱不樂，見於詞語。在賜第七夕，命故妓作樂，聲

聞於外，太宗怒，又傳「小樓昨夜又東風」及「一江春水向東流」之句，並坐之，遂被禍。』

○ 望江南 前二首原作望江梅，實即望江南也。

○ 萬葉 音塞，風雨聲也。

○ 子夜歌 即菩薩蠻。

○ 簾外雨潺潺 此詞爲李煜最後之作品。西清詩話：『後主歸朝後，每懷江國，且念嬪妾散落，鬱鬱不自聊，

遂作此詞，含思悽愴，未幾下世。』

文學源流八 中唐詩與晚唐五代詞

詩到中唐，多繼盛唐遺響；韋應物、柳宗元、劉長卿則追蹤王孟；元稹、白居易則繼承杜甫；惟韓愈、孟郊、賈島別成一

派，李賀開晚唐詩之先路，但其作風之怪特不羈，實也略近李白。這些人中最可注意的大家，是韓愈和白居易。乾隆所選唐宋詩醇僅六家，宋爲蘇軾、陸游、唐除李杜外就是韓白，足見韓白的重要。

韓愈的詩多寫陰濕之景。洞庭湖阻風云：『霧雨晦爭泄。』杏花云：『鷓鴣鉤輒猿叫歇，杳杳深谷攢青楓。』劉生詩云：『怪魅炫耀堆蛟虬，山參譸謀猩猩遊。』遊青龍寺云：『猿呼鼯嘯鵠鵠啼。』他好以作文之法作詩，嗟哉董生行云：『壽州屬縣有安豐，唐貞元時縣人董生召南隱居行義於其中……嗟哉！董生朝出耕，夜歸讀古人書，盡日不得息，或山而樵，或水而魚。』

白居易是社會詩人。他的與元九書云：『詩之豪者稱李杜；李之作才已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首。至於貫穿古今，覩縷格律，盡工盡善，又過於李焉。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塞廬子、留花門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亦不過十之三四。杜尚如此，况不逮杜者乎？』言外之意，他是想將社會詩寫得比杜甫更多的。他的新豐折臂翁和賣炭翁都爲人所熟知，所以本書不選，只選秦中吟裏比較不大有人選的輕肥、重賦、傷宅和歌舞。

晚唐詩人的代表是唯美派，主要的人物是溫庭筠、李商隱和杜牧。

詩到中唐，漸趨末路，所以有新的詩體——詞，起來替代牠。詞的起源說者不一，至少有五種說法，現在略敍於次，

三二 李後主詞選

並一一加以駁斥：

一、詩經起源說 主張此說者有丁藥園的藥園閑話和劉師培的論文雜記，他們以爲詞的字數長短，詩經裏都有例可尋。這個祖宗實在拉得太遠了。論者只看見外形律偶有相似之處，便權認作祖宗所引的又只是詩經各章的一片斷，論者知道如果全引下來，以四言爲多，會要變成贊成功或六州歌頭之類，所以索性來一個截頭去尾；至於把「在南山之陽」的二二二調認作二三調，那更是意中之事。語言、韻味、音節完全不同的詩經和詞拉在一起說，一個天南，一個地北，實無一辯的價值。柔婉和諧的詞是決不能與音義古樸的詩經相提並論的。

二、樂府起源說 主張此說者甚多，有策學備纂、詩體明辨、詞苑叢談、日知錄、戲曲考源等。今舉徐鉉的詞苑叢談爲代表：『填詞原本樂府，菩薩蠻以前，追而溯之，梁武帝江南弄、沈約六憶詩皆詞之祖。』又云：『沈約六憶詩其三云：「憶眠時，人眠獨未眠。解羅不待勸，就枕更須牽。復恐旁人見，嬌羞在燭前。」亦詞之濫觴也。』此說較不勉強。因爲樂府的韻味，尤其是這首六憶詩，與詞實在極相似。不過，究因所用的樂調不同，我們還是不能加以承認。

三、詩餘起源說 主張此說者有沈雄的柳塘詞話，他的論據不過是詞中曾引用過詩句或其詩意，這是以特例來概稱全體的。詞用詩句，或取其便，或爲遊戲。賀鑄詞尤喜用杜牧詩及其他舊句，這只是一小部分的詞的現象，不能就以之爲詞的起原。宋翔鳳的樂府餘論較有識見：『謂之詩餘者，以詞起於唐人絕句，如太白之清平調，即以被之樂，

府。……旗亭畫壁賭唱，皆七言絕句。不過宋翔鳳也未能詳論，只知唐詩可歌，究竟怎樣歌法，依舊一字不會提起。

四、李白起源說 主張此說者爲黃叔暘。他說：『太白菩薩蠻憶秦娥二詞爲百代詞曲之祖。』尊前集選李白詞十二首，全唐詩又增桂殿秋二首，其實都是僞作，證據有十一個：一、樂府詩集不收李白憶秦娥諸詞。二、李白全集中不收詞句。三、假定李白曾作詞，何人盛唐更無他人作詞，直到中唐纔有劉白出來呢？四、桂殿秋二首，彥周詩話謂爲李衛公作，湘江詩話又謂爲神仙所作。五、湘山野錄謂「平林漠漠煙如織」（菩薩蠻）不知何人作。六、「遊人盡道江南好」一首乃割裂韋莊的「人人盡說江南好」及「翠屏金屈曲」而成。七、「舉頭忽見衡陽雁」乃宋陳以莊所作。八、菩薩蠻調起於晚唐。杜陽雜編云：「太白之世尚未有斯題，何得預製其曲耶？」九、筆叢論菩薩蠻憶秦娥二詞云：「氣亦豪颯，于太白超然之致，不啻霄壤。」十、筆叢又謂清平樂五首乃五代人僞作。十一、清平樂「一笑皆生百媚」襲用白居易長恨歌：「回頭一笑百媚生。」

五、泛聲起源說 此說在五說中算是比較最令人滿意的，雖然也有應該修正的地方。朱熹的朱子語類說：「古樂府只是詩中間卻添了許多泛聲。後來人怕失了那泛聲，遂一聲添個實字，遂成長短句。今曲子便是。」全唐詩說：「唐人樂府元用「律」「絕」等詩，雜和聲歌之。其并和聲作實字，長短其句以就曲拍者爲填詞。」方成培的香研居詞塵說：「唐人所歌多五七言絕句，必難以散聲，然後可被之管絃。……後來遂譜其散聲，以字句實之，而長短句興焉。故詞

者，所以繼絕體之窮而上承樂府之變也。」胡元任的苦溪漁隱詩話說：「唐初歌詞多是五言詩或七言詩，初無長短句。自中葉以後，至五代漸成長短句。……小秦王是七言八句。……必須難以虛聲，乃可歌耳。」鄒祇謨詞衷說：「有二句合作一句，一句分作兩句者。字句不差，妙在歌者，上下縱橫所協。」唐詩入樂，可有「泛聲」「和聲」「散聲」或「虛聲」，這是不錯的。不過說後人爲要保存那些泛聲，便連原有的有字之音和無字之音一概填以實字，形成了現在的長短句，那也未必盡然。最早的趙崇祚詞的選集花間集約七十五調，其中倒有二十六調是有異式的，有異式即有泛聲，可見長短句也不會『逐一聲添個實字』。所以，我們只能說歌詞與樂曲逐漸接近，詩人取現成的樂曲，依其曲拍，作爲歌詞，便成爲長短句。還有一部分歌詞是樂工初作而由詩人改潤的。

詞既不起於李白，應該起於什麼時候呢？盛唐玄宗不是作過好時光麼？『寶髻（偏）宜宮樣，（蓮）臉嫩，體紅香。眉黛不須（張敞）畫，天教入鬢長。莫倚傾國貌，嫁取（個）有情郎。彼此當年少，莫負好時光。』不過，我們須知原作只是一首五言古詩，括弧內的字是後人給加上的。至於隋煬帝的望江南八首更是宋人小說海山記所僞託。此調是到中唐纔有的，段安節樂府雜錄云乃李德裕爲亡姬謝秋娘作。且唐人所作望江南均爲單調，直到五代牛穎都是如此，楊廣時代在前，又怎能作雙調呢？

這樣說來，楊廣、李隆基、李白的詞都不可靠，只有中唐的詞纔可靠；我們可以斷定詞是起源於中唐的。中唐如韋

應物、王建、劉禹錫、白居易、張志和等，都有詞留傳下來，載在尊前集。但他們的詞大都是詩的形式，以五言和七言為多。如楊柳枝、竹枝、浪淘沙都是七絕，紅那曲是五絕，三臺是六言絕句，拋球樂是五言六句。瀟湘神是把首句改為三三句的七絕，如夢令又不可信，比較上真的可以算作詞的只有調笑和憶江南而已。

晚唐詞溫庭筠是可以自立一派的，所以本書選了他幾首詞。不過這幾首詞並不能代表他的風格。他的特點是多用富麗的字面，如「金」「鴛鴦」「鵝鴨」「鳳」「蝶」「翠」「鉗」「釵」等，大都是形容女子的裝飾和用品的。這些帶鳥字旁或金字旁的字特別筆畫多，並且字形美麗，使讀者很神祕的發生富麗之感。王國維說：『「畫屏金鵝鴨」，飛卿語也，其詞品似之。』這話是很對的。茲舉他的菩薩蠻為例：『小山重疊金明滅，鬢雲欲度香顛雪。懶起畫娥眉，弄裝梳洗遲。照花前後鏡，花面交相映。新帖繡羅襦，雙雙金鵝鴨。』與他同派的有毛文錫（虞美人、喜遷鶯等）和凝（臨江仙、菩薩蠻、山花子、天仙子、春光好等）、牛嶠（女冠子、應天長、菩薩蠻等）、顧夐（廣美人、應天長、浣溪沙、退方怨、獻衷心、訴衷情等）等。略似溫詞的有魏承班和張泌。

李煜的詞足為婉約作風的代表。本書選了他的詞，則在他以前的韋莊、馮延巳和在他以後的宋初詞人的詞都可以不選了。李煜亡國後諸作尤為沈痛，所以本書所選，大都是這時期的作品。

三三 東坡樂府選

蘇 輓

江城子（密州出獵）

老夫聊發少年狂，左牽黃，右擎蒼，錦帽貂裘，千騎卷平岡。爲報傾城隨太守，親射虎，看孫郎。○ 酒酣胸膽尙開張，鬢微霜，又何妨。持節雲中，何日遣馮唐？○ 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

陽關曲（贈張繼愿）

受降城○ 下紫髯郎，戲馬臺○ 南舊戰場。恨君不取契丹○ 首，金甲牙旗歸故鄉。

漁父○

漁父飲，誰家去，魚蟹一時分付。酒無多少醉爲期，彼此不論錢數。

又

漁父醉，蓑衣舞，醉裏卻尋歸路。輕舟短棹任橫斜，醒後不知何處。

又

漁父醒，春江午，夢斷落花飛絮。酒醒還醉醉還醒，一笑人間今古。

念奴嬌○（赤壁懷古）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崩雲，驚濤裂岸，捲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強虜灰飛煙滅。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間如夢，一尊還酹江月。△

水調歌頭○（丙辰中秋，歡飲達旦，大醉，作此篇，兼懷子由。）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惟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念奴嬌○（中秋）

憑高眺遠，見長空萬里，雲無留迹。桂魄飛來，光射處，冷浸一天秋碧。玉宇瓊樓，乘鸞來去，人在清涼國。江山如畫，望中煙樹歷歷。我醉拍手狂歌，舉杯邀月，對影成三客。○起舞

徘徊風露下，今夕不知何夕。便欲乘風，翻然歸去，何用騎鵬翼！水晶宮裏，一聲吹斷橫笛。

浣溪沙^㊂

簌簌衣巾落棗花。村南村北響綠車。牛衣古柳賣黃瓜。
漫思茶，敲門試問野人家。酒困路長惟欲睡。日高人渴

行香子

清夜無塵，月色如銀，酒斟時須滿十分。浮名浮利，虛苦勞神，歎隙中駒。^㊃石中火，^㊄夢中身。雖抱文章，開口誰親？且陶陶樂盡天真。幾時歸去，作個閒人，對一張琴，一壺酒，一溪雲。

(選自東坡樂府)

作者小傳

見第一冊第二十二篇韓幹畫馬贊。

註釋

○ 江城子 傅藻紀年錄：『乙卯冬，祭常山回，與同官習射放鷹作。』按此年爲一〇七五年，時蘇軾四十歲。

孫郎 謂三國時孫策也，權之兄。

○ 馬唐 漢安陵人文帝時官中郎署長。時匈奴方入寇，因上問廉頗、李牧言漢之文法太密，賞輕罰重，致將士莫爲盡力，並言雲中守魏尚削職之冤。文帝悅，特令唐持節赦魏尚。武帝時舉賢良，唐時年九十餘，不能復爲官，乃以其子爲郎。

○ 天狼 楚辭：「舉長矢兮射天狼。」恆星最近地者爲天狼星，冬春之際現於南方，最近約一三六兆里，較日光大四十二倍，由地面望之頗閃爍。

○ 陽關曲 紀年錄：「戊午作。」按此年爲一〇七八年，時蘇軾四十三歲。

○ 受降城 唐時受降城有三：中城在朔州，西城在靈州，東城在勝州。皆在黃河之外，即今綏遠一帶。

○ 戲馬臺 在河南臨漳縣西，後趙石虎築。

○ 契丹 國名，東胡種，後改國號曰遼，爲金所滅。

○ 漁父 朱祖謀東坡樂府編年本：「三希堂法帖公書此詞，前二首題作漁父破子，是確爲長短句，而詞律未收，前人亦無之，或公自度曲也。從詩集編乙丑。」按此年爲一〇八五年，時蘇軾五十歲。

○ 念奴嬌 紀年錄：「壬戌七月作。」按此年爲一〇八二年，時蘇軾四十七歲。

赤壁 在今湖北嘉魚縣東北江濱，周瑜劉備大破曹操軍於此。而黃岡縣城外亦有赤壁，東坡遊其地，誤以爲周郎赤壁，然亦不盡信之。軾寄范子豐即云：『傳云曹公敗所，所謂赤壁者，或曰非也。』

小喬 周瑜妻。喬一作「橋」，蓋漢太尉橋玄之女也。

綸 音關。綸巾，青絲綬爲巾也。

水調歌頭 王宗稷年譜：『丙辰作。』按此年爲一〇七六年，時蘇軾四十一歲。

念奴嬌 此詞似爲水調歌頭之改作，二詞相同之字至少在十七字以上，謹對照如次：

水	調	歌	頭	念	奴	嬌
---	---	---	---	---	---	---

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惟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
玉宇瓊樓，……人在清涼國。……我醉拍手狂歌，舉杯邀月，對影成三客。……今夕不知何夕，便欲乘風，翻然歸去，……水晶宮裏，一聲吹斷橫笛。

王宗稷年譜：『壬戌八月十五日作。』按此年爲一〇八二年，時蘇軾四十七歲。

舉杯邀月對影成三客。李白月下獨酌：『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

浣溪沙 紀年錄：『戊午作。』

隙中駒 史記：『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

石中火 新論：『人之短生，猶如石火，爍然以過。』

三四 清真集選

周邦彥

蘭陵王

柳煙直，煙裏絲絲弄碧。隋堤○上，曾見幾番，拂水飄絲送行色。登臨望故國，誰識京華倦客。長亭路，年去歲來，應折柔條過千尺。閒尋舊蹤跡，又酒趁哀絃，燈照離席。梨花榆火○催寒食，愁一箭風快，半篙波暖，回頭迢遞便數驛，望人在天北。悽惻恨堆積，漸別浦繁回，津堠岑寂，斜陽冉冉春無極。念月榭攜手，露橋聞笛，沈思前事，似夢裏淚暗滴。

六醜（薔薇謝後作）

正單衣試酒，悵客裏光陰虛擲。願春暫留，春歸如過翼，一去無迹。爲問家○何在，夜來

風雨葬楚宮傾國。釵墮處遺香澤。亂點桃蹊，輕翻柳陌，多情爲誰追惜？但蜂媒蝶使，時叩窗隔。東園岑寂，漸濛籠暗碧。^四 靜繞珍叢底，成歎息。長條故惹行客，^五似牽衣待話，別情無極。殘英小，強簪巾幘。經不似一朵釵頭顫嫋，向人欹側。漂流處，莫趁潮汐。恐斷紅，尙有相思字，何由見得！

夜飛鵠

河橋送人處，涼夜何其。斜月遠墜餘輝。銅盤燭淚已流盡，霏霏涼露沾衣。相將散離會，探風前津鼓，樹杪參旗。^四 花驄會意，縱揚鞭，亦自行遲。迢遞路回清野，人語漸無聞，空帶愁歸。何意重經前地，遺鉏不見，斜徑都迷。兔葵燕麥，向斜陽欲與人齊。但徘徊班草，^六 歎歎醉酒，極望天西。

滿庭芳（夏日溧水無想山作）

風老鶯雛，雨肥梅子。^二 午陰嘉樹清圓。地卑山近，衣潤費鑪煙。人靜鳥鳶自樂。^三 小橋外，新綠濺濺。憑闌久，黃蘆苦竹，疑泛九江船。^三 年年如社燕，飄流翰海來寄修椽。^四 且莫思身外，長近尊前。^一 憔悴江南，倦客不堪聽，急管繁絃。歌筵畔，先安簾枕，容我醉時眠。

(選自清真詞)

作者小傳

周邦彥(一〇五六——一二二一)字美成，宋錢塘人。元豐中獻汴都賦，召爲太樂正。徽宗時仕至徽猷閣待制，提舉大晟府，出知順昌府，提舉洞霄宮，晚居明州卒。自號清真居士。有片玉詞二卷，補遺一卷。

註釋

① 隋堤 隋煬帝疏洛爲河，抵江都，沿河築堤種柳，謂之隋堤。

② 榆火 周禮有云：『春取榆柳之火。』唐會要云：『清明取榆柳之火以賜近臣，順陽氣。』

③ 家 此家指春之家，非自指也。

④ 濛籠暗碧 言綠葉成陰也。

⑤ 長條故惹行客 薔薇多刺，動惹人衣，本極常事。

⑥ 風前津鼓樹杪參旗 津鼓參旗疑均天上星宿名，非送行之人間旗鼓也。津鼓疑卽河鼓，星名。天文志：『河鼓三星，在牽牛北，天鼓也；主軍鼓。』參乃與商併稱之星名，參西商東，相背而出，永不相見。杜甫詩：『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

⊕ 班草 猶言「班荆」席地而坐也。

㊂ 雨肥梅子 杜甫詩：『紅綻雨肥梅。』

㊃ 人靜烏鳶自樂 杜甫詩：『人靜烏鳶樂。』

㊄ 黃蘆苦竹疑泛九江船 白居易琵琶行：『住近湓城地低濕，黃蘆苦竹繞宅生，』故云疑泛九江船也。

㊅ 且莫思身外長近尊前 杜甫詩：『莫思身外無窮事，且盡尊前有限杯。』

三五 稼軒長短句選

辛棄疾

水龍吟（一壽韓南澗二尙書）

渡江天馬南來，幾人真是經綸手，長安父老，新亭風景，可憐依舊！夷甫諸人，神州陸沈，幾曾回首？算平戎萬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公知否？况有文章山斗，對桐蔭滿庭清晝。當年墮地，而今試看，風雲奔走，綠野風煙，平原草木，東山歌酒。待他年整頓乾坤事了，爲先生壽。

賀新郎（一贈金華杜仲高）

細把君詩說，恍餘音釣天浩蕩，洞庭膠葛。[○]千丈陰崖塵不到，惟有層冰積雪，乍一見
寒生毛髮。自昔佳人多薄命，對古來一片傷心月。金屋冷，夜調瑟。去天尺五[○]君家別，看
乘空魚龍慘淡，風雲開合。起望衣冠神州路，白日銷殘戰骨。歎夷甫諸人清絕，夜半狂歌悲
風起，聽錚錚陣馬簫間鐵。南共北，正分裂！

破陣子[○]（爲陳同甫賦壯詞以寄之）

醉裏挑燈看劍，夢回吹角連營。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聲。沙場秋點兵。馬
作的盧[○]飛快，弓如霹靂弦驚。了却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後名。可憐白髮生！

滿江紅[○]（賀王帥宣子平湖南寇）[○]

笳鼓歸來，舉鞭問何如諸葛？人道是匆匆五月，渡瀘深入！白羽生風貌虎謨，青溪路斷
鼈鱉[○]泣。早紅塵一騎[○]落平岡，捷書急。三萬卷，龍頭客，渾未得文章力。把詩書馬上，[○]
笑驅鋒鏑。金印明年如斗大，貂蟬却自兜鍪[○]出。待刻公勳業，到雲霄，浯溪[○]石。

漢水東流，都洗盡髭胡膏血。人盡說君家飛將[○]，舊時英烈。破敵金城雷過耳，談兵玉
帳冰生頰。想王郎結髮賦從戎，傳遺業。腰間劍，聊彈鋏；尊中酒，堪爲別；况故人新擁漢壇

旌節馬革裹屍（五）當自誓，蛾眉伐性（五）休重說。但從今記取楚臺風，（五）庾樓月。

木蘭花慢（三）（席上送張仲固帥興元（三））

漢中開漢業，問此地，是耶非？想劍指三秦，君王得意，一戰東歸。興亡事今不見，但山川滿目淚沾衣。落日胡塵未斷，西風塞馬空肥。一篇書是帝王師，小試去征西。更草草離筵，匆匆去路，愁滿旌旗。君思我，回首處，正江涵秋影，雁初飛。安得車輪四角，不堪帶減腰圍。

賀新郎（三）（同甫見和，再用韻答之）

老大那堪說！似而今元龍（四）臭味，孟公（四）瓜葛。我病君來高歌飲，驚散樓頭飛雪，笑富貴千鈞如髮。硬語盤空誰來聽？記當時只有西窗月。重進酒，換鳴瑟。事無兩樣人心別，問渠儂，神州畢竟幾番離合？汗血鹽車（五）無人顧，千里空收駿骨。（五）正日斷關河路絕，我最憐君中宵舞，（五）道男兒到此心如鐵。看試手，補天裂。

八聲甘州（五）（用李廣事贈寄楊民瞻）

故將軍飲罷，夜歸來，長亭解雕鞍。恨灞陵醉尉，匆匆未識，桃李無言。（五）射虎山橫一騎，裂石響驚弦。（三）落魄封侯事，歲晚田園。誰向桑麻杜曲，要短衣匹馬，移住南山。看風流慷慨

慨，談笑過殘年。漢開邊，功名萬里，甚當時健者也曾寒。紗窗外，斜風細雨，一陣輕寒。

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

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舞榭歌台，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斜陽草樹，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贏得倉皇北顧。四十三年，望中猶記，烽火揚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鴉社鼓。憑誰問，廉頗老矣，尙能飯否？

南鄉子（登京口北固亭）

何處望神州？滿眼風光北固樓。千古多少興亡事，悠悠，不盡長江滾滾流。年少萬兜鍪，坐斷東南戰未休。天下英雄誰敵手？曹劉生子當如孫仲謀。

（選自稼軒長短句）

作者小傳

辛棄疾（一一四〇——一二〇七）字幼安，號稼軒，宋濟南歷城人。耿京聚兵山東，節制忠義軍馬，留掌書記。紹興三十二年令奉表南歸。高宗召見，授承務郎。寧宗朝累官浙東安撫使，加龍圖閣待制，進樞密都承旨卒。德

祐初以謝枋得請贈少師，謚忠敏，有稼軒長短句十二卷。

註釋

○水龍吟 據梁啓勳稼軒詞疏證考出，辛稼軒作此詞時，年四十五歲。

○韓南澗 名元吉，字无咎，維曾孫，宋開封人，徙居上饒。先生家居時，相與唱和最多。此爲稼軒贈韓詞最初之一首。

○新亭 東晉諸名士，於新亭飲宴。周顥嘆曰：『風景不殊，舉目有山河之異。』皆相視流涕。惟王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見晉書王導傳。

○山斗 意云泰山北斗，示景仰之意。

○賀新郎 辛稼軒五十歲作。

○膠葛 上清之氣也。

○去天尺五 言其近也。唐城南杜曲爲望族。

○破陣子 疑亦辛翁五十歲作。

○的盧 凶馬名，白額，一名榆梔。

◎ 滿江紅 辛稼軒四十歲作。

◎ 賀王帥宣子平湖南寇 王宣子名佐，山陰人。淳熙六年正月宜章民陳峒竊發，連破郴州道州及桂陽軍諸縣。集英殿修撰知潭州王佐請發荆鄂精兵三千，詔以本路兵進討，命佐節制。佐用流人馮湛，勉其立功。佐親赴宜章，命諸縣屯兵，悉聽湛調發。四月二十三日湛屯何卑山，待符進勦。二十九日夜半符下，五路並進，突入其隘口，賊倉卒出戰，卽潰走，進奪空岡寨，斬峒等，郴州平。

◎ 魁鼯 鼾卽鼬，亦卽黃鼠狼。鼯能飛，長七八寸。

◎ 紅塵一騎 唐詩：『紅塵一騎妃子笑。』

◎ 詩書馬上 漢書陸賈傳：『賈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

◎ 兜鍪 盔也。

◎ 活溪 在湖南祁陽西南五里，元結家之。

◎ 君家飛將 指五代王彥章。

◎ 馬革裹屍 漢馬援云：『大丈夫當死於疆場，以馬革裹屍耳！』

蛾眉伐性 枚乘賦：『皓齒蛾眉，戕性之斧。』

楚臺風 傳宋玉著有風賦，敍楚王偕宋玉景差等登臺，披襟當風事。

木蘭花慢 辛棄疾四十二歲作。

張仲固帥興元 淳熙七年庚子有西羌五部之變，及沈黎西兵之變，興元乃兵防重鎮。是年三月變起，五月川軍大敗，故詞云：『草草離筵，匆匆去路。』蓋國家正新敗之餘也。

賀新郎 辛棄疾五十歲上饒家居時作。

元龍 三國魏陳登字元龍，下邳人，爲人深沈有大略。許汜謂元湖海士，豪氣未除。漢末爲廣陵太守，以誅呂布功，拜伏波將軍。

孟公 漢陳遵杜陵人，哀帝末，以功封奮威侯。性好客，每會飲，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不得去。

汗血鹽車 語見國策，意謂賢才屈於賤役也。

收駿骨 燕昭王時，郭隗千金收駿骨葬之，期年駿馬至者三。

中宵舞 祖逖與劉琨共被同寢，中夜聞荒雞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見晉書。

八聲甘州 辛棄疾五十七歲作。

○故將軍飲罷六短句 史記李將軍列傳『廣家與故潁陰侯孫屏野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

止廣宿亭下。』

○射虎山橫一騎裂石響驚弦 李將軍列傳『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鏃，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

○永遇樂 辛稼軒六十五歲作。時知紹興府兼浙江安撫使。

○四十三年 紹興三十二年公知忠義軍，常書記奉表歸朝。嘉泰四年，公知鎮江府，相距恰四十三年。

○南鄉子 辛棄疾六十六歲作，時知鎮江府。

三六 白石道人歌曲選

姜夔

揚州慢 (淳熙丙申至日，余過維揚，夜雪初霽，齋麥彌望，入其城則四顧蕭條，寒水自碧，暮色漸起，戍角悲吟；予懷愴然，感慨今昔，因自度此曲。千巖老人○以爲有黍離之悲也。)

淮右名郡，竹西佳處，解鞍少駐初程。過春風十里，盡薺麥青青。自胡馬窺江去後，廢池喬木，猶厭言兵。漸黃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杜郎俊賞，算而今重到須驚。縱荳蔻詞工，青樓夢好，難賦深情。二十四橋仍在，波心蕩冷月無聲。念橋邊紅藥，年年知爲誰生？

湘月（長溪楊聲伯典長沙檝櫂，居瀕湘江。窗間所見，如燕公郭熙畫圖，臥起幽適。丙午七月既望，聲伯約予與趙景魯、景望、蕭和父、裕父時父、恭父大舟浮湘，放乎中流，山水空寒，煙月交映，淒然其爲秋也。坐客皆小冠練服，或彈琴，或浩歌，或自酌，或援筆搜句，余度此曲，卽念奴嬌鬲指聲也。於雙調中吹之，鬲指亦謂之過腔，見晁無咎集。凡能吹竹者，便能過腔也。）

五湖舊約，問經年底事，長負清景。暝入西山，漸喚我一葉夷猶乘興。倦網都收，歸禽時度，月上汀洲冷。中流容與，畫橈不點清鏡！誰解喚起湘靈？煙鬟霧鬢，理哀絃鴻陣。玉塵談玄，歎坐客多少風流名勝。暗柳蕭蕭，飛星冉冉，夜久知秋信。鱸魚應好，舊家樂事誰省？

慶宮春（紹熙辛亥除夕，予別石湖，歸吳興。雪後，夜過垂虹，嘗賦詩云：『笠澤微茫雁影微，玉峯重疊護雲衣。長橋寂寥香寒夜，只有詩人一舸歸。』後五年冬，

復與俞商卿、張平甫、銛朴翁自封禺同載，詣梁溪。道經吳松，山寒天迥，雪浪四合，中夜相呼。步垂虹，星斗下垂，錯雜漁火，朔吹凜凜，卮酒不能支。朴翁以衾自纏，猶相與行吟，因賦此闋。蓋過旬，塗稿乃定。朴翁咎予無益，然意所耽，不能自己也。平甫商卿朴翁皆工於詩，所出奇詭，予亦強追逐之。此行既歸，各得五十餘解。^(九)

雙槳蕩波，一蓑松雨，暮愁漸滿空闊。呼我盟鷗，翩翩欲下，背人還過木末。那回歸去蕩雲雪，孤舟夜發，傷心重見，依約眉山黛痕低壓。采香涇^(三)裏春寒，老子婆娑，自歌誰答？垂虹西望，飄然引去，此興平生難遏。酒醒波遠，政凝想明璫素襪。^(三)如今安在？唯有闌干伴人一霎。

驀山溪（題錢氏溪月）

與鷗爲客，綠野留吟屐。兩行柳垂陰，是當日仙翁手植。一亭寂寞，煙外帶愁橫。荷冉冉，展涼雲，橫臥虹千尺。才因老盡，秀句君休覓。萬綠正迷人，更愁入山陽夜笛。^(三)百年心事，惟有玉闌知。吟未了，放船回，月下空相憶。

（選自白石道人歌曲）

作者小傳

姜夔（一一五五——一二三五）宋鄱陽人。幼從父宦遊漢陽，後全家流落夏口。學詩於蕭德藻，德藻攜往吳興，以姪女妻之。居常與楊萬里、范成大、吳文英等友善，往來長沙、漢陽、合肥、揚州、蘇州、吳興、杭州間，度其優閒之布衣生活，慶元三年上書論雅樂，並進大樂議，五年又呈進聖宋鑄歌鼓吹曲十四首，後以疾卒，葬西馬塍。著有白石道人歌曲等。

註釋

- 千巖老人 卽蕭德藻之號。德藻字東夫，宋閩清人。紹興三十一年進士。知峽州，歸隱弁山。千巖競秀，故自號千巖老人。有千巖擇稿。其詩工緻，楊萬里爲之序。
- 竹西 杜牧題揚州禪智寺：『誰知竹西路，歌吹是揚州。』
- 胡馬窺江 宋史高宗紀：『紹興三十一年，完顏亮伐宋，虞允文敗之於采石，乃趨揚州。』孝宗紀：『隆興二年十一月，金兵破楚州，逼揚州。』
- 杜郎俊賞 唐杜牧在揚州，每夕爲狹斜游，所至成歡，無不會意，如是者數年。
- 青樓夢好 杜牧贈別詩云：『娉娉嫋嫋十三餘，豆蔻梢頭二月初。春風十里揚州路，卷上珠簾總不如。』

遺懷詩云：『落魄江湖載酒行，楚腰纖細掌中輕。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

二十四橋 在今江蘇江都縣西門外。方輿勝覽謂隋置，以城門坊市爲名，後韓令坤省築州城，分佈阡陌，別立梁橋，所謂二十四橋者，或存或廢，不可得而考矣。或謂二十四橋卽吳家磚橋，一名紅藥橋，古有二十四美人吹簫於此，故名。

紅藥 荀藥也。

燕公 疑卽燕肅，宋益都人，官至禮部侍郎，亦工山水寒林。宋史有傳。王安石題燕侍郎山水圖云：『燕公

侍書燕王府，王求一筆終不與。』

見晁无咎集 晁氏琴趣外編消息註云：『自過腔，卽越調永遇樂。』

○ 湘靈 湘水之神也。

玉塵談玄 晉王衍容貌整麗，妙於談玄，恆捉白玉柄麈尾，與手都無分別。

○ 魚鱸應好 晉張翰因秋風起，念江南葷羹鱸膾之美，遂南歸。

○ 詩 卽詩集卷下除夕自石湖歸苦，十首之一。

○ 長橋 指吳江利往橋，東西千餘尺，用木萬計。橋有亭曰垂虹。蘇子美嘗有詩云：『長橋跨空古未有，大亭

壓浪勢亦豪。』

◎ 愈商卿 愈灝字商卿，世居杭，父徙烏程，登紹興四年第。寶慶二年致仕，築室九里松，買舟西湖，會意處竟日忘返，以詩詞自適，號青松居士。有青松居士集。

◎ 張平甫 詞人張鐵之弟兄行也。

◎ 錢朴翁 西湖遊覽志：『葛天民字無懷。初爲僧，名義錢，字樸翁。後返初服，居湖上時，所交遊皆名勝士。』
(節)

◎ 平甫商卿朴翁皆工於詩。張平甫詩今無考。厲鶚宋詩紀事載愈灝二詩，卽武康道中與湖堤晚行。葛天民詩今傳無懷集。

◎ 各得五十餘解。按姜詞可確指爲此年冬所作者，止慶宮春、江梅引、鬲溪梅令、浣溪紗共五首，詩則無一首。此云「各得五十餘解」，殆已刪去十九。白石製詞「過旬塗改乃定」而去取之嚴又如此。

◎ 采香涇 在吳縣香山旁，小溪也。吳王種香於香山，使美人泛舟於溪以采香。今自靈巖山望之，一水直如矢，故俗名箭涇。